

形勢比人還強

華日報印行

三十三年十一月出版

……這一方面說明了人們主觀的意識怎樣不  
斷地爲客觀事件的發展所推翻，形勢比人還  
強；另一方面說明了歷史的車輪怎樣以雷霆  
萬鈞的力量把人們拉向前走，形勢比人還強

……

## 序 言

三個月裏的事情：希特勒的七月攻勢失敗了，墨索里尼二十一年的統治垮了台，英美盟軍在意大利登陸，就連那自命不可一世的東條也發出『形勢嚴重』的悲鳴了。

是的，法西斯的形勢是嚴重起來了。

法西斯的『嚴重』，民主的曙光；由於蘇軍輝煌的夏季大反攻，民主世界已經開始了翻身。

這一個世界在開始翻身，然而有些人却有意無意地不願意這翻身來得太快，他們不是說得太少，做得太少；就是想得太快，待得太遲；他們計劃，他們期待，他們忽略了爭取。

不過，形勢比人還強，漂浮終不是辦法，蘇軍的反攻已經湧到了聶伯河邊，一個全新的形勢不是已經在天邊閃爍着了嗎？

九月二十七日

目次

序言

這裏沒有懷疑，這裏沒有畏懼

——論希特勒的七月攻勢

一 第三度拚命

二 歐洲事業的開始

三 太平洋新攻勢

大胆，大胆，大胆！

——論意大利政變

一 七月攻勢的慘敗

# 只有血的紐帶……

- 二 十年沉默的終止
- 三 兩極之間的搖擺

——再論意大利政變

- 一 七月三十日
- 二 八月五日
- 三 八月十日

# 勝利必須在地上爭取

——論魁北克會議

- 一 這不是尋常的垂釣
- 二 從軍事到政治
- 三 從西方到東方
- 四 勝利必須在地上爭取

一八五

三五  
三〇  
三九

三五  
三八  
四〇  
四三

# 形勢比人還強

——再論魁北克會議

一 未完成的交響樂

二 事件的奔流

三 隱隱約約的道路

# 漂浮終不是辦法

——論世界戰局新形勢

一 從意大利開始

二 又一個危機

三 漂浮終不是辦法

# 附錄

自由德意志民族委員會宣言（七月二十一日）

四七

四九

五二

五七

五九

六二

六七

- |    |                          |     |
|----|--------------------------|-----|
| 十二 | 東條「嚴重」廣播（九月二十三日）         | 一三一 |
| 十一 | 希特勒「退讓」演詞（九月十日）          | 一三二 |
| 十  | 蘇「真理報」論意大利投降的前因與後果（九月五日） | 一三六 |
| 九  | 路透社論蘇聯對於戰爭的態度（八月二十二日）    | 一四一 |
| 八  | 「蘇聯戰爭和工人階級」論第二戰場（八月五日）   | 一四四 |
| 七  | 英首相下院報告（九月二十一日）          | 一四五 |
| 六  | 美總統國會咨文（九月十七日）           | 一四八 |
| 五  | 英首相魁北克廣播（八月三十日）          | 一五八 |
| 四  | 美總統加國會演詞（八月二十五日）         | 一六六 |
| 三  | 羅邱魁北克聯合宣言（八月二十四日）        | 一七五 |
| 二  | 英首相報告意國政變（七月二十七日）        | 一七九 |



# 這裏沒有懷疑，這裏沒有畏懼

## ——論希特勒的七月攻勢

### 第三度拚命

——自三月底蘇軍宣佈冬季戰役結束以來，蘇德前線就再沒有大規模的戰鬥發生。一般的說，東線無戰事，沈寂支配着東線。於是國際間就產生了一個巨大的問號：希特勒的戰略是採取攻勢呢，還是採取守勢。三月以來（自三月至六月），對於這一個問號或左或右的解答，實際上，支配了人們對於世界戰局的估計。

七月五日，希特勒在蘇德前線奧勒姆——庫爾斯克——比爾哥羅德戰線發動的新攻勢揭開了這一世界之謎，最低限度，初步說。在今天大家已經不復問，希特勒採取攻勢還是守勢，今天大家所關心的是：希特勒的新攻勢究竟是什麼樣的一種性質：這一新攻勢就是希特勒宣佈已久的夏季攻勢嗎，還是僅僅乎夏季攻勢的前夜；這是一個全面攻勢的開端嗎，還是僅僅乎一個有着一定的有限度的戰略乃至政略目標的局部攻勢？

在嘗試回答這一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看一看這一個新攻勢的特徵。

首先，從攻勢發動的時間上說，希特勒夏季攻勢的發動是愈來愈遲了；一九四二年希特勒的夏季攻勢發動於五月初，而這一年的夏季攻勢比之於去年，就差上了整整兩個月的時間。假如我們把蘇德戰爭爆發時德軍的攻勢也算做希特勒的夏季攻勢的話，那麼，和一九四一年比較起來，今年希特勒的夏季攻勢也遲了兩個禮拜。

再從攻勢展開的範圍來看，希特勒攻勢的範圍愈來愈小了：一九四一年蘇德戰爭爆發時，德軍的進攻是全線的，從南到北，西千哩；一九四二，去年希特勒攻勢的範圍雖然由三路縮成一路，但從庫爾斯克到羅斯托夫也還有四百哩；而今年他的攻勢展開的範圍却不得不一縮再縮，由四百哩而為一百五十六哩了。

因此，無論從攻勢發動的時間看，或者是從攻勢展開的範圍看，希特勒的攻勢已經是虛口袋，草口袋，一代不如一代了。

誰都知道希特勒的攻勢一代不如一代；然而重要的並不在此。現在我們要問的是，希特勒的夏季攻勢為什麼要在奧勒爾——庫爾斯克——比爾哥羅德這一個地段上發動？

我們知道，蘇德戰場上的戰略形勢是：遠在一九四一年十月莫斯科之戰以後直至去年蘇軍冬季大反攻以前，希特勒打下莫斯科的企圖雖然是悲慘地失敗了，但在中路，它始終還維持着一個好像是指向莫斯科的利刃一樣的一塊突出地帶，以塞夫——格薩特斯克——維亞茲瑪為源頭的突出地帶，他們在那裡建築起防禦工事，集結着重兵，隨時有進襲莫斯科的可能；去年夏天，德軍之所以能比較從容地轉移兵力，集中進攻前線，在戰略形勢上未嘗不得力於此。但是由於蘇軍輝

3

煌的勝利大反攻，一切都改變了：今天，在中路，是蘇軍的突出地帶威脅着德軍的後方，而不是德軍的突出地帶威脅蘇軍；蘇軍的勝利反攻削平了德軍的維爾茲瑪的突出地帶，建立起庫爾斯克的突出地帶，正如同德軍的維爾茲瑪突出地帶過去曾經是威脅過莫斯科的一樣，現在蘇軍的庫爾斯克突出地帶威脅着中路德軍的後方。不管希特勒的戰略目標是在那裡：進攻莫斯科或者是直趨高加索，庫爾斯克的突出地帶是必須削平的；甚而至於就是爲了穩定東線，這一舉在戰略上，也是必要的。

戰爭在結束的地方開始。

遠在三月初，蘇軍的勝利反攻達到最高峯的時候，在中路之間，蘇軍的突出地帶遠比現在的爲大，那時候它包括了庫爾斯克和哈爾科夫；哈爾科夫的劍頭指向頓內次，庫爾斯克的劍頭指向哥美爾。三月初，德軍發動了掙扎性的局部反攻，但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它所能恢復的也不過是這突出地帶的一半，四月初德軍在比爾哥羅德方面就再沒有什麼進展，德軍的局部攻勢停頓下來了。在此後的三月中，隨地戰鬥僅限於這突出地帶的邊緣，東北面的梅曾斯克，東南面的比爾哥羅德，而規模都不大；空中戰鬥則有蘇空軍的轟炸布里揚斯克，斯摩稜斯克和哥美爾等地——事實上這些都是這一次戰鬥的前奏；德軍的陸地進攻爲了鞏固前進據點，蘇軍的空軍轟炸爲了破壞德軍的進攻準備。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德軍這一次的新攻勢看做它的三月反攻的續續。

希特勒的新攻勢終於發動了，以新的武器，以新的空軍和坦克戰術，新的戰鬥形式。

新的武器：這不是說希特勒發現了什麼新的武器，而是說，在這一新的攻勢中，希特勒發

受了蘇德戰爭的教訓，改正了德軍過去在武器配備上所犯的錯誤。我們知道，在蘇德戰爭爆發前，德軍所賴以取得勝利的坦克配備中，是從來忽視重坦克的作用的，從而輕坦克和中級坦克佔着德軍坦克的絕大比例，四十噸以上的坦克在德軍的軍械庫中是我不出許多來的；但是這一次，德軍卻大規模地使用了重六十二噸，名爲『老虎』的重坦克。雖然『老虎』的使用並沒有能發生希特勒所預期的作用，但是它的大規模使用却是值得注意的。

新的空軍和坦克戰術：在過去，德軍的空軍照例是執行着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砲兵的準備砲火的任務的，飛機的轟炸出現在大砲的轟擊之前；而現在，火力準備的工作却已讓位於砲兵，飛機的出動回到砲兵轟擊之後了；在過去，德軍飛機是和陸上部隊配合作戰，自有其獨立攻勢任務的，而現在它却只有掩護其作戰部隊作戰的消極任務了；此外，空軍出擊，由過去的大規模的密集轟炸一變而爲現在獨立小隊的轟炸活動也是值得注意的變化之一。在過去，德軍坦克的作戰是不依靠於砲兵的，而現在却於重坦克之後緊跟着動力化的砲隊了；在過去，德軍坦克的先頭部隊主要的是由中級坦克和輕坦克組成的，而現在却不得不轉而改爲重坦克了。所有這些戰術上的變化都指明了一件事：過去德軍戰術是以發揮高度的機動性爲目的的，而現在却是轉而向火力的加強中找尋出路了。

新的戰鬥形式：我們知道，一路來德軍是把勝利的希望放在運動戰上的，它希望山德軍作戰機構高度的機動性來彌補它兵力方面的不足，從而直至去年的斯大林格勒之夜，德軍總是希望不必運用高度的火力集中，而專靠運動迂迴來取價勝利；但是這一次不同了。這一次德軍在這短促的一條戰線上集中的兵力雖然不大（二五〇、〇〇〇），但是攻勢武器的集中却達到驚人的比例

(飛機二)五〇〇架，坦克四、〇〇〇輛，裝甲部隊竟佔部隊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實際作戰的過程也顯示了；德軍在這裏所企圖的不是以運動迂迴以取勝，而是以高度火力集中以取勝；德軍現在所進行的是一種言如其實的所謂器材戰，從而德軍軍事器材的損失在這裏也表現得特別嚴重。自七月五日至十四日，德軍坦克的損失每日平均在二〇〇輛以上，而飛機損失則在一〇〇架以上。十一日莫斯科廣播電台軍事評論家估計德軍每三——四分鐘損失坦克一輛，其速率竟達莫斯科之役中德軍坦克損失的二十倍。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希特勒這一次的新攻勢具有着怎樣和莫斯科之役不同的性質了。

然而儘管希特勒運用了新武器，採取了新的戰術和新的戰鬥形式，十二日(自五日至十六日)來，並沒有得到任何顯著的進展；戰勢開始的最初三日，他曾經在比爾哥羅德方面獲得若干戰術上局部的進展，但是到最近，就連這一點進展也被蘇軍差不多打消了。戰鬥還在進行當中，希特勒的目的究竟在那裏呢？這是不是他的所謂夏季攻勢本身，還僅僅是一個夏季攻勢的前哨；是一個空前的大規模的攻勢，還僅僅是一個有一定限度的戰略乃至政略目標的局部攻勢？

所謂夏季攻勢本身和夏季攻勢的前哨本來就是分不開的，從而這一個問題不必討論；現在我們要指出的是，希特勒的這一個新攻勢，在戰術上是一個試驗，在戰略上是一個繼續，在政略上包含一個試驗。在戰術上是一個試驗：他要試一試他的新武器，新戰術和新的戰鬥形式靈不靈；在戰略上是一個繼續：它繼續三月皮攻未能完成的任務，即削平蘇軍在中南路之間的突出地帶，至於明年之後的動向如何，則要看他的政略試驗所得的結果怎樣。在政略包含一個試驗：他要探一探攻勢既已發動之後，英美盟軍的動向如何？真正的開闢西歐第二戰場嗎？還是僅僅一些「渺

不足道」的軍事行動了。而對於希特勒最有利的，則是讓英美盟軍永遠隱在五里霧中，讓他們永遠在研究他的攻勢。這一個全面攻勢，還是一個局部的攻勢？而在英美盟軍研究他的攻勢的時候，他的真面目的攻勢却是真的展開了。

假如這是一個言如其實的大規模攻勢的開始，那必定是因為希特勒認定了：「英美聯軍今年不擬發動大規模向歐陸之進軍，並認定渠在東線第三度拚命之企圖，不致防礙其抵禦盟軍在地中海渺不足道之軍事行動」(十日波斯頓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社論)。

盟軍如何？

### 歐洲事業的開始

希特勒攻勢發動後之五日，七月十日，英美盟軍在西西里島登陸。有如艾森豪威爾將軍之所指出，這是「北非戰事結束，歐洲事業(的)開始」。

這是一樁其自熱的。我們知道遠在六月八日，英首相邱吉爾，在他的下院報告裏，還念念不忘「大不列顛將拒絕戰鬥」為慮，現在不管怎樣，希特勒的攻勢總算被發動了，於是銅山倒而洛鐘應；東線戰事展開，地中海的烽火又起。

五月初北非戰事結束，盟軍的空中攻勢即不斷以西西里為其主要目標之一；六月中班、里、拉平山島的拔除，將地中海盟軍的攻勢根據地擴展了一步；及至蘇德戰場上的戰事再起，盟軍空軍對於西西里島的轟炸實際上已經登陸前的準備砲火了。七月十日的登陸成功，在事態的發展

上有如水到渠成，意料中事。

（第）截途現在爲止，盟軍登陸已經五天，我們還不能確切的判斷，盟軍登陸的部隊是多少，所可  
知者僅僅乎是，西西里島的東南沿岸，從格拉到喀大尼亞外圍一線上重要海岸或機場已入盟軍之  
手。至於西西里島上軸心部隊究竟有多少，更是無從證實；同盟國方面估計四十萬，意軍三十萬  
（內中正規軍十師約十五萬），德軍十萬；但從整個意軍兵力的分佈區域看，這一個數目，無論  
如何不能不說是太大了一些。目前，真面目的戰鬥還未展開，戰事的發展自無從預斷，雖然從整  
個局勢看，西西里的克服，或者投降僅僅是一個時間問題。

現在我們要問的是：盟軍在西西里登陸的意義何在：這是歐洲的第二戰場嗎？英美盟軍下一  
步的動向何在？

假如看着地圖就能解答某些問題：一個白癡也會告訴你，西西里島的北面就是意大利隻破靴  
子的靴尖兒，西西里打完了就是意大利；問題譬如那樣簡單的話，那是再方便沒有了。事實不  
如此。

（第）這不但是第二戰場，這是不用說明的，其次這是解放歐洲事業的開端，這也是不用說明  
的；今天的問題是配合着東線的蘇軍，解放歐洲本身，西西里島雖然是意大利的領土，但究竟還  
是一個海島，不是歐羅巴大陸；地中海里類似於這樣的島嶼，較大的最少還有四五個，地中海海  
的撒丁島和科西嘉島，東地中海的克里特島和多德喀尼斯羣島，假如在地中海，也執行起『逐島  
戰爭』，那所需的時間雖不如在太平洋上的可怕，但也就相當的可觀了。

地中海裏的『逐島戰爭』、『越島戰爭』是可以想像的，而且在一定的條件下也是必要的，

「……總不必解放歐洲的事業本身。那麼，盟軍的戰略動向究竟怎樣呢？」

「正如同希特勒的攻勢在基本上是包含有試探的性質一樣，盟軍的西西里攻勢同樣包含有試探的性質。在兩軍會議上有試探的性質：一、探軸心部隊的抵抗能力如何；二、探盟軍的新攻勢在軸心國方面所引起的反應怎樣？」

「然而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無論如何，誰都不能否認，由於希特勒新攻勢的發動，『使戰爭縮短的可能性』空前的提高了。今天的問題不是用局部的戰爭行動來互相觀望，互相試探，而是用堅決的攻勢，把戰爭的主導權掌握到自己的手裏。在今天對英美盟軍絕對有利的力量對比之下，希特勒觀望，試探是因為他不行，對他有利；而盟軍如果跟着他觀望，跟着他試探，那就正是上了他的大當，我們相信盟軍不會這樣做。」

「一連串的事件證明英美盟軍是在計劃着更大的攻勢：在希特勒發動攻勢之前，七月二日盟軍決定將希臘游擊部隊的指揮歸中東盟軍司令部，暗示着暴風雨的箭頭隨時有轉向東地中海和巴爾幹的可能；希特勒攻勢既已發動之後，蘇聯駐英大使邁斯基返國述職（八日），及至盟軍在西里登陸；美陸長史汀生又有訪問倫敦之行（十一日），在這次戰即將展開的千鈞一髮的關頭，所有這些佈署和會商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希特勒的攻勢發動了，然而他偏偏不說他發動了攻勢；他在進攻人家，但他却要人家研究他的進攻，好讓人家不來攻他；希特勒所希望的就是同盟國家所應拒絕的，今天擺在同盟國家面前的課題不是研究和揣測希特勒的攻勢企圖，而是主動地發動更大規模的攻勢——在這裏我們完全同意軍事評論家M·威爾納納氏的意見，他認為：



「荷英美聯軍與蘇軍一致行動，今夏開始廣泛之配合行動，則在今年年底以前，即可將德國打敗，爲達到此目的，吾人必須進行三個月到六個月之攻勢，使英美蘇所有軍隊一律出動」(自由雜誌，十日塔斯社紐約電)。

## 太平洋新攻勢

希特勒新攻勢的目的之一，不但是要試探西方的英美，而且要試探東方的日本。試探英美：看看他的攻勢發動之後，英美是否有認真開闢西歐第二戰場跡象；試探日本：看看他的攻勢發動之後，日本有無配合進攻蘇聯的意向乃至行動。從主觀的願望上講，希特勒再沒有像今天這樣迫切的希望日本的配合進攻蘇聯了。

然而希特勒的主觀願望只是他的願望，而對着日本的是完全另外一套的問題。

首先在太平洋採取攻勢行動的是盟軍不是日本；如所週知，五月初美軍在阿留申羣島中的阿圖島登陸，作戰不到三個禮拜，阿圖島的山崎部隊被消滅，阿圖島投降了；由於阿圖島的投降，日本在阿留申羣島中的另一個據點——吉斯卡島在實際上縱即能守，其軍事價值已降低到很可憐的程度，更何況它經常在盟國空軍的轟炸之下，其能守與否，已大成問題？其時華府會議閉幕後之一月，六月三十日，美澳聯軍在西南太平洋又發動了一次規模較大的攻勢，而對着日本的問題更加複雜了。

在進一步分析日軍戰略所遭遇到的危機和矛盾之前，我們先看一看盟軍的新攻勢：它的範圍

### 性質和趨勢。

盟軍的新攻勢是在六月卅日展開的；首先是美澳聯軍在空軍和海軍的掩護之下，在所羅門羣島中的新喬治亞島和倫多瓦島登陸，這是盟軍攻勢的右翼；同時盟軍左翼又在新幾內亞東北部的薩拉摩亞附近的納索灣登陸；而在左右翼之間進佔了特魯布里安和烏德拉克兩個無人小島；從新幾內亞的納索灣到所羅門羣島中的新喬治亞，從盟軍的左翼到右翼，全長共達七〇〇哩。從攻勢展開的範圍看，這不是一個尋常的攻勢。

那麼，盟軍的目的在那裏呢？

地圖是最容易看的一本書：從作戰的第一目標說，盟軍右翼進攻的第一目標在新喬治亞的蒙達，盟軍左翼進攻的第一目標在新幾內亞的薩拉摩亞和穆拉——雷區。戰爭總是在結束的地方開始，在歷史的發祥上，盟軍的右翼攻勢是瓜島之戰的繼續，而其左翼攻勢則為布納——哥納之戰的繼續；我們知道，自從二月初日軍自瓜島和布納撤退以來，盟軍在這個地區再沒有採取過陸上的攻勢，經過了近五個月的準備和佈置，盟軍重新採取攻勢是極其自然的。從作戰的第二目標說，盟軍左右兩翼進攻的總方向顯然的是在指向新布列頓島上的拉布爾，拉布爾的北面是特魯克。拉布爾是日軍在西南太平洋東南邊緣上最大的海空根據地，而特魯克則是這一邊緣內第一個最大的海空軍根據地；拉布爾不克服，澳洲不能安枕，特魯克不粉碎，盟軍在西南太平洋無由展開其攻勢。盟軍的新攻勢同時具有防禦和進攻的性質，不過，在目前現實的情況下，其攻勢性質遠較其防禦性質為大。

這是太平洋戰爭一年半來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當時，英美荷盟軍在太平洋上擁有廣大的優勢的海陸空軍根據地，而日本則擁有數量上和運用上俱佔優勢的海陸空軍，憑着這優勢，在不到半年的時間之內，日本席捲了西南太平洋，建立了世界史上最大的殖民帝國。然而，去年六月中途島一戰戰導了太平洋戰爭中力量對比的改變。到了現在，英美盟軍和日本的位置已經完全的顛倒過來：今天日本擁有優勢的海陸空軍根據地，但並沒有絕對優勢的海陸空軍；盟軍擁有壓倒的空軍優勢，部份的海軍優勢，日漸增長的陸軍優勢，但卻沒有相應的海陸空軍根據地。今天盟軍所企圖的正是藉日本在太平洋戰爭初期，在更大的規模上所企圖而且完成了的一樣：以優勢的空軍和海軍力量，恢復那一些已經淪陷了的海空軍的基地和據點。從這一個意義上說，盟軍新攻勢的目的在『推展和擴張海空軍的基地』，用美國戰時情報局局長戴維斯的話，那是『從一個機場打到一個機場的戰爭』，『從一個軍港打到一個軍港的戰爭』，那是『千里攻勢的第一階段』，（七月二日同氏報告，同日紐約合衆電）。

正是因為盟軍的新攻勢具有這樣深刻的意義，日軍的戰略發生了空前的危機。

一方面由於太平洋戰爭中力量對比的變化，另一方面由於整個軸心國家形勢的惡化，遠自去年年底起日本就在西南太平洋至北太平洋的弧形線上，建築起以海空軍基地為骨幹的『太平洋長城』；二月初日軍自瓜島和布納的撤退，指示了這一防禦工事的建立已經達到相當完全的地步。這種『海上長城』的建築顯然具有進攻和防禦的兩重性質：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四五月間，日本空軍曾經以這些新建立的空軍基地為據點，向澳洲執行過幾次較大規模的出擊，當時澳洲負責方面曾一度盛傳日軍即將侵澳，但是不久這傳言就又沉寂下去；這足以證明：日軍新建的『太平

「洋長城」雖然在本質上同時具有防禦和進攻的性質，但在目前現實的形勢下，其防禦性質遠較其進攻的性質為大。這是極其自然的，正如同盟軍目前的企圖在以優勢的兵力來奪回據點的一樣，日本的企圖在以海空軍基地和據點的建立和加強來節省乃至彌補它的兵力的不足。盟軍的新攻勢使這一戰略，產生了危機。表現在當前的問題上的是：盟軍的攻勢展開了，日本不是準備出動海軍和空軍，掩護陸軍增援，和盟軍做一仗『增援的競賽』呢？截至現在為止，所羅門海面只發生了兩次規模較大的海戰，一次是七月四日開始的，一次是七月十二日開始的，在兩次海戰中，日軍俱遭敗績。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兩次海戰中日軍出動的海軍都是屬於輕型的艦隻，因此我們不能據此即下日軍已決定增援的判斷。沒有大規模的增援，日軍是不能長久據守新喬治亞和新幾內亞的，日本究竟怎麼辦呢？日本的西南太平洋戰略正經歷着嚴重危機。

從全盤的戰略形勢上說，日本可能企圖過『南守北攻』，現在『南守』既然不能實現，『北攻』當然更成問題；更何況，由於蘇聯實力的懷然不可侵犯，本來它的『北攻』就是一種妄想！希特勒的新攻勢發動之日，敵首領東條正僕僕于新加坡——馬尼拉的道上了；這雖不足以具體說明日本的動向，但從此也可以看出，日本對於希特勒的新攻勢在作壁上觀；同時，東京廣播電台也把希特勒的新攻勢看做一種防禦性質的戰鬥，是見日本對於他們盟見的新攻勢並沒有抱着多少希望，更何況德軍的新攻勢直至今日毫無進展？

不過，正如在歐洲擺在英美盟軍面前的課題不是研究希特勒的攻勢是怎樣一種性質，而是自己發動更大規模的攻勢一樣，今天擺在太平洋同盟國家面前的課題，不是揣測日本是否攻蘇，而是利用眼前一切的可能，加強對日的正面作戰；果如是，太平洋戰爭的主導權是再不會落到日本

手裏去的。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希望盟國加強已發動的太平洋新攻勢，加強援助中國組織反攻，加強和加速反攻緬甸的籌劃和組織。我們不僅希望英美和蘇聯能在歐洲的東西兩面夾擊希特勒，我們更希望英美和中國能在亞洲的海陸兩面夾擊東條，一言以蔽之，我們要求在全世界的規模上來擊軸心，粉碎軸心，直至其無條件投降而後已。

希特勒的攻勢可能包含着試探，但是同盟國家的回答却應該是無條件的從四面八方進攻，從歐洲進攻，從亞洲進攻，從地中海進攻，從太平洋進攻。希特勒不讓這一個世界喘氣快是整整的四年了，現在是我們不讓他和的黨徒喘氣的時候了：堅決的進攻，無情的報復，『這裏沒有懷疑，這裏沒有畏懼』（但丁）。

（七月十六日）

# 大胆，大胆，大胆！

## ——論意大利政變

### 七月攻勢的慘敗

第三次拚命招致了第三次的慘敗。

距離攻勢開始的時間還不到三個禮拜，希特勒的七月攻勢又在萬目睽睽之下悲慘地失敗了。距離攻勢開始的時間還不到三個禮拜，希特勒的七月攻勢又在萬目睽睽之下悲慘地失敗了。希特勒這一次失敗的特點在於：雖然在攻勢開始的最初幾天，他曾「以人員和裝備方面龐大的損失為代價，很容易才勉強在奧勒爾——庫爾斯克方面楔入約九公里深的蘇軍防線，在比爾哥羅德——庫爾斯克方面，楔入蘇軍防線十五到三十五公里」，但是始終沒有能力憑藉這一點局部的進展，把戰事迅速地轉變為對德軍有利的運動戰，而另一方面蘇軍的反攻卻能在德軍攻勢發動後的第八日就迅速的展開。所有這兩大特點都是以前德軍的攻勢中所沒有的。在以前德軍所有的攻勢戰役中，從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不論其初期進展所付的代價多麼大，它都能或多或少，或早或遲地把戰爭轉變成為對它有利的運動戰，而在這一次攻勢中，德軍自始至終就不能扭回這

動戰的主導權，在這種的形勢之下，它的失敗是註定了的。在以前所有蘇軍的反攻中，其發動的時間，一般的說，都是要等到敵人的攻勢再衰三竭之時才開始，而這一次却正在敵人的攻勢高潮剛剛過去之後就開始了；這足以說明，在目前的蘇德戰場上，蘇德二軍的力量對比是已經起了如何巨大而深刻的變化。

正如同希特勒的攻勢是從奧勒爾和比爾哥羅德兩方面夾擊蘇軍的庫爾斯克的突出地帶一樣，蘇軍的反攻是從奧勒爾東北兩三方面夾擊德軍的奧勒爾突出地點。十三日蘇軍的反攻開始，日有進展；而在這當中尤以奧勒爾東北和西北的波爾霍夫和梅贊斯克的克復（二十二日）具有重大的意義。這樣，到了二十三日，蘇軍『不僅把德軍逐退，把七月五日以前所固守的陣地完全恢復，而且在奧勒爾方面突破德軍防線，推進十五到二十五公里』；希特勒的七月攻勢悲慘地失敗了。二十四日斯大林委員長發表告將士書，指出：

『爲解決德軍攻勢而進行的鬥戰已顯示出我軍高度的軍事教練，已顯示出包括砲兵，迫擊砲，坦克手和飛行員的所有一切兵種的紅軍戰鬥員們和指揮員們堅忍、強韌和英雄氣概的絕頂楷模。』

由此可見，德軍夏季攻勢的計勳應該認爲完全失敗了。由此可見，關於夏天德軍在攻勢中始終獲得勝利，而硬說蘇軍不得不退却的無稽奇談，已經被揭穿了。』

『總括自七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德軍受了如下的損失：陣亡官兵七萬名以上，損毀坦克二千九百輛，砲車一百九十五輛，野戰砲八百四十四尊，毀滅飛機一千三百九十二架，卡車五千輛以上。』這樣的一個敗仗雖然同斯大林略較比較起來不

能算特別大，但是它的意義却是劃時期的。

首先從蘇德戰爭的整個發展過程看，希特勒這一個敗仗的意義是劃時期的。我們知道構成戰爭的作戰能力總和的有三大要素：第一是兵力，第二是火力，第三是動力，一個軍隊作戰能力的總和等於這三者的乘積；在蘇德戰爭的開戰之初，德軍的動力優勢最大，火力優勢次之，而德國軍事機構最弱的一環則在它的兵力後備的不足。在這一新攻勢發動之前，希特勒所企圖的是以它的動力優勢來補它的兵力不足；由於蘇軍機動的深度防禦，希特勒所有藉動力優勢以制勝的戰略企圖失敗了，從莫斯科一直到斯大林格勒。希特勒的新攻勢圖謀新的出路：以高度集中的優勢火力來彌補它兵力的不足；現在，庫爾斯克之戰證明了：德軍從高度的壓倒火力中找出路的企圖又告失敗了。在這一意義上，庫爾斯克之役和斯摩棱斯克之役同樣具有歷史的意義：斯摩棱斯克之役宣告德軍運動戰第一次的破產，庫爾斯克之役第一次確定地宣告德軍器材戰的破產。圖窺而七首見：希特勒正面对着兵力不足的危機。

其次，在戰略形勢上，我們已經說過，不管希特勒在蘇德戰場上的積極企圖是什麼，進攻莫斯科還是進攻高加索，甚而至於就是爲了採取一時的守勢也好，它必須削平庫爾斯克這一突出地帶的利刃；現在由於德軍新攻勢的慘敗，戰略形勢上的主導權已經完全地轉移到蘇軍手中來了。在這一意義上，『德軍夏季攻勢的計劃應該認爲是完全失敗了』。

最後，有人問希特勒的七月攻勢失敗了，他有沒有八月乃至九月攻勢的可能？『夏季攻勢』失敗，『秋季攻勢』的可能怎麼樣呢？

在上面我們已經指出今天面对着希特勒的一個基本問題是兵力不敷的問題，而今天他在東線



所面對着的兵力問題已不僅是一個單純的在東線兵力不足的問題，東線的後面已經出現西線的暗影；因此爲回答上面的問題，我們不能不學老黑格爾寫論理學的方法：把問題提高到更高一層的範疇；不然我們是永遠也不能攪清楚希特勒的戰略動向的。

希特勒的腳底下正洶湧着洪水。

## 十年沉默的終止

洪水來自德國內部。

「事變要求我們當機立斷」，沉默了十年（那是多麼可怕的悠長的十年呵！）的德國人民終於說話了。

自由德意志民族委員會在七月十二、十三兩日召開第一次大會，到有德國的國會議員，省議會議員，工會職員和俘虜營中的代表很多，選舉了德國名作家懷納爾特爲委員會主席，全體一致通過宣言一件，該宣言於二十一日發出。

那「表現了在前方和後方的千百萬德國人的思想和抱負」的自由德意志民族委員會的宣言說了些什麼呢？

他們要求把德國的命運掌握到自己的手裡：「我們的祖國將來不會滅亡——這便是當前的問題。如果德國人民柔順地，帖然就範地繼續聽人把自己引到毀滅的路上去……那時希特勒就會被反希特勒聯盟的軍隊所推翻。不過，那就是意味着我們民族獨立的完結，我們作爲一個國家的

生存的完結，那也是意味着我們祖國的分崩離析……如果德國人民及時鼓起勇氣，用行動證明它願望做自由的人民，證明它有充分決心，要來把德意志從希特勒的纏絆下解放出來……那麼，那就是拯救德意志民族的直接生存自由和榮譽的唯一道路。德國人民需要立刻和平，渴望立刻和平。

他們要求成立一個『真正民族的政府』，而認為『只有自由德國人民所有各階層的人民進行解放鬥爭的結果，這種政府才能够產生』；『這個政府必須是強大的，而且擁有必要的權力，使人民的公敵——希特勒，他的保護人和奴才走狗們都不能有害於人，斷然地制止恐怖，消滅貪污，確立安定的秩序，以威嚴的態度，對外在的世界代表德意志』；那就是意味着：『強大的民主國將和魏瑪制度的軟弱無能是沒有絲毫共同點的，這個民主制度將以無謂態度鎮壓妄想對自由人民的權利，或者對歐洲和平作任何新陰謀的未來一切的企圖』。

他們號召前線後方，德國所有各階層的人民進行堅決的解放鬥爭：『為自由德國而鬥爭，要求勇氣，活力和決心；而最需要的是勇氣。時間是不等人的，必須行動！必須立刻行動！』

## 兩極之間的搖擺

洪水來自意大利。

希特勒才感覺到地震的波動，墨索里尼的那間破屋子已經快要倒了；就是在他的破屋子將倒未倒之間，墨索里尼溜走了；他希望：溜之大吉；現在，吉與不吉還在未可知之數，不過，無論

如何，墨索里尼是溜了。

墨索里尼溜了！

墨索里尼溜了雖然不就是法西斯制度的滅亡，不過作為法西斯主義的象徵，墨索里尼的下台是一件世界史上的大事。這個流氓從三十九歲起就開始統治意大利的人民，回想二十一年來，多少人的生命是死在他的手裡；而今正在他快要滿六十歲的時候，終於可恥地倒下了。全世界在因為他的下台而歡欣，而鼓舞；閉目一想，譬如那些今天已經變成了泥土，死在他那汗穢的手下的阿比西尼亞、西班牙、阿爾巴尼亞、希臘的戰士們，也能體驗到七月二十五號這一天，那歡欣，那鼓舞，那感激該是多少萬倍的強烈啊！

人民的力量是永遠不能克服的，一切的暴君必須死亡！

墨索里尼下台的遠因不在我們分析的範圍之內，我們現在只略略的敘述一下墨索里尼下台前的一些事件的發展。

自從盟軍七月十日在西西里登陸以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特別是墨索里尼就碰到一個幾乎不能克服的難題，盟軍來進攻意大利本土了，意大利怎麼辦呢？是退還是守？假如是守，守的兵力從那裡來？盟軍的攻勢一開始就帶有招降的性質（特別表現在十六日羅邱二氏的告意大利人民書），爲意大利本身計，究竟是從呢還是不從？而對着這些問題，本已十分嚴重德意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化了。遠在希墨二魔的會談（十九日）之前，我們就已經聽到了德意之間關於意大利要調回駐法意軍的爭執，那顯示了德意之間的矛盾已經發展到快要不能收拾的地步。跟着盟軍在西西里島的進展（十七日美加軍隊佔領阿格里金圖），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終於在羅馬城第一次

被炸的那一天，七月十九日在意大利北部的一個城市舉行了會談。會談的問題，經過和結果我們都不得而知；不過從德國官方新聞社的報導，特別強調此次會談目的純爲軍事問題來看，欲蓋彌彰，會談的問題是不能不涉及政治方面的——雖然希特勒對於這一問題的態度，直至今日，我們還是無從揣測。

經過了這謎一樣的會談，七月二十五日墨索里尼向意王自動提出辭職；同日，意王下詔巴多格里奧組府；現在巴多格里奧政府的名單已經發表，不過，根據二十五日意王的詔書，巴多格里奧的文告和告將領書以及同時發表的戒嚴令，我們找不出一句明確的話，足以說明新政府對於戰爭的態度。二十六日新政府決定自法國調回意大利部隊四師，自巴爾幹調回二十二師；好像是在表示着，新政府還沒有放棄繼續作戰的意向。二十七日羅馬廣播電台第一次聲明新政府將繼續作戰，同日意駐日大使致德里亦向日政府保證新政府將繼續作戰。這樣保證可能僅僅爲了新政府和英美盟軍談判和平的資本；不過，這一公開表示，在今天是很重要的。

希特勒的態度呢？第一個謎是：希特勒究竟事前不知道墨索里尼快要下台？第二個謎：他同意這一舉嗎，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墨索里尼下台的當天，二十五日，我們沒有看到德軍調動的消息；二十六日，同樣沒有消息；一直到二十七日，我們才看到德軍源源自布累納山隘開進意大利的報導，雖然這報導的來源不是直接的。

英美對於新政府的態度呢？二十六日，美國務卿赫爾再度強調無條件投降；二十七日英首相在下院報告強調主要敵人是希特勒和軍事力量的決定性，但是對於新政府的情況，則謂一無所知。二十七日，美總統招待記者，表示贊同英首相同日的聲明，但是他反對美國情報局攻擊意大利

## 主愛麥度限。

意大利的人民自己呢？早在墨索里尼下台的同一天，米蘭就有了大規模的暴動，二十五號「晚間米蘭城沒有一個人睡得着覺」；翌日「自由米蘭」的廣播電台廣播了意大利五大政黨：基督教民主黨、共產黨、自由復興黨、行動黨和社會黨的聯合宣言，指出：「墨索里尼是被人民的怒火，軍隊和全國的憤怒所推翻的」；他們要求：「①立刻粉碎德意之間一切的奴隸條約，請求盟國停戰，談判和平；②趕走一切德國人，從德國召回意大利人；③解散法西斯黨，民團，逮捕一切大小法西斯首領。事態正在急劇的變化之中；不過，擺在意大利人民面前的歷史課題是困難的，比一八七一年三月擺在巴黎人民面前的課題還困難；那時候普魯士的大軍站在巴黎的城門外邊，而今天希特勒的部隊，雖大部駐在布累納山隘的那一邊，但他們隨時可以進來，而意大利的內部又充滿了希特勒的特務人員，這些傢伙就是一支不可輕視的武裝力量。」

這就是墨索里尼下台三日來大體的情況，一切都在流動之中：從內部說，墨索里尼的辭職雖有其事不得已，然而究竟還是自動的，沒有經過一次民主的反法西斯鬥爭，墨索里尼可以自動辭職，法西斯制度是不會自動辭職的；從德國方面說，希特勒還沒有表示明確的態度，從布累納山隘的那一邊到這一邊不過需要幾分鐘的時間；從英美方面說，西德雖然是在其夕，但意大利究竟還是在巴多格里奧的控制之下，這一個政府的性質和態度目前尚在未知之數。

在這當中，流動性最大，而同時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巴多格里奧新政府，它的性質，它的內外政策，它目前雖然已經決定解散法西斯政黨（二十七日），但對人民的民主要求，它却儘有可採一種變相的壓制政策；它可以同英美談判和平的可能性向希特勒討價還價，它又可能拿和

希特勒合作，繼續作戰的可能性向英美討價還價；這一個政權的性質具有最大限度的可變性，而它的政策的歸趨則有儘可能向兩極中的任何一極傾斜。

爲了使得這一發展對於盟軍絕對有利，盟軍只有更大膽的加強作戰，不僅在西西里，而且要到意大利，不僅到意大利而且要到西歐——迅速的把戰爭要帶到希特勒的懷裡。

我們完全贊成羅斯福總統在二十八日的演詞中所再度強調的『不同任何法西斯談判』，以及意大利人民『依照自由平等的原則選擇他們政府』的政治原則；不過我們希望同盟國家在軍事行動上，除掉注意『細密計劃』而外，還得要注意勇敢精神，誠如自由德國民族委員會的宣言中所說的，今天，『最需要的是勇氣』。

洪水已經洶湧到希特勒的腳根，放眼天涯，不久即將破曉；今天，同盟國家在行動上的口號應該是：

『大膽，大膽，大膽！』（丹頓）大膽進攻，迅速進攻，從四面八方進攻；墨索里尼倒了，希特勒和東條的日子還能久嗎？

（七月三十日）

# 只有血的紐帶……

## ——再論意大利政變

七月三十日

七月三十日，禮拜五。二十九日深夜過後，倫敦教堂上大鐘的分針從一時二十九分輕輕的跳到了三十分；雖則是七月五倫敦市的深夜依然是披着一身迷濛的大霧，教堂裡的守門人是不是注意到這一個時辰，不得而知；不過，就是在這時候，有一些已經上床睡覺的英國閣員們突然被叫起了床：英政府召開緊急閣議。

緊急閣議開了兩個鐘點，從一時三十分到三時三十分；閣議完時，天還沒亮，不到天光大亮的時候，全世界的幾個大都市的報紙都已經用大字標題列出一段簡短的消息：『倫敦今晨一時召開戰時內閣非常會議，歷時兩句鐘之久。』

沒有人能說出這一次緊急閣議所討論的是什麼；不過，在事件的發展上，這一次的閣議是劃時期的。

在這一天以前，羅馬廣播電台是不談繼續作戰的，這一天以後，羅馬廣播電台明確地聲言將繼續作戰了；在這一天以前，英美負責方面從不對巴多格里奧政府表示批評態度的，這一天以後，英美負責方面對於意新政府的批評論調逐漸頻繁起來了；在這一天以前，浩渺的意大利天空是不見盟機的蹤影的，這一天以後，三十一日下午盟軍公開廣播要恢復對意大利本土的轟炸了；在這一天以前，西西里前線平穩無事，這一天以後，八月一日，西西里盟軍開始了總攻。

很顯然的，在七月三十一日以前，墨索里尼下台（七月二十五日）以後，意大利前線的確是呈顯了一種奇異狀態，所謂『沉寂的六日』，有人在英上院問政府爲什麼有這沉寂的六日，克蘭波爵士說，除掉氣候理由而外，是不能有其他解釋的；實際上，氣候理由是不能解釋的，假如能解釋，那不是天時的氣候，而是政治的氣候。

從一切的徵象看，墨索里尼一下台，英美和巴多格里奧的政府間即已開始的談判，到了七月三十日發生了挫折——假如我們還不能說是最後失敗的話。

這挫折的象徵，最初表現於七月二十九日艾森豪威爾將軍對意大利人民的廣播，在那裡他要求意大利接受同盟國家所提出的『光榮的條件』；同一日美代理隨長柏德遜即發表談話，公開抨擊意新政府——這是意大利政變以來出自同盟國家負責者之口的第一次。

同盟國家提出來的『光榮條件』是些什麼，巴多格里奧新政府提出來的對案又是什麼——這些當然都不是我們在目前所能知道的。不過，他們當中基本的差別是可以猜到的，意新政府所妄想的是意大利保持中立，退出戰爭，這不但是巴多格里奧所妄想，而且也是希特勒所能够接受的；英美方面的『光榮條件』在基本上最低限度曾經包含了：意大利退出戰爭，但必須在某種形式



下，參加英美作戰。

即使是僅從表面上看，我們也可以看出這雙方的距離是相當大的。

然而問題的焦點不儘在這基本的距離。現實的困難在：巴多格里奧政府搖擺在德國和英美之間；上有德國的壓力，下有民衆的要求，巴多格里奧不由自主；而英美方面則政府和輿論界的意見固不一致，英美之間的看法又不盡同；在這當中，英蘇之間有不單獨媾和的協定，蘇聯對於這一個問題的看法和英美更不認同。

意大利人民要求立即和平；這是從墨索里尼下台後的第一分鐘起，就已經由自由米蘭的廣播電台向全世界廣播了的；這是意大利人民的聲音，這聲音，這洪流一天天的由小而大，由近而遠，由輕而重，由語言而行動，一分一秒的在發展，在氾濫，在加重，終而至於對於巴多格里奧新政府採取了威脅的態度——這是歷史的法則。巴多格里奧政權本來就不是一個由反法西斯的民主政變產生的政權，在日漸擴大的人民力量之前只有加緊反動，加緊向希特勒的懷裡傾倒，是極其自然的。聽說，巴多格里奧的新外相郭里格亞在離開土京安哥拉以前，曾經受到德駐土大使巴本特的警告：假如意大利接受盟方條件，德國將圖謀報復；因為這個緣故，巴多格里奧拒絕了盟方談判的條件；這消息雖不足盡信，但它却如實的道出了德意之間的關係，一個沒有民衆做後盾的政府在決定一件大事時的醜態。自然在這當中，巴多格里奧也未嘗沒有向希特勒藉英美以自重，向英美藉希特勒以自重的念頭，不過，無論如何，這總是第二義的。

英美政府和英美輿論之間對於這一個問題意見的不一致；在美國方面，這表現在：七月二十九日艾森豪威爾「光榮條件」的廣播一發表，輿論方面立即表示不安，他們問，不管條件光榮到

什麼程度，既然是光榮的條件就是無條件，可是政府方面不是說過無條件的投降的嗎？爲了解釋這點，美國國務卿特別在七月三十日發表一次談話說明無條件投降當中就包含了光榮的條件，無條件投降沒有什麼不光榮的。很顯然這一篇談話是解釋美國人民的疑慮的。在英國方面：同樣的疑慮，同樣的解釋，所不同者，英國方面的解釋是出現在議會的質問裡而已：八月二日英首相的演詞，三日英首相的戰局報告，和外相的答辯，五日克蘭波爵士在上院的說明，其目的皆在此。

英美之間的意見不盡同：在表面上，英首相的七月二十七日演詞，美總統七月二十八日的演詞，在措詞上容有不同，但雙方皆強調無條件投降，強調作戰到底則一也。但是我們不能忽視，當英政府召開緊急閣議的那一天，七月三十日，美總統發表了一次談話，說明美政府對意的二大方針：一、停止其武裝抵抗，二、阻止無政狀態發生，而談判對手唯一的條件是只要他不是法西斯——這意政變以來英美負責方面對於談判和平問題最露骨的一次表示。接濟華盛頓方面就盛傳倫敦日益注意美政府對意大利『過度誠懇』。根據目前所有的材料，我們自然無從判斷英政府對意大利『不』『過度誠懇』和美政府『過度誠懇』的具體差別在哪裡；不過，只要我們一想起：意政變之前，紐約的紅衣大主教曾經有過一個長時期出入於梵諦岡之門，而倫敦還有一過自由意大利民族委員會；想起：去年北非美軍登陸後，英美對於戴高樂和吉羅德的態度上的羞恥，我們也就可以猜出一個大致的輪廓來了。

蘇聯和英美之間的意見不盡同：墨索里尼下台的消息一發表，七月二十七日的消息報社論就指出墨索里尼雖然溜走，法西斯制度依然存在，從而勸大家不要過早樂觀，等到意大利真正退

出戰爭的時候再延遲不過。很顯然的，蘇聯對於這一個問題的態度是最堅定不移的。據八月三日倫敦合衆電：墨索里尼一下台，英美即和意新政府開始談判，英政府並將談判條件通知蘇聯，徵求蘇聯同意，七月三十日英政府的開議就是爲考慮蘇聯答覆而開的；蘇聯怎樣答覆呢？在「基本上，同意英美的意見；但亦『有所建議』」。這表明了蘇聯和英美之間是有着差別的。

問題有這樣多的時確，個個暗礁都不能無關。雖然我們不知道談判之舟究竟是碰在那一座暗礁上面；德意之間？英美之間？英美和蘇聯之間？很顯然的不能是後者，前二者必居其一，尤其可能的是希特勒的壓力；爲什麼呢？希特勒雖然不行，但他還有力量保持他對於意大利的控制，而英美呢？英美雖行，但是它們的軍事進展遠遠趕不上現實的政治要求，英美的軍隊在西西里，羅馬城是不會在從西西里傳來的一陣喊殺聲中倒下去的；而在這當中最悲劇的是：爲了充分運用當前的政治形勢，盟軍唯有加強軍事進攻；而盟軍所做的却是眩迷於當前的政治發展，鬆弛了千金一刻的軍事進攻。

不過，無論如何，過去的總算是埋葬了；七月三十日上午一時三十分的鐘聲，把這一段悲劇歷史告一段落。接着來的是：

七月三十一日盟軍宣佈恢復轟炸意大利本土。

八月一日英美加盟軍在西西里島發動總攻。

八月三日英首相在下院報告戰局，四日主持太平洋作戰會議，「結束鉛筆戰爭，屏除絲竹入中年」，轟轟的砲聲再起，歷史掀過了一章。

## 八月五日

一方面是槍轟在西西里，眼看着羅馬城；一方面是馬不停蹄，鞏固了庫爾斯克，反攻奧勒爾。

八月五日，蘇軍克復了奧勒爾和比爾哥羅德。

這是蘇軍擊潰希特勒『七月攻勢』後的進一步的發展，正如同希特勒『七月攻勢』的慘敗宣告了德軍攻勢力量的破產一樣，蘇軍反攻的新勝利宣告了德軍防禦力量的破產。無論從蘇德戰場的本身發展看，或者從整個反法西斯戰爭的發展看，蘇軍這一新勝利的意義是重大的。

從蘇德戰爭本身說，這是蘇軍繼斯大林格勒之後的第一個偉大的勝利。我們知道德軍對於庫爾斯克所發動『七月攻勢』是從奧勒爾和哈爾科夫（比爾哥羅德）兩個基地出發的，由於蘇軍反攻的新勝利，他們不但打退了德軍對庫爾斯克的進攻，而且連發動這進攻的據點也被蘇軍克服了。從防禦的觀點看，淪陷在德國法西斯土匪手裡近兩年的奧勒爾的克復，終極地取消了德軍對於莫斯科的威脅，而比爾哥羅德的克復則鞏固了頓內次上流的蘇軍陣地；從進攻的觀點看，奧勒爾的克復打開了蘇軍的進攻布利揚斯克（斯摩稜斯克）之門，比爾哥羅德的克復則又清除了蘇軍反攻哈爾科夫（基輔）的大路——這樣，德軍在蘇德戰場上中路和南路的兩大據點就受到了日漸增强的威脅，目前蘇軍正在向着這兩個方向進展中。

然而，蘇軍新勝利的意義，還不盡於此。蘇軍的新勝利宣佈了德軍防禦力量的破產。這不是

說德軍已經失去了一切抵抗的能力，不，德軍還很強大；我們所要說的是在目前整個力量對比之下，德軍縱即採取守勢，那守勢的力量也是不足畏的；不管德軍的抵抗能力，個別的說，還可能是非常頑強；但是在整個力量對比之下，它已經沒有充足的後備兵，足資調用，它的防禦力量是不足懼的，尤其是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條件之下。

我們知道，遠在華府會議結束之後，六月八日，英首相在下院報告戰局還念念不忘「敵人或將拒絕戰鬥」，那意思就是說希特勒或將採取守勢；現在，蘇軍的新勝利證明了，希特勒縱即採取守勢，那守勢也是完全可以打破的；因此奧勒爾勝利之同日，蘇「戰爭與工人階級」半月刊即又重新提出英美開闢西歐第二戰場的問題，翌日真理報提出同樣要求。那麼，第二戰場呢？

蘇軍克復奧勒爾的同日，西西里的英美盟軍佔領了喀大尼亞；目前德軍雖然還在蘭達索山嶺據守，不過，很顯然的，八月裡的西西里就是五月裡的突尼斯，西西里德軍的抵抗是不能長久的，西西里打下來，盟軍下一步的行動怎樣呢？

英美盟軍佔領喀大尼亞的同日，西南太平洋的美澳軍克服了新喬治亞的蒙達機場，這是六月三十日美澳聯軍在西南太平洋發動攻勢三十六日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太平洋上的烟波雖然是浩渺千里，但勝利總是向前跑的，烟波浩渺的盡頭不就是葱蘢的在望的東京嗎？更何況盟軍的攻勢並不是從一個方向展開，而「逐島進攻」，又不是盟軍戰略的全部內容？

一方面是奧勒爾和比爾哥羅德，一方面是喀大尼亞和蒙達，勝利的意義有大小，然而同是勝利，進展的速度有快慢，然而同是進展。當前的問題是如何把它們配合起來，發揚光大。

# 八月十日

八月十日，加拿大方面宣佈：英首相邱吉爾已抵魁北克；英首相於舉行了英加會談之後，將與美總統會晤，舉行戰爭開始後第六次的羅邱會談，本年度第三次的羅邱會談。

這是本年度第三次的會談了。距離第二次的會談——華府會議才不過三月，而距離第一次的會談也不過是八個月，事件的奔流常常把人們帶到比預想更遠的地方，八個月的歷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還在年初卡港會議當時，英美本已決定了今年內九個月的作戰計劃的，然而，由於德軍在蘇德戰場的局部反攻，由於北非戰事出乎意料之外的迅速的結束，產生了華府會議。華府會議結束不久，由於德軍七月攻勢的慘敗，蘇軍反攻的勝利，墨索里尼的下台……又促成了這一次的會談。好像是：假如人們不能現實地估計局勢的發展，其結果只有跟着事件的屁股跑的一樣。

不過，無論如何，不管從那一個觀點看，這一次會談的意義是比過去的任何一次更重大了；時也亦勢也。單單的從一個環境看，就可以看出此中的物換星移。在過去的任何一次會談中，從沒有發生過『政治解決』職局的問題，然而這一次，由於墨索里尼的下台，這一個問題的提出，已經是不足為奇了。這從七日以來華盛頓方面即不斷在黨德國內部『或將發生某種重大事件』的消息，以致英駐美大使哈里法克斯不得不公開否認這一傳聞（九日）而美總統亦不得不謂：對此事終正式情報——可見這一陰影已經跑進了多少人的心裡。這是不是奇怪的，戰爭發展到決定階段，類似於這樣的變化是在意料中的；而這一步發展實際上也就是世界戰局現階段中的最基本的特徵。

政治解決還是軍事解決？雖然有許多人想望政治解決，但這是不可能的，這不但因為同盟國家不願，而且也因為客觀形勢不能——希特勒還沒有打垮，不管什麼形式下的政治解決是不會真正而澈底的成功的；意大利出了一個巴多格利奧尚且不能解決問題，德國出一個巴多格利奧就能解決問題了嗎？更何況德國還沒有巴多格利奧出士？

政治解決的幻想可能影響軍事解決的進行，但決不能代替軍事解決；而為了達到真正的軍事解決，在今天首先就必須粉碎這一政治解決的幻想，怎樣粉碎呢？在這裡，我們完全同意紐約時報的議論，它說：

『希特勒鑒於最後必敗，將企圖利用政治武器，以離開威脅彼之軍事同盟，破壞西方國家與蘇聯之關係。對此唯一之保證為盟國與蘇聯間應有較前更為現實之協議』（十日同報社論）。

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加強團結固然是打垮希特勒的基礎；不過，萬言不如一行，假如，英美能在軍事上立即開闢西歐第二戰場，英美蘇間的團結自然也就隨之而鞏固加強。在古代，氏族與氏族之間最隆重的盟誼，常常以歃血為盟，血的紐帶把人們團結到一起；今天，英美和蘇聯之間所差的實際上也只有這一條血的紐帶，一個足以牽制德軍從五十個師到六十個師的西歐第二戰場正是這樣一條血的紐帶；沒有這一條血的紐帶，萬語千言也可能是白費的。

沒有人在原則上反對第二戰場，問題在實行，怎麼樣實行；七月二十八日，美總統在他的廣播裡，強調『謹慎』，他說北非之戰準備了一年，西西里之戰也準備了六個月，好像西歐第二戰場的準備還要長得多似的。沒有人反對『縝密的計劃』，正如同沒有人否認大軍團的作戰不能不包含一些『冒險和幸運』（六月三十日，英首相演詞）的成份一樣；今天的問題不是避免犧牲，

一切的軍事行動是無犧牲的，不過，這些犧牲和蓋軍兩年來在戰場上所已遭受的犧牲，千百萬歐洲人民在希特勒的統治下所已遭受的犧牲，全世界無數人民在法西斯枷鎖下所已遭受的犧牲比較起來，是多麼渺不足道，而戰爭不必要的延長一天，那犧牲，那輾轉呻吟的苦痛，那血淚模糊的海洋又是多麼千百萬倍的可怕啊！

花蔞之間，羅邱的第六次距離第一次會談整整的兩年了；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羅邱第一次會談給了這個世界一個希望——大西洋憲章，現在是把這個『人類的明天』轉變成『今天』的時候了。

(八月十三日)



# 勝利必須在地上爭取

## ——論魁北克會議

### 這不是尋常的垂釣

在美國和加拿大交界的國境線上，有一段湖沼縱橫的地方，一般的地理書捏這一帶地方叫做聖羅梭斯盆地；在這些縱橫交錯着的湖沼裡，有一個湖叫休倫湖，休倫湖靠加拿大的一邊，有一個長長的小島，叫曼尼杜林島，島上風光如畫，素稱加拿大的避暑聖地，美總統羅斯福在這個島上，從八月三日至九日，整整的釣了一個禮拜魚。

八月九日美總統回到了華盛頓，據訊：總統在第一天（當為三日）下午捕得鯊魚五尾，其後就沒有聽說有續釣的消息，（九日翁大利奧路透電）；續釣的下文如何呢？華盛頓同日電有一段重要的暗示：『華盛頓觀察家對總統此次赴加垂釣，其所攜高級軍事及外交顧問之多，具有深刻的印象』（九日華盛頓路透電）。

很顯然的，這不是尋常的垂釣。

這不是一次尋常的垂釣，這不僅從美總統所借高級軍事及外交顧問之多，可以看得出來；這從大西洋彼岸的波光雲影也可以看得出來。英首相邱吉爾三日親見英王，奏請出國；從那一天起，直到八月十日加政府正式發表英首相抵達魁北克的消息止，在這整整一個禮拜裡，關於英首相的行蹤，沒有一點兒報告；在這期間，他究竟是在那裡的呢？誰都知道，乘飛機橫渡大西洋是用不着這樣長久的時間的。

從八月四日到十日，英首相究竟是在那裡的呢？我們不是聖羅梭斯河裡的流水，自然無從知道，不過，可以斷言的是：美總統從八月三日到九日的垂釣，絕不是一次尋常的垂釣。

這不是一次尋常的垂釣，這不僅從垂釣當時，大西洋兩岸的光景可以看得出來，從美總統垂釣歸來以後一系列的事件的發展，也可以看得出來。

九日美總統回到華盛頓，立即與國務卿赫爾及陸軍參謀長馬歇爾會商，他們兩人都是沒有和美總統一道去垂釣的；接着，又和英國駐美大使哈里法克斯會談。十日午後，美總統召集軍事首長會議，到會者有參謀長李海，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全美艦隊總司令金氏，陸軍航空隊總司令安諾德；同日進自官晉謁總統者有美紅十字會會長和歐洲政治經濟問題專家數人；據息，十日的會議多以討論戰後歐洲計劃為主，華府空氣緊張，各觀察家認為重大新聞就將發生，就總統所接見的賓客性質來看，使人相信具有十分重要性的外交活動即將產生。（十日華盛頓路透電）。

華盛頓關心些什麼呢？

哈里法克斯與羅斯福總統談話後，接見記者，表示：「談話內容是一般性質，但會「特別涉及意大利」記者以外傳德國準備削除希特勒大權；而以軍人執政一節就詢大使，據答，此訊縱即

屬實，予亦不加重視，予認爲此乃道聽塗說而已。」

華盛頓關心德國有發生政變的可能。關於這一傳聞早在美總統垂釣期間，華盛頓就非常流行；八月八日路透社就從華盛頓發出過如下一個極堪注意的報告：

「此間僉信希特勒近與軍政首腦會議，表示德國將有重要轉變；現有種種現象，總統帥部已接受若干民政職務；華府觀察家認爲轉變程度未必如墨索里尼下台之激烈，而似爲發展實際之軍事獨裁；納粹黨勢力，將大爲削弱，在軍人統治之下，德國將採取純防禦戰略，待時機成熟時，即推翻希特勒，與盟國議和」。

哈里法克斯的說明，並未能掃除華盛頓的陰霾，以致到了八月十日，美總統接見記者，不得不再對此事件作一說明，他說對於此事『未獲得正式情報』；十三日美國務卿赫爾不得不第三次地否認軸心國家有探試和平之說，可見得關於德國政變，歐戰急轉直下的流言，在華盛頓流傳之廣。

從這一系列的事實和傳聞裡，我們可以看出，美總統那一次的垂釣，絕不是尋常的垂釣，而且事實的發展不止於此。

美總統接見了哈里法克斯後，哈里法克斯並沒有參加那照例他理應參加的英美會談，相反，他悄悄的回到了倫敦（十一日），爲什麼回倫敦？帶了什麼回去？在倫敦做了些什麼？——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問題，但屬於『無聲的歷史』範圍之內，我們不便揣測。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回去了不久，羅馬有不設防的宣佈（十四日），而二十日英政府駐西班牙大使賀爾即有和佛朗哥的會談，據云（二十一日），會談結果甚爲圓滿，在這裡，我們就應該記得，哈里法克斯和

賀爾是多年的政見相同的知己，馮德里是從華盛頓到羅馬最短的走廊，而哈里法克斯和美總統最後一次談話中又會是『特別涉及意大利』的。

## 從軍事到政治

八月十日，加政府正式宣佈英首相邱吉爾到達魁北克，在一般文件上，魁北克會議是從十一日開始的；但是根據我們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美總統『不尋常的垂釣』實在是魁北克會議的前奏；很顯然的重大的政治問題，在這前奏曲中，已經有了大體上的決定；而剩餘下來的工作，在原訂的計劃上，恐怕只是一個以討論軍事問題為主的英美加聯合參謀會議而已。

然而，事情的發展出乎意料之外。

十日魁北克會議的公報發表之後，十一日英首相即起程赴美，十二日到達；從十二日至十五日，前後三日，英首相和美總統在海德公園裡舉行了三天的會談，這可以算作魁北克會議的準備階段。十五日英首相返抵魁北克，十七日美總統趕到，魁北克會議正式開始。

在這當中，新的事件發生了。本來當魁北克會議的消息一發表的時候，英美兩方面的公正輿論就提出要求，認為中蘇方面應該有代表參加這一次會談，英美當局對於這一要求始終沒有明確表示，使人發生一種印象，以為中蘇不參加的，是因為他們不願或者無暇來參加似的，這對於中蘇兩國自然是不公正的。為了糾正這一錯誤印象，十三日，羅邱海德公園會談正在進行之日，蘇聯官方通訊社發表了如下的聲明：

「英國路透社引用美國哥倫比亞廣播電台消息說：各方矚望蘇聯首長參加羅斯福與邱吉爾行將加拿大魁北克舉行的會議；另一方面，英國每日電訊報，晨報，每日快報暨其他若干報紙，則發表消息說：蘇聯武官當以觀察家資格列席魁北克會議。據塔斯社所得消息，此類消息皆基於誤解；蘇聯政府並未奉邀參加此次會議，至於會議之性質，過去與現在，皆不能矚望蘇聯政府派遣任何代表參加魁北克會議」。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美國務卿赫爾十三日接見記者說：「莫斯科說蘇聯沒有奉邀出席目前會議，我也不能說明其中真相；依照以往慣例，羅斯福總統每每親自處理這類事件，無疑的，總統和其他聯合國國家會交換關於時局一切消息」。

這個回答顯然不得要領，怎麼辦呢？

由於這一新發展，魁北克稍稍更動了原來的計劃。十四日，塔斯社聲明發表之後一日，路透社從魁北克傳出了如下的消息：英外相艾登將來此參加會談，「討論英美與蘇聯之關係」，「並預料他將以羅邱所擬定之軍事計劃送交斯大林委員長」。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艾登的臨時決定參加以及後來赫爾的參加會談，都是出乎原來的計劃之外的；而另一方面，由於他們的參加，原來以討論以軍事問題為主的英美加聯合參謀會議，實際上也就帶上了更多的政治性質了。

正當海德公園裡的會談，在進行着的時候，加拿大方面又流行起一陣傳說，這一個傳說是惡毒的；十六日，英首相發表了如下的駁斥：

「英首相否認會表示戰爭將在聖誕節結束，並希望各界將此項否認的消息，廣為傳佈」。

這傳說的內容是怎樣的呢？

「素以保守著名的天主教『行動報』傳出，最近英首相邱吉爾會同某重鎮人物表示：歐戰將在六個月內結束，德國將在一九四四年初失敗，魁北克會議之任務，不僅爲進行戰爭，並爲贏取和平；首相未提及太平洋及日本，蒙特里爾『加拿大報』也有同樣消息。」（魁北克十六日合衆電）

這傳說並惡毒的，因爲那簡直說魁北克會議定一個企圖政治解決的會議了；不過，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出，直至魁北克會議正式開始（十七日）之前，報紙上所傳播的關於魁北克會議的內容，大部份是偏重於歐洲方面的；太平洋方面雖然談到，但並不佔顯著地位。

## 從西方到東方

十七日美總統到達魁北克；嚴格的說，真正的魁北克會議從這一天開始。  
新的事件又來了。

自從十三日塔斯社的聲明發表了以後，從消極方面說，蘇聯對於這一次會談的態度是：沒有什麼可說的了；然而，這並不是說它已經放棄了爭取加強團結的努力，沒有，恰恰相反，在這一方面，它的努力是沒有一刻放鬆過的，過去如此，現在更是如此。十三日塔斯社發表了那消極性的聲明，十九日蘇聯工會的機關報『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提出了積極性的建議，號召召開英美蘇三國軍事會議，討論開闢西歐第二戰場；它在那裡指出：『這一舉動不僅是對希特勒作戰中的重大光榮事件，並且將給予以同盟國家的友好合作爲基礎的堅定和平作一準備』。

表明了這樣的根本立場和希望以後，二十一日蘇政府正式宣佈撤換蘇駐美大使李維諾夫；李維諾夫的撤換並不表明蘇聯對於英美的基本關係有所改變，是很明顯的；不過，另一方面，這一更動，發表於魁北克會議正在進行的時候，是不能沒有當時當地的現實意義的；關於這一件事，倫敦新聞紀事報在二十三日的社論中評論道：

『我們可能碰到英美與蘇聯疏離的事實；如果我們對自己忠實，我們應該承認我們曾經圖謀進行蘇聯認為有欠公正的某種事件；我們如果擬就一九四四年的作戰計劃，而到那時假如發現蘇聯無力發動攻勢，那對我們也無利益』。紐約午報評論道：

『我們深感美蘇兩國最密切和最穩的邦交最為需要之時，兩國關係恰巧也在這時趨於惡化，我們在不能挽回之前，應該即刻詳細考慮，現在已經是時候了；』這種看法雖然有一些把李維諾夫去職的當時當地的現實意義過份誇張了一點；但在某種限度內，也的確指出了某種已在發生的趨向。

當前的問題是魁北克會議，怎樣處理這一新的事件呢？遠在李維諾夫去職消息發表的前一日，『戰爭與工人階級』發表有關三國會議的消息發表的後三日，八月二十日合衆社就從魁北克發出如下一項極堪注意的消息：

『據信，羅邱已決定首先使用空軍猛襲德國，至少應使盟方陸上部隊進攻歐洲時，死傷減至最低限度；蘇方雖要求開闢第二戰場，但羅邱却企圖首先使用空軍，使德人飽嚐戰爭的滋味，或使德國從退出戰爭與日趨毀滅炸彈焚燬其一切所有的兩條道路中任意選擇一條。在西線援助蘇聯的問題已再度提出，因為蘇聯權威政法雜誌『戰爭與工人階級』已提出警告，目前是盟國『從

言詞轉變到行動」的時刻；觀察家指陳，羅邱需要決定的問題比開關西線第二戰場一帖範圍更加廣泛，其中還有發動對日戰役和重新佈置英國艦隊等問題。因為地中海目前事實上已經肅清，敵人潛艇的威脅亦已大為減輕」（二十日魁北克合衆電）

這一段消息極堪注意，因為一個新的理論在這一位觀察家的嘴裡，隱隱約約的出現了：實際的問題很清楚的是：西歐第二戰場還是對德空中攻勢；但一到觀察家的嘴裡好像就變成：問題的選擇在西歐的第二戰場，還是加強太平洋的對日攻勢了。過去，太平洋方面的不夠積極，人們認為歐洲戰事重要；現在西歐，沒有第二戰場，人們說因為問題廣泛，太平洋的對日攻勢有待加強，這真有點像我們的朱夫子所說的，「扶得東來西又倒」的派頭了。

這是關於第二戰場的一種新的理論，二十一日李維諾夫免職的消息一發表，這一新的理論立即轉變為新的行動。

二十二日，李維諾夫免職的後一日，我宋外長被邀參加行將結束的魁北克會議。二十三日宋外長參加羅邱的「軍事性午餐」，進行了長談，這是英美以外的同盟國家代表第一次的參與了英美會談，從一般的傾向上說，這自然十分值得我們歡迎。

二十四日魁北克會議結束，羅邱發表聯合宣言；同日，招待記者，發表談話；二十五日美總統在加拿大國會發表了一篇演詞——宣言，談話，演詞，這就是自八月十一日開始至二十四日結束，歷時十有四日的魁北克會議已發表的三大正式文件。

宣言要說：

參謀會議中的軍事討論，大部傾其注意于對日作戰和給予中國以有效的援助」。



「因爲魁北克會議重於對日作戰，所以沒有邀請其他盟國領袖參加，這道理是顯而易見的。從這兩段文章裏，我們可以看出爲什麼宋外長在最後五分鐘被邀參加的道理。」

## 勝利必須在地上爭取

魁北克會議究竟決定了些什麼呢？從上述三天文獻中是找不出一些具體痕跡來的。這認識美總統在加國會的演詞裡之所說：「在適當時期內，我們將以魁北克會議的祕密情報通知德意日三國」，因爲「這種決定，只有用行動來表現」（宣言）；一般的說，這種發表公報的慎重態度是值得我們讚賞的；不過另一方面，從魁北克會議本身發展的經過來看，同盟國家攻勢作戰的動向也不是完全不能了解的。從大體上看，無論在歐洲或是亞洲，大西洋或是太平洋，地中海或是珊瑚海，魁北克會議是一個加強空中攻勢的信號，就是在魁北克會議的期間，我們已經可以看出這一傾向在顯著的發展着了：中國戰場上盟機的出擊和英倫三島上盟機的出擊已經是可以看出這林城化成了火海已經不是什麼驚奇的事實；在適當中特別令人興奮的是，在歐洲：八月十三日盟機的再炸羅馬，以致促進了意政府宣佈羅馬爲不設防城市；同日，美國第七航空隊的遠征維也納，完成了二千五百噸的轟炸飛行；而在遠東則有：十二日的盟機再炸千島（第一次在七月十九日），十三日的轟炸婆羅洲，二十一日日的轟炸西里伯斯——所有這三次的轟炸，都以千噸以上的遠距離轟炸爲其特點；我們相信：這一「全球性的空中攻勢」自魁北克會議而後，將加倍猛烈地進

行，是毫無疑問的。

不過，問題在，空軍能決定戰爭嗎？

歐戰的問題我們不去談，我們談一談魁北克會議『傾注了大部注意』的對日作戰和援助中國的問題。怎樣援助中國對日作戰呢？羅斯福總統說：『現時已有足量的運輸機，可利用空運的途徑，來維持駐在菲律賓的有限空軍，這個空軍的作用在將戰爭的破壞力量帶到日本工業區；甚至在那裡收復以前，就能這樣做去』（二十三日魁北克路透電）。我們不知道這總統怎樣了解『甚至在那裡收復以前』，難道這總統『的』；假如那是說因為收復緬甸以前就能加強中國的空軍了，所以就不必汲汲於緬甸的收復，那麼我們是不同意的；因為我們深信，空軍不能決定戰爭。我們有人以為收復緬甸為時太久，遺水不救近火，從而不注意這一個問題；或者有人因為竊思美國飛機能從澳洲基地起飛，轟炸中國以外的斐羅洲，就幻想飛機也能從中途島或者吉斯卡爾島起飛，從而忘記這一個問題。所有這些意見我們都不以為然。何以故？第一，空軍不能決定戰爭。一九四〇年的倫敦海軍會議的轟炸機下倒下來，一九四三年的羅馬在盟軍的轟炸下，海軍重艦不肯為我們有什麼理由希望東京在盟軍的轟炸之下崩潰？第二，空軍雖即能決定戰爭，空軍的轟炸也有它一定的條件；第一個是顯著的條件是空軍的航程有限度（最大者不過是來自日本海峽）發動半徑約一千哩）；它必須有接近目的地的空軍基地。而在這一點上，日本三島島嶼及青島的形勢，它右有太平洋，左有亞洲大陸的輪圍，太平洋與亞洲大陸都是一個空軍強度的地區，就是為了獲得空軍基地的緣故，美軍的海軍必須執行一定限度內的逐島乃至越島戰爭，使美軍能將空軍基地建立在敵近日本。中國空軍必得有充分的裝備，認真地逐島逐

變，變遷日本海空軍基地接近蘇俄，沒有接近敵人的空軍基地，任何聲言空軍是秘密發生作用的。爲了這個緣故，我們歡迎魁北克會議加強空軍援華的決定，不低估目前盟軍在南北太平洋所進行的逐島日越島戰爭（十五日北太平洋美加盟軍佔領吉斯卡，同日南太平洋美澳聯軍在維拉勒維拉登陸）的作用，不過我們還希望英美盟邦對於解放緬甸的工作，有更明確的規定和更認真的執行，而我們自己更萬萬不可因爲有了空軍援助的諾言而忘記了自己組織反攻的艱鉅大業。

空軍本來就是一件最好的瓦解敵人的武器，在這一點上，空軍攻勢的政治意義是比任何一項其他的武器來得大的，我們簡直可以說在一定的限度之內，空軍是一項政治武器；但是有效地瓦解敵人，必須在敵人已經遭受了慘敗，其總形勢已經呈現棄甲曳兵而走的時候，然後在高度的追擊戰術的原則之下無情的使用瓦解武器，才能收到使敵人崩潰的效果，但今天，連一個意大利還不能用空軍來瓦解，何況德國？更何況日本？

除掉全球性的空軍攻勢而外，魁北克還決定了一什麼呢？當然是有的，不過我們不知道：我們覺得更加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魁北克會議的宣言裡提到了不久可能召開英美蘇三國會議。這是今後整個國際形勢轉變的試金石。

軸心國家是在經歷着嚴重的軍事危機，但是那危機不是來自空中，而是來自地上；德國的危機來自哈爾科夫（蘇軍二十三日克服哈爾科夫）；意大利的危機來自西西里（盟軍十七日完成西西里的佔領）日本的危機來自吉斯卡（盟軍十五日佔領吉斯卡）；但所有這些危機還遠沒有成熟到只需「四分軍事六分政治」即可促其崩潰的程度，我們必須牢牢的把握這一點，只有把握了

這一點，我們才不致于把希望放在空中，而是腳踏實地的走在地上。

人並不是像在灰翅的鳥，也不是飛在空中的鳥，是生活在地面上的動物，決定的勝利必須在地上爭取。

(八月廿七日)

# 形勢比人還強

## ——再論魁北克會議

### 未完成的交響樂

魁北克會議結束了，全世界在傾聽那來自古堡的聲音。

八月初起，我開始感覺有和美總統舉行會談的必要。我們知道，七月初希特勒對蘇發動了「夏季攻勢」，由於德軍「夏季攻勢」的發動，整個的世界戰局流動起來了，怎樣利用這一形勢呢？英美有會談的必要，雖然那時候離華府會議的閉幕還不過一個多月。這一點值得注意，更需要注意的是，英首相八月初決定赴美，那時正好是蘇軍自守勢改取攻勢，進而克復奧勒爾和比爾哥羅德的時候；在這一點上，這一次的魁北克會議和卡港會議相似，卡港會議開在蘇軍的冬季反攻着着勝利的當兒，魁北克會議開在蘇軍的夏季反攻逐步展開的時候。

然而，魁北克會議也有和卡港會議不同的地方：卡港會議當時，德軍雖然在蘇德戰場遭受了空

前的繁盛，但軸心國家的三脚凳究竟還是完整的，因此當時人們所注意的問題主要的還是在怎樣用軍事力量去打擊軸心，這一次魁城會議時候的情況就不同了，這一次，由於墨索里尼的垮台，人們的注意力已不復完全集中在軍事問題，而不得不更多的考慮政治問題了，因為，最低限度在某一部分人的幻想中，『政治解決』德國的遠景已經出現了。

由於這兩大現實條件的制約，魁城會議不得不限於英美之間，而且是更多的考慮政治問題的一個會議。關於這一點，紐約著名的專欄作家克萊柏的意見，我們以為是很能反映出這一次英美會談的總的趨勢的；他說：

「英美事業在這次戰爭中已經完全融合為一……戰爭全部終結的時期或者還需要相當時日，但某幾部份突告結束也很有可能，所以我主張在軍事上準備持久，在政治上則準備戰爭隨時告終」（二十五日華盛頓電）

總的趨勢如此，具體內容如何呢？

英首相首先說明蘇聯不能被邀參加的原因：因為「這次英美會議並未討論牽涉到地中海和其他地區的武裝部隊當前作戰問題，這次會議雖非主要的，但大部份討論有關加強對日作戰的問題，而蘇聯政府和日本是有互不侵犯條約的，（其實是中立條約——作者）因此蘇聯如派代表參加，似乎不大適宜」；因為「斯大林元帥直接指揮着勝利的蘇軍，目前不能離開戰場」。

這，消極的說明了蘇聯不能被邀參加的理由，積極的表示了英美加強對日作戰的決心。

然後英首相接着就花費了幾乎三分之一的篇幅說明那圍繞着開闢歐洲第二戰場問題的英美和蘇聯的關係；表示：願意蘇聯來參加解決「英美在地中海的勝利所引起的政治問題」，召開英華

三國的外長會議，而且更討論的情形還到可以使三國政府的酋長可以參贊地進步；因爲如果反希特勒的三大強國能對於將來的實際方略獲得一致的見解，一致的決定，並且在戰略上獲得協同，實在是各該國家的絕大利益，而且也是整個自由世界之福。

我們知道，在關於加強對日作戰的這一方面，早在英首相這一演詞發表以前，已經宣佈了『東南亞洲盟軍總司令部的設立』，並且任命了蒙巴頓中將爲東南亞洲盟軍總司令（二十二日）；關於歐洲方面的問題，除掉英美蘇三國正式承認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二十六日），應該視爲魁北克會議的具體結果之一而外，在英首相的全篇演詞裡，我們找不出一點關於英美在歐洲的軍事動向的暗示。

歐洲的第二戰場呢？難道真是因爲『在軍事上準備持久』，今天還不能看到一點兒跡象嗎？問題不在軍事，而在政治；不是魁北克會議對於這個問題沒有決定，而是魁北克會議還沒有開完——它是一個未完成的交響樂；魁北克會議沒有開完，不是因爲人們不願意它完，而是事件的急流不允許人們停留在那裡；事件的奔流把人們帶到更遠的地方。

### 事件的奔流

事件的奔流常常把人們帶到更遠的地方。正月間卡港會議原來訂有今年九個月的作戰計劃，然而由於突尼西亞戰事出乎預料之外地迅速的結束，卡港會議未三月而有華府會議；五月間華府會議結束了，其決定絕不會只顧到兩個月的作戰的，然而由於蘇軍夏季反攻的展開和墨索里尼

的下台，華府會議未二月前有魁城會議，魁城會議正召開在事件發展的奔流之中，魁城會議還未完全結束，新的事件又到來了，以致魁城會議在名義上是結束了，而實際上結束不了，這一方面說明了，人們主觀的意圖怎樣不斷地爲客觀事件的發展所推翻，形勢比人更強；另一方面說明了，歷史的車輪怎樣以雷霆萬鈞的力量把人們拉向前進，形勢比人更強。

魁城會議召開的時候，正當蘇軍收復奧勃爾和比爾哥羅德；魁城會議閉幕（二十三日），英勇的蘇軍又收復了哈爾科夫。

二十三日晚間莫斯科慶祝哈城大捷的一四四八響的太砲，就是在魁北克那幽靜的古堡上也是聽得見的。這不是尋常的勝利。倫敦的標準晚報說：

「歷史中最偉大的技術戰球於斯致了。德軍夏季攻勢完全歸於失敗，這是第一次；蘇軍在夏大發動了而且正在發動浩大規模的攻勢，這也是第一次。俄國人必將充份利用這一次對德軍所已取得的勝利，我們也能利用這種勝利」（二十五日倫敦路透電）；紐約時報說：「攻克哈爾科夫，是對於德軍有第一等大關係的軍事潰敗」（二十五日紐約塔斯社電）。

從任何一個觀點看，哈爾科夫的克復是蘇軍夏季大反攻的一個新起點；現在我們不打算進一步的去分析蘇德戰場上的軍事形勢，我們僅僅記下這勝利反攻的記程碑：

八月二十五日

盛科夫

八月二十七日

塞夫斯克

八月二十九日

盧波下



八月三十日

八月三十日

八月三十一日

九月二日

九月八日

雷爾斯克

塔根羅格

葉爾尼雅

蘇米

斯大林諾

一言以蔽之，從斯摩棱斯克的森林直到黑海之濱，蘇軍無處不反攻，反攻無處無進展，由於這一新發展，兩個問題發生了，在蘇軍反攻的不斷打擊之下，德軍是空前的削弱了，這是蘇聯應該充分利用的勝利，這也是英美『能利用的勝利』，這是一；其次，從葉爾尼雅到斯大林諾的線離蘇德邊境已不太遠，假如蘇軍接近邊境，到達邊境了，那時，怎麼辦呢？是的，蘇軍的反攻進展雖然很快，但究竟是有有限度的；但是，一個月前（七月二十八日）羅斯福總統不是已經說過『蘇軍的成就，證明對它作任何預言，實在是危險嗎？』誠然後一個問題在今天還沒有現實性，但是未雨綢繆，人們不是也應該偶然考慮到這一些問題嗎？

有了鋼鐵的事實，也就有了鋼鐵的語言。

二十五日蘇聯駐美大使館發表了『戰爭與工人階級』上的一篇論文，指出：英蘇協定的莊嚴存在絕不容許任何反蘇陰謀的發生；同時蘇聯各報不斷從各方面指出，目前是英美同盟國家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最有利的時機；只要有決心，今年是應該而且能够把希特勒打垮的。英美志士應該這些問題呢？

蘇軍反攻的影響深而且廣

由於蘇軍在東歐的慘敗，希特勒傷了一個角的「歐洲俟量」更加不安起來了；保加利亞國王鮑里斯的被刺（二十四日）身死（二十四日下午五時三十二分），丹麥的工人暴動（二十四日）和內閣辭職（二十八日），希臘京城的飢餓遊行，挪威卑地的驚慌失措，德瑞（典）關係的弛而復張……在這一聯串的事變中，特別引起英美當局注意的是保加利亞和丹麥的政變。關於這一點，六月三十日華盛頓路透社報告道：

「官方人士目前正繼續研究丹麥的叛亂和保加利亞的政治危機；權威方面說，羅邱將於本星期在此舉行之會議中討論此兩項問題。若干人士表示：德國和它各附庸國家間關係的繼續惡化，可能使歐洲第二戰場提早出現。消息靈通的軍界人士說：羅邱在魁北克會議中曾討論關於進攻時期的一切重要問題，但假如歐洲不安情況繼續增長，他們的決定也有更改的可能」（三十日中央社電）。歐洲的不安是在繼續增長着，英美怎麼辦呢？

百川歸海：蘇軍的勝利反攻，蘇方的堅決表示，歐洲不安的繼續增長……所有這一連串專作的奔流歸結到一個問題：修改「在軍事上準備持久」的傾向；而這一修改則又歸結到英美蘇三國會議的召開；英首相在他的古堡演詞已經提出了地中海委員會，三國外長會議等具體步驟，專作的壓力又把這些提示推上了積極展揚之道。

### 萬國三隱約約的道路

八月二十日  
魁北克會議不能停止在那裡的。

八月三十日，美總統回到華盛頓，立即接見軍事首長開所謂「魁北克會議後會談」；九月一日，英首相返抵華盛頓，二日起，羅邱又開始繼續會談，據報會談問題以「英蘇關係」為主；同日美國務卿赫爾亦對美蘇關係有所說明。三日羅邱繼續會談，但羅氏拒絕對三國會談有確切表示；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天，蘇駐美大使葛羅米柯以蘇聯政府的照會一件袖交美國務卿赫爾，我們沒有確切的材料，不知猜測這一個照會的內容是什麼；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同是這一天，美駐軍在意大利登陸，美英和巴多格里奧政府簽訂了軍事的停戰協定，而蘇聯同意了這一協定，到了第二天，九月四日，英首相招待記者，雖然談話的詳細情況不得而知，但華盛頓方面對於蘇聯行將參加地中海委員會一事已經有了一些更具體的報告，據說地中海委員會的目的在使地中海退出戰爭。

三國會談的前途怎樣呢？羅斯福總統說：「自魁北克會議以來，斯大林和他本人會見的計劃已有進展；尤其過去幾天來如此。他預料，在未來的二十四小時或四十八小時內，這一個計劃將有更大的進展。」（七日華盛頓路透電）。

事情的發展不會是直線的；截至目前為止，可以說定，蘇聯的同意參加地中海委員會已確使三國會談更有可能；這從蘇聯將參加地中海委員會的消息一發表，柏林方面立即發表評論，認為這和英國傳說的地中海政策不符，竭盡挑撥離間之能事者，我們就可以知道，一條新的道路是隱隱約約的出現了。

事情的發展不是直線的，一條新的道路雖然是出現了，這一條路不一定就是放光大道，因為我們深知道，傳統的力量不是一舉之下就可以粉碎的，我們所看顧的，不止某一種人的意見，

即是事件發展成爲什麼？蘇軍反攻是否遲緩？「歐洲變局」的不安在增加嗎？……（譬如）路來德事件的奔流已經把人們帶到比他們當時所預想到的更遠的地方；我們爲什麼沒有預備好，未來事件的發展不把人們帶到比他們今天所願意走的更遠的地方？

其時，新的事件，正以不見得常常爲人控制得住的速度和影響，在急劇的發展着；九月八日，意大利投降了！

在我們一路來的分析中，我們就會不斷指出英美和意大利的新政府間的談判從來就沒有斷絕過；我們指出過：七月底談判發生了挫折；我們指出過：八月中英駐美大使哈里法克斯的回國實際上和這一談判有關；我們指出過：九月三日盟軍在意大利的登陸，其主要目的還是政治的；現在事情的發展證明了，英美和意大利的停戰協定實際上在九月三日那一天已經簽字，盟軍的登陸行動，其主要目的不在對意而在對德，而這一消息之所以遲到八號才發表，其原因大概是爲因德軍已經發覺這一事件的內幕，隱瞞已經沒有必要了。

巴多格理奧經過了一個月又一週（自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三日）的動搖和彷徨，終於在盟軍的優勢兵力和意大利人民的壓力之下投降了！意大利的戰爭雖然還未完全結束（德軍尚有十五至二十師在意北），然而離開全部結束的時間已經是不遠了。照目前的形勢看，由於蘇軍對利的反攻，德軍是沒有力量來和盟軍爭奪中南部的意大利的，蘇軍的勝利反攻使得希特勒不得不退出大半個意大利；意大利的投降指明了，蘇軍對利的反攻替英盟軍在歐洲造成了多大進攻的可能性。

據最近消息，墨索里尼已在意大利北部某城成立法西斯國民政府，那就是說希特勒還沒有放

因爲兵力不足，在這裡只能採取守勢，而盟軍，因爲地形的關係，也很難由此攻進歐陸的腹心。從這一點上說，意大利投降的軍事意義是不大的。

意大利投降的意義無寧是政治上。這從兩方面看：第一、投降的鐘聲在羅馬一響，取消歐的動盪無疑間將更激烈起來，這就孕育了許多新的發展可能性，第二、美英蘇步趨的一致第一次在意大利的投降問題上得到了具體的表現，這使得三國會談的實現有更多的可能，而三國會談的召開却又是英美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的關鍵。

問題的中心在西歐，新的道路隱約約的指向那中心。

(九月十日)

# 漂浮終不是辦法

## ——論世界戰局新形勢

### 從意大利開始

同，一如美總統在他的國會咨文（十七日）中之所說：『最近幾月來，戰爭的主流對我們不利，但是我們不能以跟着這有利的潮流漂浮為已足』；這的確是千真萬確的真理，不幸的是，自從七月以來，我們所看到的却正是一些漂浮政策在左右漂浮。

七月底墨索里尼垮台，一時『四分軍事六分政治』即可結束戰爭的空氣頓然高漲，這一暗流隱隱約約一直支配到不久以前；到了九月初，英美盟軍在意大利登陸，接着巴多格里奧投降，希特勒增援意大利，登陸盟軍遇到了堅強抵抗，這一道『政治解決』的暗流才慢慢的低下頭來（自然，還遠沒有死去）；不過，不幸的是，代之而起的却又是另一種危機，戰爭長期化的危機，人們了解到『四分軍事』解決不了法西斯，但是跟着却又把敵人的力量估計得太高，認為短期內無法予敵人以決定性的打擊。『四分軍事，六分政治』的看法把敵人的力量估計得太低；短期內無

德子敵人以決定性打擊的看法把敵人的力量估計得過高；過低與過高都不是一種正確的估計，作爲戰略的指導原則，這兩種估計對於戰爭的進行都是有害的。這轉變的關鍵在意大利，我們從意大利開始。

九月三日英美盟軍在意大利南部登陸，事實上，就是在這一天，對意的停戰協定已經在塞拉庫斯簽了字；由於種種特殊環境的限制（請參看三十一日英首相在下院報告），這一停戰協定一直到八日才宣佈。停戰協定宣佈後一日，九月九日，原來在突尼西亞作戰的美國第五軍就在意大利南中部的那不勒斯一帶（薩勒諾）登陸，另一部份英軍則於大蘭多附近登陸。最初是美第五軍在薩勒諾遇到了德軍的抵抗，到了十日左右，不但德軍的抵抗日益增強，而且希特勒還用了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迅速的鎮壓了意軍的抵抗，佔領了羅馬及維馬以南直到薩勒諾一帶的地區。這是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的。德軍絕不放棄意北波河流域，是人們預料得到的；但希特勒竟而不惜資本，佔領意中，却是出乎人們意料之外。關於這一點，英首相的演詞中雖然以德軍迅速佔領羅馬機場，使盟軍原定空軍降落計劃不能實現爲詞，在這裏，盟軍對敵人的估計不足，行動緩慢是不能辭其咎的。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敏感的觀察者一直到這時候都不願對盟軍的軍事行動作最後的斷語，因爲盟軍的作戰計劃可能是在意大利牽制德軍，而其主攻方向却別有所在；在意大利登陸的盟軍部隊始終沒有發現美國第七軍的番號，那麼它不是很有可能在開往巴爾幹的途中嗎？人們的目光轉移到希臘，轉移到希臘的愛琴海，轉移到愛琴海上的數不清的島嶼。但是使人失望的是：喜訊未到，相反的，却是德軍捷足先登，佔領了多得喀尼斯，而盟軍所得的却是多得喀尼斯外圍中無

懸懸重的兩個小島。

十五日前後，戰局大勢已定，事實上不會有什麼驚奇的事件發生，而人們也不再期待奇蹟的降臨了；接踵而至的是薩勒諾的戰況日趨激烈。十五日倫敦方面對於這方面的戰事非常憂慮，人們說：

「這是一九四二年第八軍向開羅敗退以來聯合國國家在這一戰場所遭遇的最危急的戰事」（同日倫敦路透電）。

這樣一直到了十七日意南英軍第八軍與美軍第五軍完成了會師以後，盟軍的危機才算是初步地過去；同日美海長諾克斯匆匆地從華盛頓趕到倫敦，這足以說明華盛頓方面對於意大利戰事發展所懷抱的擔心。

「薩勒諾附近的戰鬥已經有了四天，雙方勢均力敵，還有着發生大規模不幸的可能。每一寸土地都經過激烈的爭奪，生力軍並不缺乏，源源不絕地用最大限度的船隻和飛機載運登陸。戰事在動盪中，暫時之間，德軍把我們趕到海里去的願望是很大的。」……但「我們是要拯救意大利，我們準備調大軍到意國，展開廣泛的戰局於敵人自己挑選的戰線之上，對敵作戰；必要時而且日益增長的軍量與精力，歷秋季冬季，以至於明年，對敵維持攻勢」（二十一日演詞）。

## 又一個危機

然而在目前，重要的還不是未來，而是，由於意大利戰局的發展，人們對於整個反法西斯戰



爭的估計改變了。魁北克會議早在八月底就已結束，但魁北克會議的結論一直到九月中才產生出來。九月十七日美總統的國情咨文和九月二十一日英首相的下院報告，可以看做有關於這一結論的兩大文獻。

### 兩大演詞，三大結論。

第一個結論，英美領袖重申徹底擊潰法西斯的決心。對於日本，這一次的再度肯定，雖然沒有什麼更具體的內容，但是對於德國却是更加具體了：美總統說：「但有一事，我必須闡明，就是希特勒與納粹黨下台時，普魯士的軍人系必須下台」；英首相說：「納粹主義和普魯士軍國主義是德人生活中的主要因素，而必須絕對毀滅的」。這一具體的聲明無疑是會得到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的歡迎的；在事件的發展上，這一聲明結束了某些人政治解決，特別是通過德國國防軍的橋梁來解決希特勒及其納粹黨的幻想。

第二個結論，依然軍事第一，但是戰爭却是長期化了。關於這一點，美總統說：「自本年一月以來，我們已經經歷了一個漫長的路程，然而我要告訴國會，我們距離任何重要戰場上的最終勝利，還很遙遠」；英首相說：「事實上（由於不斷增長的空军優勢），我們行將造成一種情勢，在這種情勢中，我們可能以自身較小的損失，不分晝夜，對敵方任何廣義的重要軍事目標施行轟炸，這項由英美軍力進行的破壞，在一九四四年內或者就可以實現，此種形勢一旦完成後，其影響將無法估計，且必將將其深遠」，俄國空軍的「無敵優勢」，到一九四四年內才能或者能實現，戰爭的長期化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個結論，空軍第一，空軍掩蓋了陸軍，二三倒置，第三戰場掩蓋了第二戰場，歐洲第一。

戰場不但沒有被提前，而且是被推遲了。關於空軍第一，空軍掩蓋了陸軍的第一點，美總統說得特別有趣，他說：『當希特勒不得不承認其攻勢業已崩潰，而必須採取守勢時，他便開始誇耀道：他已使歐洲成爲無法攻克的堡壘，但他却沒有在這一座堡壘之上建造屋頂，他在他的所謂堡壘之上也還留下其他若干脆弱之點。我們在適當的時間就將向其指出：英美空軍現在正轟炸這個無頂的堡壘，其成效與日俱增；目前我們的目的就是在建立可以轟炸德國南部和東部的根據地，並不分晝夜，以摧毀性的戰爭帶到這些區域，和我們帶到德國西部一樣；而英首相則將空軍轟炸的效果誇張到『所有這些行動，並需與從日海到黑海長達二、〇〇〇哩上正在進行着的巨大努力，相提並論』。

意大利的戰爭當然不是第二戰場，在那裏，直到現在，我們知道只有五個德國師團在作戰；那麼第二戰場呢？英首相說：

『我們起初在北非，其次在西西里，目前在意大利所開闢的戰場，我稱之爲第三戰場。至於第二戰場已經隱然存在，而且其重量在迅速增長中，只不過尚未交鋒而已；但其存在則無庸諱言，我並不打算暗示何時交鋒，但其業已存在，且已爲敵人心神不安的主要問題；當我們和我們的美國盟友判斷這場業已成熟之日，我們一定會開闢的』。

一個已經『隱然存在』，但『尚未交鋒』；『尚未交鋒』，但『已爲敵人心神不安』的，還沒有開闢的第二戰場是爲什麼樣的戰場呢？根據字面來解釋是徒勞無益的，只能有兩個意義：空軍中的第二戰場或者是神經上的第二戰場，英相所指，顯然是二者兼而有之。

究竟幾時真正開闢呢？『我們（英）和我們的美國盟友認爲時機成熟的時候』。而且前：

「下院可以絕對相信，政府絕不因任何主張或壓力而動搖，無論這主張如何，這壓力如何，於好意，我們決不爲了獲得政治上的一致性，被迫或被誘來違反政府認爲妥當的判斷。」

### 漂浮終不是辦法

一方面是跟着潮流漂浮，一方面是把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裏。

蘇軍的夏季大反攻正在以巨大的步武從一條河流跨到一條河流；在冬季的大反攻裏，他們從伏爾加河跨到了頓河；如今他們又從頓河跨到聶伯河；聶伯河的怒吼已經隱隱約約的可以聽見了。

打開地圖，請看他們反攻的步武：

九月九日蘇軍克復巴赫馬奇

九月十日馬留茲爾

九月十五日內辛

九月十六日諾佛羅維西斯克

九月十七日布利揚斯克

九月十九日雅特瑟佛

九月二十一日徹爾尼哥夫

九月二十三日波爾塔瓦

反攻的潮水湧到了聶伯河邊，哥薩克的騎兵已經在聶伯河飲馬；目前（二十一日）他們距離斯摩棱斯克已不過十八哩，離基輔不過二十五哩，離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不過二十九哩了。

在過去兩週間，落葉繽紛的蘇軍大勝利中，自然以諾港和布城的克復具有頭等重要意義；由於諾港的克復，德軍在庫班草原的橋頭堡壘已開始崩潰，而蘇軍在這一方面的攻勢的展開，將終極的促成克復里米亞德軍的覆沒；由於布城的克復，德軍在中路的突出帶已被剪除，它為斯摩棱斯克和基輔的德軍敲出了最後的喪鐘。

由於德軍收退的迅速，有些人天真的問起，德軍是在敗呢，還是在退？更因為蘇軍每日所俘獲的戰利品不及夏季反攻初期之多，就有人很天真的認為這是德軍退的成份多，收的成份少。這是不正確的，我們只要仔細的注意一下每一個戰役發展的經過，就可以知道那絕不是『自動性多』的『退』了。例如布利揚斯克之役，早在九月十三日德方就宣佈退出該城了，但布城的克復却是在四日以後的十七日實現的，而那四日却正是充滿了血腥的戰鬥的；假如是真正的退，為什麼不在宣佈撤退的那一天就撤退？這是非常簡單的道理，他們宣佈退，因為他們自己知道他們已經沒有增兵據守的能力，事先宣佈免得事後丟臉，而他們頭腦不去，却又證明了他們是絕不願意撤退的，假如那是可能的話。至於這些時候蘇軍俘獲的勝利品比較戰事初期少，那完全是因戰爭的性質已經改變了的緣故；誰都知道德軍攻勢初期，他們是挾了巨大的器材優勢來從事進攻的，而今天他們因為再沒有發動攻勢的能力，他們自然不能再集中像初期那樣大的器材，因此蘇軍的俘獲也就不能像初期那樣豐盛了。這並不能說明戰鬥的不激烈；恰好相反，目前蘇軍所進行的每一戰鬥，都是真而目的戰鬥；希特勒匪徒們知道，他們失去的將永不會再拿到手，丟了就是丟了；

蘇聯的紅軍也知道，他們得着的將永不會再從他們手裏失去，他們的勝利是永久的。

由于蘇軍進展的迅速，有些人就自然而然的問起，蘇軍的反攻是不是已經發展到最後的全面大反攻了呢？近代戰爭有間歇的規律，即：攻勢作戰至一定限度照例有一度的間歇，不一定爲了一個原因；過去的蘇軍冬季大反攻有間歇，蘇軍的夏季大反攻似亦不能例外。不過就是客觀的法則也好，它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因此蘇軍的反攻是不是會發展爲一個最後的（意即無間歇地驅敵人於國境之外的）全面大反攻，還要看其他的條件：首先是，敵我力量對比在作戰中所起的變化；其次是，其他的作戰條件；截至現在爲止，我們可以預見的是，德軍在沒有最後退出聶伯河防線以前，大概會有一次『佳脚』的企圖，而整個戰局的發展胥視此一戰而定。

不過，無論如何，單靠紅軍是不能迅速打垮希特勒的，這不僅是因爲希特勒還有三分之二以上的部隊集中在東線，東線戰事本身還是一個艱苦的戰鬥；而且是因爲要迅速打垮希特勒不僅需要在蘇聯境內予以致命的打擊，而且需要和歐洲戰場予以致命的打擊，而這一個工作是不能完全指望紅軍來完成的。很多人懂得這一句話前半截的意思，很少人懂得這一句話後半截的意思。

要是澈底理解這句話後半截的意思，英首相就不會把開闢第二戰場的要求認爲僅僅乎是一種『主張』或是一種『壓力』了。

事件的發展時常是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的；可悲的是，人們只有當錯誤做成了事實以後才知道犯了錯誤。

不管盟軍在意大利戰場所已受或可能受到的挫折如何，從整個力量對比看，再沒有像今天這樣對盟軍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更爲有利的時機了；第二戰場取決於三國會議，儘管人們的信心是

怎樣『不可動搖』，我們依然由衷地希望英美蘇三國會議能從早召開。  
『漂浮』終不是辦法，『弄潮』有沒頂的危機。

（九月二十五日）

## 附錄

### (一) 自由德意志民族委員會宣言(七月廿一日)

德意志同胞們！

事變要求我們當機立斷。正當致命的危險籠罩着我們國家而且威脅着她底直接生存的時候，「自由德意志」民族委員會成立起來了。

民族委員會是由工人和作家，軍官和士兵，職工會領袖和政治家，抱着種種不同的政治觀點和信仰的人民組成的。這些人在一年以前還會以爲這種團結是不可能的呢。民族委員會表現了在前方和後方的千百萬德國人的思想和抱負，這些人都是滿心憂慮着自己祖國的命運。

當此嚴軍時期，民族委員會有權而且理應代表德意志人民發言，明確地而且抱着和目前時機的重大性相適應的決心來發言：

希特勒把德意志拖到深淵裡去了。

看看前方正在演變的情形罷：過去七個月來的敗仗，在斯大林格勒、頓河、高加索、利比亞

、突尼西亞。在德意志歷史中是無可比擬的。關於這些敗仗，應由希特勒負全盤責任，而他竟還担任着軍隊和國家的首長。德軍如今離開祖國很遙遠，散佈在綿亙好幾千公里的戰場上，和顯然沒有戰鬥力而且不可靠的盟軍糾纏在一起，他們當面遭遇着實力時時在增長的強大的聯盟。英美的軍隊屹立在歐洲的大門口，從所有各方面同時一齊來打擊德意志的。今天就快到了，倒弱了的德軍，被優勢的敵軍壓迫着，決不能夠撐持長久的。她底崩潰的時間已近在眼前了。

看看國內發生的情形罷：德國已經變成了戰場。各城市，各工業中心和造船業中心，都遭到越過越重大的破壞。我們的母親、妻子和孩子們，喪失了他們的家庭和財產。農民們的權利和自由都被剝奪了，總動員使手工業者破了產。勞動人民的最後一滴血都被吮吸乾了。

希特勒不顧人民的願望，許多年來就準備着這種掠奪性的戰爭。他使德國陷於政治的孤立。他不負責任地而在全世界這三個最大的強國挑戰，而使他們在對法西斯主義進行毫不容情的鬥爭中團結起來了。他把整個歐洲變成德國人民的敵人，使我國人民含垢貶羞。如今的德意志已為舉世的深仇大恨所圍繞，這是應由他負責的。就是異國敵人也從來沒有像希特勒這樣使我們德意志人陷進了這麼災難深重的漩渦。

事實無可更動地證明了：仗已經打敗了！

以無可比擬的犧牲和困苦做代價，德國還能夠把戰爭拖延一些時候。然而，繼續進行毫無希望的戰爭，那就是意味着民族的劫運難逃。

但是，德意志是決不會滅亡的！

我們的祖國將來會不會滅亡——這便是當前的問題。



如果德國人民柔順地，帖然就範地繼續聽人把自己引到毀滅的路上去，那麼，不懂自己的五希特勒聯國的軍隊力量所推翻的。不過，這就是意味着我們民族獨立的完結，我們作為一個國家的生存的完結，也就是意味着我們祖國的分崩離析。那時，我們就沒有任何人可以譴責。而只有譴責我們自己了。

如果德國人民及時鼓起勇氣，由行動證明它願望做自由的人民，證明他充分決心要來把德意志從希特勒的枷鎖下解放出來，這樣子來爭取創造自身命運的權利，而其他各國人民也就這樣囑咐着。那末，這就是拯救德意志民族的直接生存自由和榮譽的唯一道路。

德國人民需要立即兩年，而且渴望和平！

但是，決沒有一個人會跟希特勒締結和平的。而且甚至決沒有一個人會跟他進行談判的。所以，我們人民的最迫切的任務，就是成立真正民族的德意志政府。只有這樣的政府，才會博得人民的信任，才會博得他過去的敵國的信任。只有這樣的政府，才能够帶來和平。

這個政府必須是強大的，而且擁有必要的權力，使人民的公敵——希特勒，他的保護人和奴才走狗們，都不能有害於人，斷然地制止恐懼，消滅貪污，確立安定的秩序，而以威嚴的態度，對外在的世界代表德意志。

只有由德國所有各階層的人民進行解放爭鬥的結果，這種政府才能够產生。它將憑藉戰鬥集團的支持，那些戰鬥集團將聯合起來推翻希特勒。軍隊中對於國家和人民效忠的勢力，將在這一方面起決定性的作用。

這種政府將立刻停止軍事行動，把德軍召回帝國邊疆，而開始議和，宣佈放棄所有一切征服的戰利品，這樣子才能達成和平，恢復德意志在平等的各民族人民中應有的平等地位。

只有這個政府，會使德國人民自由表示自己的意志，在承平的情況中，使它能夠以獨立自主的態度解決國家制度的問題。

我們的目標是自由的德意志。

這辭是意味着：強大的民主國將和魏瑪兩制度的軟弱無能是沒有絲毫共同點的，這個民主制度，將以無情態度鎮壓妄想對自由人民的權利，或者對歐洲和平作任何新陰謀的未來一切的企圖。○凡以民族的和種族的仇恨為基礎的一切法律，凡使我國人民感覺恥辱的希特勒制度的一切設施完全取消。希特勒當局針對自由人類尊嚴的一切措置完全廢止，恢復其擴大勞動人民的政治權利和社會福利，言論、出版、結社、意識和信教的自由經濟，經商和貿易的自由，有保障的工作權利和合法取得財產的權利。被法西斯掠奪的財產發還法定的所有者。○犯戰爭罪的，以及戰時按機發財的那些人們的財產一律沒收。和其他國家實行物物交換，作為保障民族福利的自然基礎。○立刻解放希特勒恐怖犧牲者，用物質補償他們所受的損害。○正面不容情地審判對戰爭負責的那些人：審判戰爭販子，審判那些從幕後煽動戰爭並且贊助戰爭的人，審判那些把德意志驅進深淵而使她蒙羞含垢的人。但是，同時凡及時在行動上表示排斥希特勒，而參加了自由德意志運動的所有希特勒的黨羽，一律大赦。

前進啊，德意志同胞們！去為自由的德意志而鬥爭！

我們知道：犧牲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對希特勒鬥爭越堅決，犧牲就越來得小。以德意志

解放的名義所作的犧牲，一定只及因繼續戰爭而引起的毫無意義的犧牲千分之一罷了。

在所有各戰場上的德軍官兵們！你們有兵器還握在你們的手裡！把它們保存好呀！在覺悟到自身的責任而和你們一同去對希特勒抗爭的指揮員們的領導之下，豪勇地爲你們自己打開一條回家過太平日子的路吧！

在國內勞動的男女們！你們是大多數！用組織來使你們的力量倍增，在工廠中，在鄉村中，在勞動營中，在高等教育機關中——在你們所在的任何地方，形成戰鬥的小組。拒絕服從希特勒，不要聽人利用自己做繼續戰爭的同謀犯，用一切方式戰鬥，每一個人依照他在社會上，在國家和經濟生活中的地位，用各自的方式去戰鬥呀！

我們的歷史給了我們以偉大的楷模。一百三十年前，當德軍還以敵人的姿態站在俄羅斯國土上的時候，最優秀的德人——封斯泰恩、阿靈特、克勞雲維茲、約克和其他的人，就從俄羅斯向國賊——德國統治者——倒戈，訴諸德國人民的良心，號召他們起來作解放戰爭。

我們學他們的榜樣，當把我們的一切力量，必要時，當把我們的生命貢獻出來，喚起我們人民爲自由解放鬥爭，來加速推翻希特勒。

爲自由德國而鬥爭，要求勇敢，活力和決心。而最需要的是勇氣。時間是不等人的，必須行動，必須立刻行動！

凡畏首畏尾，懦弱軟弱，或盲目服從的人，繼續追隨希特勒，所作所爲像一個懦夫，就是幫同使德意志民族遭遇深重的陸難。

凡把民族的意志放在『領袖』的命令之上，而把自己的生命和榮譽獻給他的人民，光明正大

地行動起來，就能夠奮同從嚴重的災難中拯救出他的國家。

人民和祖國萬歲！

打倒希特勒和他們的犯罪的戰爭！

爭取立刻的和平！

德國人民解放萬歲！

自由和獨立的德意志萬歲！

### 自由德意志民族委員會

簽名：步兵第三七一師師部少校哥尼斯堡工程師卡爾·海茲，第一〇〇輕裝師少校漢堡正規軍軍官韓利奇·何曼，第四四步兵師少校上多瑙恩斯的工程師赫爾伯特·斯特塞爾，第一八〇輕裝師大尉斯特勞賓的經濟學家波多·夫萊協爾，第一五三砲兵團大尉卡塞爾城教育顧問愛恩斯特·哈德爾曼博士，轟炸機第五五隊第二分隊上尉杜塞爾多爾夫，的正規軍官愛伯爾哈特·卡利西烏斯，第八八工兵營第一連上尉德累斯登的正規軍官佛立利奇·果吉爾，第三四三保安營第一連上尉柏林高級教育顧問佛利茲·呂克爾，第三門戰機隊第三分隊中尉柏林烏登正規軍軍官亨利克·愛恩塞台爾伯爵，第四二八偵察隊第四連中尉皮勞的郵局督察員愛恩斯特·凱勒爾，第一二二步兵師第四一八步兵團中尉柏林出版家伯爾斯特·逢庫爾格根，第一一二步兵團兵士佛蘭克府城皮鞋廠



## (二) 英首相報告意國政變(七月廿七日)

諸君聞悉此次悲慘戰爭，主要罪犯之崩潰，當必均盛滿溢，墨索里尼對意大利人民悠久與嚴酷之統治時代之終止，自係意大利生命史中一重要時代之結束，法西斯拱門之拱心石，既已崩潰，則法西斯大廈雖尙未坍塌，但其終必變爲破瓦頹垣，固無待著龜也。夫一黨專政之極權制度，以秘密警察爲其爪牙，取政府之一切官職，而至微官胥吏而壟斷之，舉凡地方民政官與法庭：均在行政首長控制之下，而國內外皆佈有一完整之組織網，此種制度，一旦行之過久，則使彼廣大之羣衆，對其國家之命運，毫無左右之權。舍官吏階級而外，別無所謂獨立之人物。余意以爲此乃意大利人民申辯之理由，亦即任何民族聽任其自由與固有權利旁落者一種申辯之理由，此外固別無真正有效之理由也。二十餘年來控制意大利所有人民，并使其在此期間物質上與精神上，同受羈縻之魔力，今已因戰爭之外來震撼而告破滅，吾人故大可預料意大利將發生極重大之變化，其形式究將如何，或對德國佔領與控制之實力，將有何種動作，今日尙非推測之時。一九四〇年五月乘法國行將崩潰之際，而暗施冷箭，并進至墨索里尼衷心確信屬於彼衰微殘破之英國之地中海之上權利與屬地，固似安全而易舉之事也。夫侵凌較小之國家如希臘者，似亦安全而易舉之事，但亦有不能悉憑妄想者，事勢之演變，竟不相侔，幾經波瀾，幾經變遷，我英美軍於佔領意屬

種武器與機巧，蒞臨意大利本土之大門矣。○下院領袖，此強大之部隊，據至意大利者果爲何物乎？鄙意以爲意大利人民果能如此決定，則其所權至意大利者，乃免於戰爭，免於苦痛，且經過相當時間以後，并將在新而獲救之歐洲中，佔有一可敬之地位。

當余獲悉巴勒摩市面之情況，并檢討各方之情報後，可以斷言，意大利人民之主要願望，端在推翻其委意苛求之主子，脫離暴政之折磨，并保全其固有之文物制度。集等之所求者，均可得之，在其自擇而已，否則將何如乎。○德人自係希望意大利淪爲戰場，即淪爲初步之戰場，使意國首當其衝，飽受其禍，而德國可以儘量遠於戰爭之蹂躪。如意大利政府與人民之所擇者，乃聽信德人之意旨，則吾人將無所選擇，決自各方繼續對意作戰。○自北自南，自海上自空中，並派水陸兩用部隊，實行登陸，決以最大作戰之威力，盡量加諸意國，吾人亦將通知盟軍諸將領，一體週知矣（歡呼）。○意政府與人民，倘決定繼續聽任德國之壓迫，亦不至使戰爭之一般趨勢，發生嚴重影響，尤不至改變其最終之結局，唯一之後果，即意大利在今後數月內，將枯稿生疤而趨於滅亡。○余對新政府所知甚淺，或毫無所知，故不欲表示意見，但就意大利而論，其人民顯須作極重大之決定，余盼望形成此項決定之若干程序，除殘忍之戰爭外，再無其他壓力爲其推動因素（歡呼）。○此事或需相當時期，或需數段過渡時期。

以往之經驗證明，一國之政府每至變質時，必有若干階段接踵而至，迄今吾人尚未獲得意政府之表示，故吾人除以火與鋼之最大壓力，施諸意大利全境之軍事目標，無需作其他新決定（歡呼）。○惟余必須慎重敬告諸君，則吾人不知意大利所行將發生之事件：墨索里尼既紀下台，法西

斯權力既確破滅而可難恢復，則吾人倘令自身喪失與意國進行總清算之方涉，殊至愚蠢。吾人如  
 此而行，將使吾人之隊軍隊及吾人之作戰努力，負担逐呷佔領全國，及強迫每軍或每區軍力逐一  
 投降之重負，如是吾人將警衛及管理之艱巨工作，致而大量耗費自身之力量與時間，吾人切勿蹈  
 德國之覆轍。德國在若乎國家會講大錯，即藉控制人民全部生活之方法，不得不逐日退而管理及  
 於一切細微事件，以致在目前之艱苦情況下，尚須在意國局面今日進入動盪與滋長時期之時，以  
 拯救責任自居之英業，倘採取破壞意國整個機構與外貌之行為，誠屬嚴重之錯誤。吾人自願降低  
 吾人之生活，使其入於混亂無政府之狀態，結果及使吾人不能得其與之進行交涉之對象，及其生  
 活之權利。吾人倘循此而行，則事實將證明，解放意人之美意，（吾人或即能以此美意賜與意  
 國人）可一變為對吾人及吾人一切工作表示憎恨之不滿。就意大利而言：余自不願移入一種造  
 成情狀與集中營之途徑，尤不願吾人負起照願彼輩應行自願者之責。因之，余在此時對下院，對  
 全國，對聯合國，對帝國，及對吾人一切盟友之勸告至為簡明，吾人應由意人自食其果，使其自  
 行加速其程序，以促吾人自其政府（或自任何擁有必要權力者）獲得吾人所要求之一切必要條件  
 ，以對吾人至故作戰之時為止，此主敵為德國，而非意大利也。為意大利及盟國之利益計，意國  
 之無條件投降，必須為完整者而非片斷者（歡呼）。余不敢斷定此事是否將成爲事實。但余認處  
 感時期，本國及他國天民，凡對一切素缺乏必要認識，或可能估計各項事實與因素之真正價值者  
 ，佩應在言論及寫作方面，特別慎重，以免增加吾人軍隊之辛勞與損失，致而延長世界所受之黑  
 暗。

意國之無條件投降，必須為完整者而非片斷者（歡呼）。余不敢斷定此事是否將成爲事實。但余認處感時期，本國及他國天民，凡對一切素缺乏必要認識，或可能估計各項事實與因素之真正價值者，佩應在言論及寫作方面，特別慎重，以免增加吾人軍隊之辛勞與損失，致而延長世界所受之黑暗。



此之舉，亦非英德之志，蓋德人亦願與英法合作，英法軍隊在諸將領導之下，其行動有如一國之軍隊，英美政府藉兩國之外交機構，隨時磋商聯繫，余授權於戰時內閣，亦幾逐日與羅斯福總統互通音訊。余思政府有權要求國會，對政府表示堅強之信念，吾人歷數年之危難，正進行日見成效之戰爭，與執行日見成效之政策，吾人自感值此時際，國會必不願吾人喪失以國家利益為前提之行動自由權。今日首要之務，在國會應繼續以自由界諸政府，政府是執行權不應減少，亦不應要求政府對此種事件與其含義提出不合時宜，或為時過早之解釋（歡呼）。諸君曾向下院領袖提出關於辯論之問題，余或可於此次會議結束前，不惟就地中海局勢，而且就整個戰局，再有所聲明，果能如是，余自極樂於從事。但余目前不能作此諾言，余尚不知下星期內，是否果能達到某一階段，而可據以檢討一般之局勢。現在作戰中，已有若干有趣之軼事，大批記者已相率隨軍，並攜帶其攝影機，出入於槍林彈雨中，現吾人之報章中，每一小時均載有大批極饒趣味極優良極準確之消息，故余已無可增益，竟能就余與諸同僚之見解，使各種事實所佔之地位，各如其分，並對於各項事實與因素，權衡輕重，各得其宜，余再願實一詞，即審慎是也。

余意以為每當吾人情緒高漲之時，未必不宜如此，就戰鬥單位而言，意大利果何如乎？平情而論，其實力或僅等於德國十分之一耳，德國暴政自各方面遭受猛烈之攻擊，蘇聯戰場諸戰役，其規模之偉大均遠過於吾人與美國，迄今在陸上所參加之歷次戰役，在七月份已予德軍深刻之創傷。吾人續對德國諸城市施以無情空前猛烈之打擊，（歡呼）。各被征服區內之革命情緒，日益高漲，德國之統治挪威北角，以迄克里特島，僅憑可怖與殘酷之暴行，報復與屠殺，德方難以潛

艇戰術轉移職局之希望，其下沉之速，與潛艇等（大笑歡呼）。○納粹黨與政權整個之展望，其整個所謂思想上之展望，將因前此及將來在意大利所發生之事件而為之紛亂，為之黯淡，彼獨裁者，侵略者，及贊武者之首被推翻，以及蒙蓋舍垢者之神情，即不啻為彼有延殘喘，日暮窮途者之悲劇。○目前之勢，雖似利於吾人，但幸勿受其蒙蔽，而竟忽視前途任勞之龐大，仍待努力，仍屬艱難，仍須種種障礙，須待克服，德國之國力仍極偉大，德國軍隊雖曾慘遭蘇聯三次戰役之毀傷，現仍依然完備無缺，希特勒所能命令之軍隊，除附屬國外，約在三百個師以上，其中四分之三，係機動部隊，這仍有一優良之準備，吾人須在西西里島與中東各師作戰，并曾見其在於防守之陣地，從事糾纏之抵抗，德中東政府之權力，並遍及德意志之各分面，現有中餘之資源均歸其掌握，供其利用，自其秋收之展望頗為優良。○此項之糾紛戰爭，其歐戰一可恨之惡處，而為吾人所不能不慮者，在於吾人於此項之糾紛戰爭，亦應以此心。○余敢斷言吾人之戰略與政策，已經事實證明，余願以此心，將來在歐戰中，可證吾人不能不慮而可以避免之重大錯誤，吾人不能犯之，凡因可以避免之，吾人當之故，而遂成之，吾人當之，以教吾人必須忍耐與者，吾人不能使其長此延也（歡呼）。

### (三) 美總統檢討戰局 (七月廿八日)

羅斯福總統本日對全美廣播演說，檢討戰爭的進展，演辭節略如下：

一年半以前我會對國會說過『柏林羅馬和東京等地的贖武者，發動這一戰爭，然而人類的集體與公憤的力量，將使這一戰爭告結束它』這一預言，現在正在實現過程中。人類的集體與公憤的力量，現在正在邁進中。這些力量，在蘇聯戰場，在廣大的太平洋區以及歐洲方面，現在正在向前邁進，由各方面同趨於其最終目標是柏林和東京。軸心的第一次崩裂，業已來臨，犯罪和腐敗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權，正變為碎片。法西斯和納粹的掠奪哲學，不堪逆境的壓迫，聯合國家在海陸空三方面的軍事優勢，已在適當的時機，施用於適當地點。希特勒拒絕以充分的援助，拯救墨索里尼，其實西西里島上希特勒的軍隊，會盜竊軍的摩托化裝備，致使意軍進退維谷，除投降外，另外沒有路可走。德國又重新施行它在蘇聯戰場以及西班牙及經利比亞、的黎波里，最後在突尼西亞投降的長途退却中，幾次所幹的慣技，再度出賣它意大利盟友了。墨索里尼已屆臨他所不願的結局，就是『大事去矣』！他已能見到正萎縮長長的影子了。但是他和他的法西斯黨徒，都將遭受審判，並因他危害人類的罪行而受懲處，任何罪行，都不容以『辭職』的手段逃卸責任。我們對於意大利的條件，仍和我們對於德日的條件相同，那就是無條件投降。

我們在任何方面，都不致於和法西斯主義談商，我們不容法西斯主義有絲毫的殘留，意大利最終必將重新建立它自己担任這工作的，就是意大利民衆，他們將依照自由平等的民主主義基本原则，選擇他們本身的政府，同時聯合國家也不致遵循墨索里尼希特勒待遇它所佔領各國的方式，就是說擄掠和飢饉的方式。

我們已在西西里島協助意大利民衆，我們因他們的竭誠合作，正建立並維持當地的安全與秩序。我們現在正解散使它呻吟在法西斯暴政下的機構，我們現在供給生活必需品，直至它能完全自給爲止。今天的西西里民衆，確是多年來第一次享受它本身勞力所生產的美果，他們能食用他們所種植的，而不是爲法西斯黨徒和納粹黨徒所盜竊，在納粹法西斯或日本軍閥佔領的每一國土中，人民都已被貶至奴隸的地位，我們決心爲這些被征服的民族，恢復人類的尊嚴，使爲本身命運的主宰。有言論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我們已經開始履行這一諾言了。

西西里和意大利的戰爭，正在進行中，這一戰爭，必須繼續進行，直至意大利民衆認識在迷失的途徑中，繼續作戰的無益而後已。（意大利民衆對於這一途徑，從未衷心贊助或擁護）我們計劃北非戰役以來，已一年有餘，自從我們計劃西西里戰役以來，也有六個月了，我自己承認我有一種不能忍耐的氣質，然而我認爲我能瞭解部份人士也能瞭解。在準備任何大規模海陸軍作戰方面所必需的時間是什麼？我們不能僅摘下電話機，就命令在下週發動一新戰役。舉例來說，在進攻北非軍隊之外，還有千數的船艦和飛機，保衛漫長而危險的海路，運輸兵員裝備和供應品前往進攻的地點，此外還有鐵路，與公路線運送兵員和軍火，前往登船的海港，還有工廠礦場與

遇的奇異困難和危險的工作，在進攻西西里時，這一切工作，又須重覆做。

此外，還有空軍攻擊的因素存在。因我們已能利用北非做一根據地，來「軟化」西西里的登陸地點和防禦陣線，以及意大利的供應線。最初進攻西西里的軍力，包括船舶三千艘，裝載美、英、加拿大及法國等國軍隊十六萬人，附帶車輛一萬四千輛，坦克六百輛，大砲一千八百門。此後每日每夜開往增援的軍隊都以千計。計劃西西里戰役時的謹慎，目前已經獲得酬報，因為我們在兵員船舶和物資各方面的損失，都極低，遠低於我們所預計的。

我們對於參加這次戰役的官兵的精良技術，與無上英勇，都覺得足以自豪。敵方最堅強的抵抗，是英國第八軍（包括有加拿大軍在內）所在的戰線上，然而這一偉大的作戰力量，並未感受到任何新經驗或威脅，德軍在延遲我們獲得最後勝利的每一小時作戰中，都付出極重的代價。美國第七軍在南西西里暴露在外，突然登陸之後，已經以創紀錄的速度，掠過全島，進至巴勒摩；我們的軍隊中，有若干以前都沒有作戰經驗的，然而作戰時則有如久歷沙場的戰士，戰場上各路軍隊連繫的緊密，和全部戰役計劃的盡善，應歸功於艾森豪威爾將軍英明機智的領導，肯寧漢、亞歷山大、桑德諸將軍的處理海陸空軍活動的複雜細節也已經竭盡了智力。

英國民衆在這一戰爭中的無畏的作戰精神，已表現在邱吉爾首相的歷史性言行，全世界都知道美國民衆對他的觀察是怎樣的。前途還有更大的戰鬥，我們和各盟友將併力以赴，一如我們進攻西西里一樣。我們將協力繼續作戰。

今天我們船隻的生產，幾使人難以相信，今年我們建造商船一千九百餘萬噸，明年我們的產

量，將超過二千一百餘萬噸。我們必須瞭解在這次戰爭中，我們除橫渡大西洋的航運外，還須在阿留申羣島，在遙遠的西南太平洋，在印度和在南美洲海面作戰。

數月以來，我們被擊沉的船隻，一天天少了，而我們擊沉的敵潛艇則一天天增加，希望我們能長此以往，但我們也不應循這義儀證，我們必不可有片刻的疏忽。

今天最嚴重而具有決定性的戰爭，正在蘇俄進行，我們和英國對於蘇軍的攻擊，能有所貢獻，實在使我快慰。

蘇軍的成就，證明對它作任何預言，實在是危險，這一事實，已辯迫令神秘戰略的直覺大師希特勒認錯了。

月初德方所發動的短促攻勢，是鼓勵德國國民氣的最後孤注一擲的企圖，蘇軍不為所惑，而還自執行它自身進攻的計劃——就是和盟國全部攻勢戰略相配合的計劃。

蘇聯人民和軍隊，在新大林委員長領導下所表現的熱忱，決心和自我犧牲的精神，是前所未見，我們對這拯救自身因而協助全世界免於納粹威脅的國家，當樂於在未來世界中和它結為良好鄰邦及誠摯的友朋。

在太平洋方面，我們現正自阿留申羣島以迄新幾內亞進攻日人，我們在該區也已採取主動，並且不使它喪失。對日消耗戰的發生作用，日益明顯，日方損失的飛機和船隻，已超過它所能補充的。

繼續進行有力的消耗戰，將使日本從緬甸遠離海峽殖民地起，通過檳榔嶼以至新幾內亞東部新

我們在太平洋上的海陸空軍實力，正不斷增長中，日方在太平洋上的計劃，倘是作長久之計，以鞏固并開發被征服區內的資源，那麼毋寧在目前立即修改它計劃的好，我提出這一點，是對他們有幫助的建議。

不惜一切代價，加強援助中國。

我們現在以飛機和重要作戰物資，供應蔣委員長麾下的英勇的軍隊，并且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加強來做。我們從印度經緬甸通中國的空軍供應線，雖然敵人想加以阻擾，但仍繼續保持，我們在緬甸上空，已從日方手中奪得主動，現在仍享有優勢地位。我們現在正轟炸日軍在中國、越南、和緬甸境內的交通與供應庫及基地。

但我們在對日戰爭中，距主要目標還遠，我們當記一年以前，我們距歐洲戰場的任何目標，也多麼遙遠，我們現在正向前推進，佔領陣地，使我們在適當的時期，能夠從南北西東，進攻日本本島。

我們如欲使我們的勝利能夠經久，並且能够在事實上盡我們一份力量，建立無負於戰時犧牲的和平世界，那麼北非和四西里所賴以獲勝的續密計劃，仍屬必要。

聯合國家對於戰後世界的主要目標，大致同意，他們也同意現時尚非對和平條件未來續密舉行國際談判是時候，我們必不能決定每一疆界，以及解決世界每一部分的每一政治紛爭，以致贖日持久，而將她加予敵人的壓力。目前重要的事情，是進行戰爭，獲致勝利。

當我們於集中全力，爭取軍事勝利的時候，我們並不忽略計劃未來，不忽略使遍世界能夠建立**真正與正統的自由。**

戰爭的欠誓，有賴於前線和國內各方全部不斷的努力，所有努力，應合爲一體。

美國士兵，不願有作戰的必要，但他們如果疏忽片刻，或將喪失他已的生命，和犧牲健康志的生命。打倒墨索里尼及其黨徒的計劃，大部已告成功，但我們仍須打倒希特勒及黨徒，與東條及其黨徒。我們無一人認此爲輕而易舉的事，我們還須要在其本土打倒希特勒和東條。但這事更需集中我舉國的力量，天才與機智，我們必須以美國的全部力量，智識和意志，力傾於戰事，決非過言。我們真正是一個大而富庶的國家，但大而富庶的程度，還不能聽令戰事鬆懈進行，以致浪費物力和生命。

我們非獲得全而勝利，決不罷手，這是我們前線每一戰士的決心，這必須是美國國內每一國民的決心，將來亦必如此。



#### (四) 羅邱魁北克會議聯合宣言 (八月廿四日)

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今日發表關於魁北克會議的文告，全文如下：八月十一日開始在魁北克舉行的英美作戰會議，在加拿大政府的友好協助下，現已完成其任務，自五月底總統和首相在華盛頓會晤以來，很多令人滿意的事情。現在世界各戰場的全部形勢，都以各種事件為根據而加以檢討，並作必要的決策，以規定兩國海陸空軍的未來行動。因為這種軍力，在全球各區對敵不斷的作戰行動中，互相關聯，所以指揮戰事的最高當局，必須保持目標和方法是完全統一。也因為美國、不列顛聯合王國和英帝國對敵作戰的努力，勢將日益擴大而且加深，將來需要再度舉行會議，其間相距的時間，或較以前更短。目前不擬發表會議中所作的決定，因是這並不能有助於作戰的軍隊，這種決定，只有用行動來表現；不過現在可以說的，參謀會議中的軍事討論，大部傾其注意於對日作戰，和給予中國以有效的援助。宋宇文部長代表蔣委員長曾參與會談。在這一戰壕，總統和首相能够接受並核准聯合參謀部一致的建議，和在歐洲戰場的相同。潛伏在軍事行動之下，或因軍事行動而引起的政治問題，也已經得到協議。會議中並已決定英美除與蘇聯或將舉行三國會議外，英美當局，決定在本年年底以前，再度舉行會議。這次會議中，凡屬與對德意作戰有關的決議，都將以詳細報告提供蘇聯政府。對於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有關的問題，也曾經考慮，現在已經取得諒解，若干政府將在本週末發表聲明。

(五) 美總統在加國會演詞 (八月廿五日)

羅斯福總統今日在加國會發表演說，首先對美加關係和英美加戰士在墨西哥島所獲得的輝煌勝利，加以贊揚。但羅斯福認為遺憾的是：「一部美加人士，大多基於政治上的目的，竟想將政府自大西洋與地中海的戰役中撤退，而轉移全力以逐阿留申少數多石地帶上的日人」，又說：「維持我們在大西洋區與地中海和中國海的努力，使其貢獻日見增加，而在西北太平洋方面，也將阿圖島與吉斯卡島的最後一個日人清除出境」。羅氏說起在加境魁北克舉行的會議以後，用幽默語調說：「在適當期間我們將以魁北克會議的秘密情報通知德意日」。他說：「希望這位直覺大帥（納粹領袖）的幽靈，也能出席魁北克會議，倘使它能知道我們的計劃，則也當明瞭判斷仍不失為剛勇一擲，而且知道今日的投降，將較他的投降為有利」。他斥責納粹所由形成的惡劣特性，「是其完全不能瞭解因而不能尊重他人的品質和權益」，納粹對其鄰人施詭詐的襲擊「他們仍企圖離開同盟國而克服之，但同盟國拒絕受他的離開，正如拒絕他受的征服」。他又說：「魁北克會議會論及戰後世界。此項討論也無疑會同時在各國，在無數城市和萬萬人民中重複加以討論。我們必能作更大的努力，使世界獲得較以往更大的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與暴力的自由」。他指斥那些高聲呼號說大西洋憲章中的四大自由不能達到，因而認其無聊的人。他說：「我們

承認一個良好之舊世界不能於旦夕之間轉變為烏托邦，但余寧願為一建設者，而不願為一破壞者。○今日尚生存於我們中的破壞者（例如我們若干敵人），在其接受人道倫理之前，還要經歷漫長的道路，但在不久的將來，必有一天使他在上帝之前清算，使它知道『愛鄰如己』。

## （六）英首相魁北克廣播全文（八月三十一日）

英首相邱吉爾今晚在古堡中對全世界發表廣播演說，檢討戰局，其原文如下：

從七月初起，我開始感覺有和美國總統舉行新的會談的必要。羅斯福總統以愉快的心情，提議以魁北克為會談地點，我們都很高興。

魁北克是南大海空強國使其日益增強的陸軍取得更密切的接觸，對共同的敵人採取更直接的壓迫的適當地點。在這里，在法國西加拿大（按加拿大從前有一部份屬法國）的首府和中心，應聯想到在痛苦中的法國人民，採取解放他們的新的步驟，而且傳個信息到大洋的彼岸，告訴他們，我們並沒有忘記他們，也沒有忘記他們在人類智慧和人權的行進之中對於文化和文明所貢獻的力量。

四十年以來，我深信法蘭西的偉大和美德。在黑暗和遭受挫折的時日，我也並不動搖，從一九〇四年英法協定以來，我總是積極地爲了高尙的目的和法國人一起服務和工作。因此，我不僅要把許多鼓舞和信任的話說給在希特勒掌握之外而和我們一起前進的法國人，而且要把這些話說給期待獲得自由、擺脫希特勒奴役和侮辱的廣大法國人民聽。

我們可以確定，一切會變好。我們可以確信自由、統一和獨立的法國一定會重新起來，和

其他國家一起保衛人類的寬宏的氣度和光明的機會，那是我們要獲得並改造的事實。

我有幸和加拿大總理金氏會談，他曾領導加拿大立即一致參加戰爭。我參加了幾次加拿大內閣會議，英國和加拿大的參謀人員也曾共同討論全盤戰局。

加拿大在這重要時期，對大英帝國共同努力的貢獻，已經深深地感動了祖國和我們廣大的各邦和各族。

自從最黑暗的時候起，加拿大陸軍一年年強大起來，在保衛英國本土使免得遭受侵略的工作中，起了重要而不可缺少的作用。它現在在日益廣大的戰場上作戰，卓著勳績，獲得驚人成就的帝國空軍訓練計劃，就是在加拿大開始實施的，而英國、澳洲和紐西蘭的廣大機場，都歡迎加拿大的英勇飛行員，歡迎他們和本地的飛行員並肩作戰。

加拿大在戰爭過程之中變成了一個重要的海軍國，建造了許多種戰艦和商船，有些艦輪已經在幾千哩之外由堅強的加拿大海員駕駛着，保護大西洋的護航隊和我們遠涉重洋的生命線。

加拿大的軍火工業在我們的戰爭經濟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加拿大並不受法律的約束，減輕了我們軍火生產的負擔至少二十萬萬元。這並不由於條約或形勢上的義務，而完全出自自發的、感情上的、傳統上的、仁慈的決心，爲了解救人類的將來。

我願代表英國，在加拿大的土地上對偉大的自治領加拿大致謝。

我只希望將來能有一天到澳洲、紐西蘭和南非洲去，把我們對他們已經做了的和決定做的事務的感情想當面告訴那邊的人。這是我的責任。

我剛才說起英國曾在將近四十年以前和法國訂立協定。直至今日，我們仍信守這協定，並且

將繼續信守。而現在我們又和另一個大國締結了神聖的條約。我們和蘇聯締結了二十年友好互助條約。你們一定會知道，我們英國決心以一切力量 and 全國的堅毅來支持這個條約。

這次華美會議並未討論牽涉到地中海及其他地方的武裝部隊的當前作戰問題，這次會議雖然是主要的，但大部份討論有關加強對日本作戰的問題，而蘇聯政府和日本是有互不侵犯條約的，因此蘇聯如派代表參加，似乎不大適宜。如果遠東蘇聯參加，會使它不安。但羅斯福總統和我都很願意和斯大林元帥舉行三方面的會議。如果這會議尚未實現，那一定並不是因為我們沒有盡力，或不願祛除一切障礙而採取這大迅速的步驟以達到此目的。這是由於斯大林元帥，直接指揮着勝利的蘇軍，目前不能離開戰場，而他正在這戰場上指揮戰鬥，這戰鬥不停和猛烈進攻的蘇聯生死攸關，也和一切聯合國國家的共同目的有關。

從最近蘇聯戰場上傳來的消息判斷，斯大林元帥一定並不在浪費時間。爲了蘇聯輝煌的夏季攻勢，爲了收復大片國土和消滅成千成萬的侵略者的哈爾科夫和塔根羅格的勝利，整個大英帝國謹向他致敬。

羅斯福總統和我都將繼續努力和斯大林接觸，而同時，最必要和最緊迫的事情，似乎是英美蘇三國外長或這三個國家的負責代表應該在適當的地點舉行會談，不但探討與將來世界安全有關的各種重要問題，而且使討論的情形達到能使三國政府的首長可以參加的地步。

我們十分願意蘇聯代表在英美地中海勝利所引起的政治問題上和我們合作。事實上，在這次戰爭中，我們所採取的步驟和我們被迫採取的步驟，都願意和盟國蘇聯以完全信任的態度加以討論。如果反希特勒的三大強國對於將來的實際方略能獲得一致的見解，一致的決定，並且在戰略

上獲得權利，實在是各該國的絕大利益，也是整個自由世界之福。

在最近兩年中，我們聽到了許多關於在法國西部建立所謂第二戰場以對付德國的談論。任何人都能看出戰爭有採取巨大行動的必要。現在蘇聯單獨負擔着德軍的主要的和最兇惡的壓力，他們不斷催促我們担负起這個任務來，對我們尚未担负這任務並不掩飾其不滿甚至責難，那是很自然的事情。我決不責難他們的議論。

他們打得這樣好，他們會給德國的軍事力量以這種重大的創傷，以致對我們的戰略和我們在這戰爭中迄今為止能起的作用沒有公平的批評，這會使我們誤會，會使我們減少對他們的英武和勤績的頌讚。

開闢一個一打就垮的戰場要比重新建立一個戰場來得容易。我們在法國曾經有過一個良好的戰場。它是垮了。我展覽着有一天英美作戰部隊將以充分的實力跨越英吉利海峽和法國境內的德國侵略者交鋒。你們自然不希望我告訴你們這事情將在什麼時候實現和實現時期的遠近，但一旦重大的打擊實現了，你們可以斷定會有良好的前途和繼續不斷的成功，斷定我們兵士的生活一定會按照軍事計劃而擴大，而不致浪費在任何政治性的考慮上面。

我以為英美戰略是由英美聯合參謀部所指導的，由羅斯福總統和我自己認可，並在某種限度內，是由我們兩人認為在實際上是最好的戰略而促成的，這可以委託聯合國家和歷史來裁判。這是勇敢而胆大的戰略，可以對付每一能為英美所斜到的強勁力量，考慮到海洋上船隻的限制，海陸戰事的特殊條件以及開戰以來我們所徵集的陸軍的性質和訓練情形。

以個人而言，我常常除第二戰場外還想到第三戰場。我常常以為西方民主國和拳師一樣，以





女科作孽的暴風

保加利亞曾經由於俄國的援助而獲得解放和生存，而在連成三十年中，保加利亞曾遭受最惡的統治者引入歧路，違反了本身的利益和意願，被迫陷入淒慘的深淵。鮑利珂的死，說明了罪惡就是死亡，足以爲後人殷鑒。

現在更應該記住南斯拉夫人民爲了保衛祖國的光榮反抗，希臘和其他國家的愛國份子的工作，巴爾幹各國已經燃燒了，意大利的迅速崩潰，將形成一個因素，這因素會給予各不可征服的民族以希望和日益臨近的援助。

我展望前途，深信南斯拉夫和希臘總有一天重新獲得隨意生活的自由，決定與自己的命運和選擇其自己的政府。希臘和南斯拉夫的國王在他們的職責之前決不畏縮，我們希望他們在他們的解放了的人民的自由選擇之下恢復他們的國家。

美國、澳洲和紐西蘭的部隊現在正順利地在太平洋對日軍作戰。英國的主要任務目前限於歐洲。（譯註：據英大使館新聞處電，這一句是：『英國的主要任務現在印度前線和印度洋。』）

像在北非證明極其成功的聯合統帥部一樣，英美在該戰場已經成立的海陸空軍聯合統帥部。路易斯·蒙巴頓爵士已被選任爲總司令。蒙巴頓爵士確乎只有四十三歲。在現代的戰爭條件下，以這樣年輕而担任這樣重大的軍事職位，是很難得的。凡從事軍事工作的人，如在四十三歲時尚不知軍事爲何物，則將來也不至於會知道得更多。在担任聯合作戰的首腦人物的時候，蒙巴頓爵士已經表現了他的才能和機智。

凡屬人類，儘管最聰明而最精於計算的，並不生來就肯定地明白他們的利益是什麼——然而

，很多單簡的人，倒是生來就明白他們每天的責任是什麼。

這就是不列顛聯合國與帝國、偉大的美利堅合衆國、廣大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不屈不撓不可征服的中國人民以及一切聯合國國家遵循的道路，我們將遵循這道路，直至我們的工作完成，直至全世界以希望，以信念，以良好的情緒，以高貴的思想從戰爭轉入永久的和平。

## （七）美總統國會咨文（九月十七日）

羅斯福總統今日在國會重開時，以咨文一件送交該會，全文如下：在國會休會的兩個月過程中，各戰場和國內曾發生若干重大事件，諸君目前重返此間之際，正值歐亞兩洲的主要戰事正開始聯合爲一。最近幾月來，戰爭的主流正對我們有利；但我們不能只以隨着這有利的潮流漂浮爲已足，諸君從過去幾天的消息中，當已獲知每一軍事行動，都需要有一合理的軍事冒險，我們的計劃，偶然也有遭受阻遏之處，這種阻遏且必然包括有人員與物資兩方面的鉅大損失，盟軍刻在那不勒斯以南從事極堅苦的作戰，死傷極重，德軍作戰的不願生死，也足以表示他們深知我們佔領意大利對於他們的後果如何。

國會與美國民衆都可斷定在意大利的登陸，並不是我們計劃中的唯一登陸，這一登陸是卡薩布蘭卡會議中所擬定的。在魁北克會議中，英美兩國領袖和參謀人員，且擬定切實計劃，予德日兩國以同等或更重要的打擊，關於在歐洲大陸以及其他區域的登陸，時間地點都經確定，七月十日，準備週全的遠征軍，就在西西里登陸，德軍雖猛烈抵抗，這一擴大與防致強固的島嶼，終於三十八日內被肅清。西西里一役，英加美三國軍隊在死傷及失蹤三方面的損失，共三一、一五八人，其中美軍的損失約計七、四四五人，鑑意兩軍的損失，約爲十五萬人強，其中被俘的十三萬

二千人，（其中有若干脫漏）

對於自由的愛好，是無法剝制的，此舉也是以充分證明此一戰爭，並非意大利民衆所自願選擇而從事的戰爭，墨索里尼的一切宣傳機構，並不能使他們愛戴希特勒或憎恨我們，更不能說能使他們對於墨索里尼的感情較好。我深信一旦納粹黨領袖與當地的「吉斯林」遭武力驅除時，刻在德國鐵蹄下的其他國家民衆，也將流露自然的歡欣與熱情。

同盟國的進攻軍隊，與德軍不同的地方，就是德軍的來到西西里，表面上是「解放這塊地方」，實際上該島民衆的食物、衣服、牛羊、藥物和家庭用品，都被有系統的剝竊，往北運給「支配種族」，西西里也和意大利其他部份以及其他附庸國和被征服的國家一樣，已被納粹和法西斯政府剝削到瀕於枯竭的境地，他們的收穫只能留下極小部份以供本身和家庭的需要；但同盟國軍隊到了這個地方時，却計週週詳的機構，隨同前往，其工作人員都會受良好訓練，且有適當的裝備，供給當地居民以物質上的保護和食物衣服藥品等，這一新機構，現刻在進行恢復西西里民衆多年來被剝奪的自由。我深信西西里在一年以內，必能再度得到自立，並可再度恢復其自尊心。盟軍已自西西里繼續向意國本土推進，他們在九月三日，在意大利半島狀趾區域登陸，這是進攻歐洲以圖解放被征服與被壓迫國家的第一支盟軍，歷史必將永遠記着這天是答覆這些被征服國家甚至全世界億萬愛好自由人類所作禱祝的圓端。七月二十五日，我們在西西里開始登陸兩星期之間，意大利的政治事件震動全球，墨索里尼是意大利這一代人的負累，除希特勒本人外，意大利的一切不幸，都應由他負責；目前因爲他本身的不幸失敗，和他的驕縱的暴行，以及他對於意大利民衆的過分要求，結果致被迫去職，權力受剝奪，這是軸心領導地位的第一次崩裂。我們斷

定必有其令人興奮的類似烈戰，繼之而起。但有一事，我必須闡明的就是一旦希特勒與納粹黨下台時，普魯士的軍人系，也必須同時下台，德日兩國製造戰爭的軍閥遺孽，必須根除盡淨，否則我們對於未來和平就沒有真實的保證。

●上月初同盟國偉大實力的猛烈使用，已使意大利領袖深信該國無法繼續積極作戰，他們就和我们開始會談，此等談話都在秘密進行，所以我雖想有要講的，但是也無法以事實告知國會，報界或者那些對於我們在意大利的表而行動，表示沮喪與憤懣的人士，這個談判的結果，不幸軸心完全出乎意外，意大利民衆本身也感覺驚奇，雖深信國會必能了解這一次戰爭有若干情勢——未來期間還不乏這類的情勢——使我不能作任何聲明，甚至不能對我們行將遵循的政策有所表示，我這裡要求美國民衆和國會對我以及我們的參謀首長暫且忍耐，當不明一切事實的人發出不近情理的攻击與批評時，我們實難保持緘默。不過民衆和國會，可以斷定我們所遵循的政策，是我國基本民主傳統和理想的表現，如果世界任何區域還容許法西斯主義的遺孽以其任何惡毒的形式存在，那末我們確實不能說在這一戰事已得到完全勝利。對意停戰協定，是九月三日在西西里簽字，但是在九月八日我們準備用大軍在意大利登陸之前，這一協定還無法實施，我們早已計劃這次的登陸，不論是否停戰都決心予以實施。意大利領袖籲請他們的海陸軍對我們停止敵對行動，意軍雖已解體，而且給養缺乏，仍在若干地區對德軍作戰。意大利艦隊遵照無條件投降的條款，業已來歸，這種艦隊，在打擊意大利的納粹敵人方面，可成爲強行力的武器。

●當希特勒不得不認爲其攻勢業已崩潰，必須轉採守勢時，他便開始誇耀說：他已使歐洲成爲無法攻克的堡壘，但是他却沒有在這一堡壘之上建造屋頂，他在所謂堡壘的長城上，也還留下其

他若干脆弱之點。我們在適當的時間，就將向其指出：英美空軍現在正轟炸這無頂的堡壘，其成效與日俱增，目前我們的目标，是在建立可以出炸德國南部和東部的根據地，並不分晝夜以摧毀性的戰爭，帶到這些區域；和我們帶到德國西部的一樣。當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英國遭受大規模轟炸時（當時英國民衆包括他們的王和首相在內，都證明英國『能支持這種轟炸』），英國空軍和我國陸軍航空隊的戰略家，並非無所事事，他們正研究戈林和他的手下納粹恐怖人土所犯的錯誤，這些都是致命的錯誤，我們和英國民衆現在已經不犯這種錯誤了。我們並不是作純粹所作的：轟炸住宅以求取一種殘殺暴虐狂的快感，我們是對慎重選擇認清晰的戰略目標——工廠、造船廠、軍火庫、運輸設備等使納粹得以從事戰爭的目標——施行摧毀性的打擊，我們是攻擊軍事目標，將其炸成齏粉。德國的力量，還能夠給我們以極大損害，但是這種禍害力量，已不致逐日遭受摧毀。我們必須緊記：英美兩國在任何一次大規模空襲所損失的飛機都佔了相當高的比例，而且這些損失，必須迅速彌補，使未來期間轟炸的力量，不致減損。事實上我們且須按照計劃，使我們的轟炸實力得到高度的增長，這就是表示我們國內的生產必須不斷提高。我們出襲羅馬尼亞的普洛業什特油田時，損失重型的轟炸機五十三架，損失最優秀的戰士五百人以上。我們如不予敵人的作戰力量以相當創損，那麼這些就會是我們本身極高的損失。我深信德日兩國統帥部如屬可能，必願犧牲萬千兵員，給我們以同樣重大的損失，這些空襲普洛業什特的英勇美國青年，已經得到一項偉大勝利。深信這必定大有助於戰爭的縮短，減少無算生命的犧牲。我們將繼續對德國和他的附庸國的領土作這一類空襲，意大利落到了我們的手裡，以後我們的飛行距離雖然大增，危險也會比例的減少。我們已經得到可靠情報：這些空襲將繼續轟、匈、芬、保

——民衆之間確有不安與日漸增長的和平願望，我們希望這些國家中，由意大利開端，反抗納粹統治精神，將爆發成爲火燄，並成爲一種消耗性的大火。

美國全國民衆，都因蘇軍所給納粹侵略者的猛烈打擊，而深爲振奋。本年夏季德軍已不能像一九四一及一九四二年那樣，在蘇聯戰場得到勝利進展，反之，蘇軍已造成一八一二年拿破崙攻俄收績以來的最大軍事失敗。蘇軍已收復了哈爾科夫、斯大林諾與其他要塞，打開了烏克蘭與頓內次盆地，解放了數百萬英畝極有價值的土地，以及千百處居民密集的地區。這種豐功偉績，已令全球爲之震驚。因蘇軍的作戰目標，是在消滅蘇聯領土上的每一個德軍，最後且將進攻德國本土。北非的戰役，西西里的佔領，意境的作戰，以及我們空軍的出擊，迫使大批德機，在法、比、荷等國上空作戰，顯然給了在列寧格勒黑海間一條戰線上前進的蘇軍以重大協助。我們也深知我們正依靠使德國在巴爾幹、法國南部及沿英吉利海峽維持大軍的方法，以協助蘇軍獲得進展。我希望以上幾句話，還不够包括全部事實。

去年十一月英美遠征軍在北非登陸時，許多人士深信我們忽略了在太平洋上猛烈進行作戰的準備。這些人士又犯了一種錯誤，即將戰爭分爲不相聯繫的許多部份，即西歐戰場、蘇聯戰場、緬甸戰場、新幾內亞與所羅門戰場等等，以爲這些戰場，是互相隔絕，而毫無關係。你們且可聽到『空中戰爭』與『陸上戰爭』及『海上戰爭』立在對等地位。其實我們不能認爲這是數起戰爭，這是一個整體的戰爭，只能有一個基本戰略以爲控制。

地中海之解放（去秋我們就開始這樣做了），將直接使我們恢復東印度洋及孟加拉灣的全部制海權。我們將要而且能够回日本的另一脆弱側翼打擊日本。意大利一旦繼續成爲我們的敵人而

作戰，意艦隊一日繼續成爲一種威脅，則英海軍的強大力量，就要被牽制在地中海。今天呢，強大的力量，已經可以自西向東移動，參加對日的日見增強的進攻。地中海的解放，是遠東作戰的大資產，並非過言。我們圍繞全球的海力線，曾有一重大的漏洞，這就是澳洲西北部與錫蘭島間的漏洞，我們在東方是面臨着一漫長而艱苦的戰鬥，我們要想在這戰役中獲勝，必須準備重大損失。日本的力量，不到使它確被擊碎，則決不至崩潰。我們倘以爲不要這樣做，真是愚蠢極了。未來即使對我們很是艱苦，然試問對東條及其嗜殺的一羣，又是怎樣呢？他們必須兼顧東西，他們可以眼看著實善惡的力量，在蔣主席、在麥克阿瑟將軍、在尼米茲海軍上將及在蒙巴頓海軍上將率領下，自各方面向它緊緊迫進。在太平洋各區對日作戰的力量，其相聯互賴的程度，也像我們在歐洲打擊德國的力量一樣。就阿留申羣島的我們……（電文脫漏）來看，日本無力以其力量靠的大部，堅守其他區域的戰線。阿圖島與吉斯卡的收復，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在鎮靜中所進行的仔細而週密的結果。這時，我們的批評者，對於所謂西雅圖、波特蘭、舊金山、與洛杉磯行政被侵一節，還驚擾心亂，幾一流淚。要他們認識珊瑚海、中途島與所羅門的嚴密測驗，使日本無法控制阿留申的趾部是很困難的。日本是難於保持它底綿長的戰線的。受到美加軍的緊迫，就不得不把他在吉斯卡守軍撤退了。因爲不能保持援軍及供應品源運輸到阿留申。在所羅門方面，我們藉游戰而獲得海島基地之多，已使澳洲與紐西蘭自珊瑚海對面所受的威脅，差不多消除了。實則我們不妨表示我們在那個區域的地位，已成爲我們所對所羅門以北與新幾內亞以北海上日軍的威脅。美澳紐荷軍隊在新幾內亞及所羅門上的輝煌戰役，已把日方的力量消滅了不少，並爲我們奪得了能够據以發動新攻勢的新基地。我們在緬甸長期採取守勢後，現在我們已決定在那裡



採取攻勢。我也請與報告你們，我們現在以更多的供應品及軍事援助運給中國，幾乎每天都有消息傳來，說在緬甸及中國的新空戰中所擊毀的敵機，比我們本身的遺失要多二三倍。直到我們準備直搗日本心臟前，這項步驟，仍要繼續。當日本投降時，聯合國將永不許其再保有國際委任統帥的各島，自不待言。日本是顯然不能信託的。至於遠在這次戰爭爆發以前日本自中國所劫掠的廣大領土，情形也是這樣。

自從將近兩年之前，我們開始進入戰爭以來，聯合國家，就以消耗戰的方法，不斷削減敵方力量，這就是表示我們不顧一切，以同盟國不斷增加的資源，與軸心的資源從事激烈的鬥爭。這就是表示同盟國人力（較軸心國的人力強大）的訓練與使用。這就是表示利用一切設備與能力製造更多的軍火，尤其是飛機，常底製造速率，且在敵方之上。例如今天同盟國在歐洲戰場包圍線的每一線點上，其每一種作戰武器，幾乎都佔確定優勢。就是說，我們的大砲、坦克、飛機、巡邏艦、供應輪及軍艦，都比敵人多。太平洋方面，我們已使日本飛機遭受重大損失。日本商輪也逐漸損滅。優勢都在我方，因我們的實力，大見增長，而他們的則甚至不能完全補充損失。這可說是簡單的數學級數。然而要是我們不能保持並增強我們目前生產的步調，這些在飛機大砲坦克及船艦方面的優勢力量，也會消失，我們的生產計劃，是在一九四〇年最黑暗的期間中開始的。這項計劃，依靠著英國工業及美國勞工的貢獻，已接近全力生產。目前大英帝國與美國所生產的一切作戰必需品極多。我們與德國及日本相較，的確佔着優勢地位。這種優勢，且時時刻刻在增長。但我們不能放過一分鐘。我們必須經過非常的困難，才能到達緬甸與中國。兩年前我們所輸出的飛機必須裝箱，運至輪上輸出，然後卸下，再在印度裝配，始能用於作戰。至於說到運往中

國的，則還須飛機經廣大的高山，隨機而往的還有地面人員、機械、汽油甚至零件。今天隨飛機航程的增進與新基地的建立，我們正使更多的飛機飛到目的地。能一切用以供應飛機的，如汽油機械與零件等，仍須藉輪船運載到全球各戰場上去。六七月間，我們因生產增進率的減少，曾感到憂慮。我們的生產雖大，也不容其長此不返。我們必須繼續保持上升一線，而不能停頓在任何高原之上。我所能歡愉報告的一點，就是我們的增加率，已在八月間恢復，而本月（九月）的情形更好。我們不但想依原定計劃而行，且打算超過它。避免重大傷亡的最良方法，就在以最精良與最多的配備供應我們的軍隊。

自本年一月國會以來，我們已經歷一漫長的途徑，然我想告訴國會我們距任何重要戰場的最終勝利，還很遙遠。我說這話，是率直說明事實。關於我們的生產及國內的活動，頗有表示不滿的，其中一部份人自不之其理由。我們雖有錯誤，然我們把平時的美國置於戰時的基礎之上，則是一個業已完成的偉大而成功的工作，而為我全國人民所應引以自榮的。總統至此乃提出飛機、飛機發動機、坦克大砲及步槍盒子槍等輕型武器與卡車的生產數字。說：建造潛水艇所需的時間，業已減縮百分之五十。本年本月內我們所產的魚雷幾乎等於第一次大戰時所產生的總和。我們須建立數近一千萬人的武裝部隊，並須給它以配備。故對於大量增加我們自然資源的出產一點，會有許多問題。此外戰時生產的問題還多，如糧食分發之多，是我們史所未有，因而引起的問題，如建立計口分配制度的問題，如制止物價暴漲的問題，如輸運數百萬人及供應品到全國各地及全球各地的問題，如我們向他國大量購買問題等等。總統繼又提出交通與戰時情報的問題，廠方與勞工間關係的適當維持問題，民防問題，新增數百萬戰時工人的住處供應問題，以及籌款解決

上述諸端的問題。總統願請美國全國人員閱讀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所發表關於過去兩年戰爭時期的陸軍成就報告，這項報告，是每一個美國人都不應該遺忘。總統又謂國會對於他日服役歸來的男女，應在經濟方面予以保障，使其享有受教育的更佳機會。總統並希望國會制定法案，以保證全國社會安全的建立，藉以保障人民的生活水準。總統於咨文的結語中說：「我們隨戰爭的進展，設法使我國與他國合作，以求結束侵略並建立永久的國際關係。睦隣政策已在美洲半球獲得這樣的成就，故其普及全球似為合理的次一步驟。我們要這樣做才能不失信於今天為國外自由正義與安全而戰的子女。」

## （八）英首相在下院報告（九月二十一日）

英首相邱吉爾今天出席夏季休會後的第一次下院會議，首相笑容滿面，議員報以歡迎的掌聲。議長臨時宣佈延長開會時間一小時，以聽取首相的戰局報告。議長並宣佈：財相伍德害心臟病在今晨逝世，噩耗已經呈報英王，伍德現年六十二歲，自一九一九年以來，就在政府中服務。

邱氏在演詞中首先對伍氏稱讚了一番，提到北非戰役說：我素來沒有認為盟軍在北非作戰是『渡海直撲進攻法國或低地國家的德人的代替物』，而認為在地中海開闢這個新戰場的目的，始終是針對德國及其被征服及與德集團的初步進攻的必要步驟。北非戰役的最初階段，情勢極為嚴重，尼羅河和蘇彝士運河間的三角地帶，全都危急，同時德軍經高加索的進攻，也在五月（指一九四二年五月）間就突展起來，一時紅海盆地和巴國的主要油田以及伊朗伊拉克好像都受到威脅。當時塔大林委員長在莫斯科曾以具有信心的語調，對我表示他能抵禦德方的進攻，並預先把解放斯大林格勒，甚或可能在冬季以前，殲滅德軍而發動的反攻的計劃告訴了我。那時亞歷山大和蒙哥馬利兩將軍在開羅負指揮之責，而幾月前從英國調出的強大援軍，也已經到達，以加強沙漠的防軍。九月廿三日，就是距今約一年前，隆美爾自埃及開始作決定性的敗退，一月後，沙漠軍復得到艾登阿拉伯的盟軍而獲長的戰役的勝利，進而開始其不朽的長征，這長征到如今還沒有

完成。從此以後，歷時足有一載，我們與各偉大盟友，在陸海空各方面的勝利，幾乎連續不斷，當我所能記憶的事物，其歷久不忘，實在無過於我同盟國軍隊幾乎在每一戰場所獲得的着着勝利。當我沙漠軍隊從事偉大推進，征服西北非及西西里等地時，蘇聯軍隊同時也在綿延千哩的戰線上，幾乎山伏爾加河通達聶伯河，在若干地區，其進展距離竟超過五百哩，曾侵略其國家，對其人民從事極多的難以置信的暴行的德國廣大匪幫，已在蘇軍之前被迫狼狽後退。

當今年一月間，我和羅斯福總統再度會見，英美聯合參謀部人員在卡薩布蘭卡從事長時間的會議的時候，全部戰局已經改觀，當時我們所作的決定，僅以北非為限；不過當時業已站在的黎波里門前的我沙漠軍隊，其進展已使我們又得到廿五萬人參加作戰，使我們得以施行我在去年十一月間廣播時所提及的政策，就是利用北非作為進攻跳板，而不是作為安身之所。因此我們就決定完全征服突尼西亞，同時完成一切進攻西西里的準備。突尼西亞的最後勝利，是在五月間獲得的，當時北非全部敵軍約五十萬弱，都被殲滅或俘虜。我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再訪羅斯福總統於華盛頓時，恰好當突尼西亞大捷後，英美軍隊有偉大的戰果，足資炫耀，所以我們就擴展觀點，確定以本年內完全打敗意大利，使其退出戰爭，作為我們主要的目標。當時擬為這一工作訂定時間程序的人，都沒有料到其完成竟這樣的神速。七月十日，英美軍隊約五十萬人，其第一批乘坐的船舶和登陸艇在二千七百艘以上（這大概是下院所知道的），開始進攻西西里，經過三十八天的作戰，就征服了全島，敵軍死傷和被俘的共十六萬五千人，四倍於盟方的損失。這一項因果關係全部鏈鎖，是辛勤所鑄成的，並經我聯軍及其將領的熱誠及其技能，加以磨鍊，直到這些鏈鎖在今天的陽光中照耀，且將長期照耀在戰爭史中為止。

在本年內，陸上的勝利也將因英美蘇在歐洲空中霸權的不斷增長而獲得。至於講到我們空軍的軍力，皇家空軍過去十二個月，投在德國的炸彈重量，是這個時期以前十二個月內所投的三倍；過去三個月所投炸彈的重量，又等於前期三個月的一半。投彈的準確性，由於利刃裁減，也大有所進步。一九四三年頭八個月飛機損失的百分比，比較去年同期少，我轟炸機人員的士氣與熱心，極其高漲。對德國作戰努力的中心的有計劃摧毀，現在正以更快的步伐，大規模繼續進行中，其所作破壞實在難以言喻。我們對德國各種戰時生產及潛艇建造，所作的破壞，和我們對這個全部罪惡機構的生命與經濟所作的破壞，不相上下。德方不得不從戰場上抽調龐大火量，藉以抵禦空中攻勢，敵人的攻勢力量就大為削弱了。德國空軍已經被迫逐漸採取守勢，我們在這個島上所受到的空襲，雖然間或有痛苦事件穿插其間，但是目前和大規模戰事比較起來，實在微不足道。敵人現在逐漸被迫集中精力於建造戰鬥機和夜間戰鬥機，以供偽衛本國的需要。而犧牲其轟炸機的生產，敵人現被迫儘可能在各戰場節省其力量，儘可能使其活動率比我們的低得多，因此，敵人使其充分忙碌的地面部隊，負担日益加重的責任。皇家空軍目前在戰場所用的第一線飛機，較德國幾乎多出百分之五十。這只是指皇家空軍而言，蘇聯還沒有算在內。而上述兩已經是很重大的優勢之上，又加上不斷在英國建立與迅速擴充中的美陸軍航空隊的全部力量，它們業已在這裡和地中海大規模地活動。美機自轟炸炸的方法，對毀壞特定目標為準確，並且伴有極激烈時空戰，使敵戰鬥機蒙受重大的損失。英美空軍又可以得到日益廣大日益改善的新式飛機的補充，和德國同樣飛機的補充相較，超過四與一之比。事實上我們行將造成一種情勢，在這種情勢中，我們可能以自身較小的損失，無分晝夜，對敵方任何廣義的重要軍事目標，作有秩序的破壞，這項由

英美軍力進行的破壞，在一九四四年內或者就可以實現，一旦完成後，其影響將無法估計，并必  
然極其深遠。

所以這些行動，必須與從白海到黑海間長達二千哩戰線上正在進行的巨大的努力，相提并論，該處蘇軍在若干地點的實力，業已超過德軍，同時德軍其他部隊遭受着來自西方與南方的重大壓力。

但是我們念這樣的有利趨勢中，不應從事任何工作，以削弱我們的努力，藐視我們遭遇的危險，或者相信戰事就將結束；反之，我們必須戒備，我們正在猛擊中的殘暴敵人，將從事瘋狂的努力以圖報復，自希特勒以下，德方領袖發表的演說中，包含新式武器的神秘暗示，並且說：這些武器將對我們試用，敵方必然將宣佈這些語言，以鼓勵它們國內的人民，事實上或者還不止於此，例如敵人已開始使用一種新式的飛機用的炸彈，在遠距離內攻擊我方的船艦，以及接近海岸的我方船艦，我們，於這種新式炸彈已有經驗，這種炸彈或可稱為一種火箭，在高空中山滑翔機投出，依飛機的指示，奔向目標，德方或正沿用新奇的方法創造其他武器，企圖使我們遭受重大的損害。我可向下院保證：我們正以不斷的注意與深切的研究應付這些可能性，到現在為止，我們仍能對任何新問題隨時提供答覆。同時任何人都應該想到敵方必將採用新奇的進攻方式，如果他們真正採用這樣的方式，我必能拿我們事前對這種可能性的長期審慎研究的結果，詳細告訴下院。並且我深信這種結果，必將用來對付敵人的新攻擊。空中的問題就是如此。

陸上的變革是和空中同樣重要的，而我們海上地位的變革的影響，也和空中同樣顯著，而且也同樣重要。我曾經屢次告知下院：自從戰爭開始以來，我們的最大危機，是敵人對於我

們的海上交通以及全球各地同盟國航運的潛艇戰。我北大西洋商船隊及其護航船隻，自五月開大勝以後，船隻的沉沒就已經大為減少。羅斯福總統和我每月關於這事情的聲明，應受到密切的注意，我今天沒有什麼添加的，只是截至九月十八日為止的四個月內，北大西洋上並沒有商船被敵人打沉，確是事實（歡呼）。八月份是美國參戰以來商船損失數字最低的一月，同時也還不及美國參戰以前十五個月內英國及盟方船隻損失每月平均數字的一半，九月份上半月，世界任何部份並沒有盟方船隻被德國潛艇所打沉（高聲歡呼）。在這次和上次戰爭的潛艇戰史中，可以說沒有前例。自然我並不是暗示這種情形可能繼續不變，大約在上週已經有新潛艇羣，從法國和德國的基地開到大西洋，而且它們一定裝有最好和最新式的機械；在我們方面，也並沒有虛度光陰，我們正等待這樣戰鬥的再爆發，而且事實上也已經開始了（我們有一個護航隊正在這時被敵潛艇所攻擊）。我們應該注意三件事情：①美國和英國空軍對德國基地及造船塢與零件製造廠的襲擊，確實已使德國的潛艇生產率降低；②陣亡人數的增加，一定已經影響德國潛艇人員的士氣，而富有經驗的德國潛艇艇長多人，或者已經葬身魚腹，或者已經變成了戰俘；③（我已經講過，諸君必須從三方面觀察這件事情）美國新船隻的產額，極使人滿意（高聲歡呼），我們在英倫三島照常建造規定的船隻數額。而加拿大的船隻產額（以加拿大來說，這完全是新的發展），也極可稱道。今年以來，新造的船隻較損失的船隻（包括因海險而損失的）超過六百萬噸，倘若目前的優良情況得以保持，那麼我們不久就可以補充自戰爭開始以來聯合國家所受的全部損失（高聲歡呼）。

正像羅斯福總統以前給我的信中所講的辦法（這信我以前已在下院宣讀）一樣，美國和我們依照戰時分工善用精力的原則，分建造船，使我們能够享受美國造船的偉大成果。我們在這次戰



年中，從開始和美國聯合，就拿這一項原則作我們的指針，我們現在所處的有利地位，使我們可能製造被設計更多的高速潛艇，並且拿我們所估的優勢來加速完成它，下院也應當知道我們曾經趁敵潛艇攻勢漸寂的時候，使大多數的護航隊開到本島，由此我們已使島上的重要物資，尤其是油類和燃料得有補充，今天我們這一項儲藏量，已較開戰以來任何時期要多些，我們與所謂危險線之間，已有一個相當大的界限，所謂危險線，我們就是在情勢最惡劣的時候，也沒有意外地觸到它的邊緣（大笑），這是大西洋兩岸（按：即指英美兩國）最驚人和可誇耀的勤勞和組織的結果，也就是各種型的多護航艦艇艱苦忠實辛勤不倦服務的結果。拿去年來說，這更是英美遠程飛機（尤其是海岸巡邏大隊機羣）驚人功績的結果。除了這些大批輔助飛機外，目前加入服役的母艦，也使護航隊得到空軍保護，同時更可對遠程飛機所不能達到的區域中的敵潛艇發動攻勢。我又得提出警告（我有經常提出警告的責任），就是我們不能担保這些有利情勢一定會繼續。但是，我今天卻可以說，我們只有在造船和海上犯有漠視責任的重大過錯，只有在對大西洋兩岸到如今還居於優勢的科學和技術能力上犯有不可饒恕的錯誤，那麼我們才能被潛艇所打敗。我在這裡不能不向我商船隊的全體官兵再致敬意（歡呼），他們所受的損失，較皇家海軍還要重大，他們從沒有使我們失望，我們更深信他們將在任何情勢下，繼續負起運載軍士裝備和軍火到任何指定地點的任務。我更可補充一句話，就是造船的新資源源源到達的時候，我們要求三軍能盡力節省，藉以加緊并加強我們的攻勢行動，供應雖遠超過我們期望，但是三軍的需要也遠超過供應，船隻越多，就感覺需要更多的船隻。

我曾經提到陸空海軍，現在我要轉而論到世界的另一部份。魁北克會議時，對於進行對日作

戰，曾加以重大注意。太平洋的若干區域中，規模相當巨大的攻勢，已經開始，美國的主力正用在該洋，該處攻勢戰的重心，在馬尼拉與宿務兩島，就是麥克阿瑟將軍現在進行大規模攻勢的地方。盟軍日軍到瓜達康納爾島與巴布亞（即新幾內亞）境外的初步，已經進行，六月三十日在新喬治亞島的登陸，和九月四日在雷區東北沿海的登陸，就是這一項步驟的實施。新喬治亞已經肅清了敵人，薩拉摩與雷區兩基地也已經攻下，這證明運用水陸與空這部隊力量的顯著進展，也使陸軍第九師得到另一個機會，向日軍發展過去德軍在艾爾阿拉敏所已經領教過的素質，這一類的作用行動，給予未來以極大的希望，並且將隨月日的進展，而逐步揭曉。我們在魁北克時，又得到收復吉斯卡島、日軍退出美領土阿留申羣島的消息，急一仗，加拿大也是參與的一份子。事前阿圖島的日軍曾經全部被殲滅，而以一當或高餘之衆佔領吉斯卡的日軍，竟沒有準備等候對方來攻，就在事前藉夜色乘船逃亡，實在是值得注意的事實，在日本的抵抗行動中，這實在是一個新的特點。以往我們以為他必定會戰到最後的一個人（它在阿圖島之役，也確實如此），因此我們也準備盡自己的力量和他周旋。薩拉摩與雷區的敵人，好像也有異狀，其作戰的方法中，好像已有撤退與敗退以拯救其生命的一項，我們將在適當的時期發現這項新趨勢是否是斷然的趨勢，倘若真是如此，那末最後的結果，雖不因此而有所改變，但是也可使我節省若干耗費與辛勞。

今天對日作戰的基本事實，就是日本航路，就其作戰政策所加在它身上的任務而論，已經削減了，這一項進展極其顯著，它消除非有最低限度統一的供應，當難據守其所佔領的廣大區域，其損失必超過其已有或將有的任何補充。他們的空軍確實也無法保持其原有的實力，早已為我們迎頭趕上，目前更每月為美國的大量補充逐漸超越，在這裡日本特以征服若干地區並依賴着來維

持佔領的海空兩方面，消耗戰正逐步進行，我們必須認敵方的實力是一種消耗中的資產。我所以竟敢誇耀對日作戰的這些有利方面，實在因為我深知美國全國民衆都已經認識我們的努力如有絲毫鬆懈，那麼這一切有利的趨勢都將要遭受破壞，這個趨勢所恃的保證極小，我們的努力如有任何鬆懈，那麼這一項趨勢就將陷於停滯的狀態，致使我們經過生命與資財都受重大耗費的漫長階段。

至於就魁北克會議所討論的戰爭的另一方面說，可以講的就是東南亞指揮部的組織，已有了相當的進展，這個指揮部設在印度，以加強對日作戰，該區盟軍的統帥蒙巴頓將軍，不久就將偕同幕僚到印度。各幕僚人員將遵循艾森豪威爾將軍所設立並且已經表現重大優點的楷模，設立同盟國聯軍總部，這個同盟國聯軍總部，確實有絕對的必要，因為美國在該一區域已有若干設施，針對各種目標而各自成長，尤其是通往中國的偉大空中路線是如此，該路線現在正不斷延伸和擴展中。該路目前雖有優越的聯絡和良好的感情，但是統一指揮仍屬絕對的必要。像我們十六七年前在帝國國防委員會所作的一樣，從事研究這種問題時，我們所預見的另一措施，是使在印度邊境或邊境以外的任何大規模廣泛作戰行動與印度的正常法定指揮部分離，這一措施也已經達到了目的。新指揮部最初將設在新德里，好和印度政府以及印度軍總司令奧欽勒克將軍保持最密切的聯繫。蔣主席對於這一新指揮部和任命蒙巴頓將軍擔任這個職務曾經表示熱烈歡迎，他們和我美國盟友的見解完全一致，處理這類關於聯合指揮部的一切問題，其重要的是統帥的人選必須得到一切有關方面的信任。

我現在願意和諸位追溯地中海戰場的若干近事，這在我們的腦海中，還有鮮明的記憶。七月

二十五日是可紀念的一天，雖則在這天之前，我們已經完成征服西西里工作的大半。這都是已經在意大利本土得到立腳點，墨索里尼已經被打倒，廿一年來的法西斯政權已經被推翻，並且爲意大利全國民衆所痛楚；巴多格里奧政府於是出現，企圖本著全國的意願來講和，然而他們因在各處遭受德人的侵入和壓迫，所以對反抗這個可恨的壓力，也遇到極大的困難。當時我們對於這個新政權，毫無所知，法西斯主義被完全推翻後，我們自然盼望有可以藉它往來的權威，好在最短期間內能以我們的軍隊最少的流血代價，促成意大利的無條件投降，我們需要靜待局勢的明朗化（我以前曾向下院提出這一點），因之我們仍繼續以全力準備進攻意大利大陸和歐洲，這本來是本年五月中我們在華盛頓會議所決定的。

當這個時候，意大利政府藉各方面向我提出種種試探，問到和平條件，並向我們解釋意國境內危難中的嚴重情勢，這些困難都由四圍德國軍警偵察所給予的威脅而引起，我們對於這些困難都很同情，但我們在答覆的各項聲明中，都說投降必須是無條件的。八月十五日，意國派了將領階級的軍官一人作使節，到瑪德里訪英駐西大使賓蘭，該軍官帶有密件證明他此行是代表巴多格里奧的全權資格，並表示盟軍在意大利登陸時，意政府就準備加入盟方共同對德軍作戰。

我在魁北克會議時，知道這一個消息，我和羅斯福總統保持最密切的接觸，外相也在我的左右，我更得到我的幹練的參謀和秘書的協助，得與戰時內閣諸同僚每小時不斷接觸，羅斯福總統和我就得以共同工作，並且在任何緊急的時候發出適當的指示。我們得到戰時內閣同意後，決定指令艾森豪威爾將軍，應該馬上派遣英美參謀軍官到里斯本去和意國使節會談，我們也馬上將當時經過情形通知斯大林委員長。八月十九日，會議在里斯本舉行，盟方曾經告訴意國使節說：我

們只能接受無條件的投降；華府倫敦和艾森豪威爾將軍總部，在幾週前經長期討論而擬好的投降軍事條件（實際上與其稱為條件，不如稱為投降後的指示），這時就提交意國的使節，這類條件聽很嚴酷，但意使並沒有表示反對。只是說：他們這次來的目的是在討論意大利如何才能加入聯合國國家作戰，意使又問到意大利在德軍阻止下條件如何予以執行，英美軍官答道：他們只受權出席討論無條件投降問題，但他們也有權通知意方使節，這就是我們在魁北克所作的決議，盟軍如於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和任何情況下，發現任何意大利將軍與德軍作戰，我們將馬上予以一切可能的協助。八月二十三日，意使節攜帶表明無條件投降的這些軍事條件回國，隨行盟方代表又告訴他們說：民政與行政條件，將在日後遞交意方，他就在極大秘密和危險中回羅馬去，他答應將盟方條件轉交他們政府，並將意政府的答覆在八月三十一日送到艾森豪威爾將軍總部。意使回國的期中，意方又派另一將領到這裡，兩年前意軍在地中海強行登陸俘去的我馳名軍事將領魏特將軍也和他同來，作為他們談判的信物。意方這次派來的第二使節，並不影響雙方事件的進行，魏特將軍知道真相後，並且馬上自願作俘虜，但是意大利軍官拒絕這個提議，因之魏特將軍今日就能够在英國慶獲安全和自由了。

八月三十一日，意國的第一使節回來，他和艾森豪威爾將軍代表相會在塞拉瓦新，意大利政府願意無條件接受盟方的條件，但在德大軍集結羅馬附近和全國其他各地，猛烈的奔並且準備馬上施以暴力的時候，他們對如何施行這些條件，很感躊躇，我們對意使和他們政府的誠意，不予懷疑，但我們對進攻意大利（如今却成爲解放意大利）的軍事計劃，不能予以洩露。真正的困難是有人在盟軍大軍軍隊在登陸之前，都無力作戰，稱我們又不能以進攻的確期相告，我們因此

就暫時不將宣言發表，我們認為這可以給我以軍事機會，同時也給意人從德軍掌握中獲得解放的最好機會，這就是說停戰協定只能在我們發動主力進攻之前，或者同時的有利時間內予以成立，我們如果能够協助這個各方為困難問題牽制，並從談判以來始終以勇敢和忠實態度盡力與我們親近的苦痛政府，那末我們必定已經給他們更多的助力了。我們提議並準備在停戰協定宣佈的同時，派遣美國空運師團在羅馬降落，趕走羅馬城外駐防的德軍三個裝甲師團，以協助意大利人民，但因德軍在停戰協定宣佈的一兩日以前將羅馬機場於他們的控制之下（意政府曾以此事通知我們），以致當時擬訂的這一份計劃，不能實現。我對於這一計劃，本來相信是極可予以實施的。在這時沒有人能估計的情況下面，用這種強有力的部隊降落在羅馬，或者不能夠使他們全部被繳。但我們也已準備這樣做去，可惜最後瞬間接到緊急報告，說「機場不在我方控制之下」了。

無條件投降，自然包含一切，不但移解戰爭罪人的特別條款包括在條件中，並且曾經特別商訂移解墨索里尼。但是在休戰之前，實在不能安排將墨氏單獨解交，而我們倘若為這事進行登陸，難免使意大利政府的意圖洩漏在敵人之前，因為那時意大利政府大部是在敵人勢力範圍內。意大利局勢已到了雖然發生內部革命，而還不得不無意和德國聯合進行共同目標的地步。德國秘密警察把手槍描準這樣衆多的頸骨（大笑），使這種局勢越難保持。我們有一切原因，相信墨索里尼被嚴禁在某安全地點，使他無法逃脫，自然對於巴多格利奧政府有利。據傳墨氏自己曾經宣稱：他相信他那時正被解交盟方。這是巴氏政府原意，殊屬無疑，假設不阻於我們所不能控制的情勢，當已解交了。巴氏政府所採的措施，是最好而曾經小心考慮過的。他們捉住墨氏，但是沒有預防這樣衆多的德傘兵降落墨氏被禁處。可以注意的是希特勒等曾把若干尼采的著作和其他書籍

贈給墨索里尼，以資安慰，並做墨氏拘禁中的消遣。所以他們無疑是知道他的任處和周圍環境的。但這種舉動是極爲勇敢，並且用極大的實力來實行，確也表示出在現代戰爭中這類可能性是很多的。我不以爲巴多格里奧政府有任何背信或疏忽的地方，他們受有密計；卡里賓尼里衛士在先前曾經奉命，如有企圖救墨索里尼的，可將墨氏打死，但德軍自空而降的爲數過多，實力過大，以致他們無法履行責任，然而墨氏安全和健康的責任，他們自然要担負的。關於這事，我已敘述的很多。

九月三日夜間，在塞拉庫斯簽訂條款，自此以後，羅馬和盟軍總部之間，偶有飛機秘密來往，但這事極爲困難，因爲大量的高射砲要使它靜寂下去，尤其是大砲，要先使它在某特定時刻停射，聽命飛機自由通過，而這事又有洩露秘密的危險。蘇聯政府曾研究全部的條款，授權艾森豪威爾代爲簽字，所以艾森豪威爾的簽字，不但代表英美，並且也代表蘇聯政府和聯合國。四十日的珍貴時間，消耗在此項談判中，結果英美士兵的血液，就在薩勒諾四週無謂犧牲。這種批評，事實上毫無根據，徒使陣亡者的家屬大感悲痛。我們決定進攻意大利大陸的時間時，並沒有顧到意大利政府的態度，而還在和他們舉行談判之前，甚至墨索里尼倒台之前，發動戰爭的暫定日期就已經商妥，這一日期要看我們從意大利南部海灘抽出我們的登陸船隻所需的時間而定，然後又要重裝一切彈藥等等。我們對於進行軍事行動，始終沒有片刻的停頓。

我們從聽到人們用虛浮的語調，談論如何用現代軍隊在這裡和那裡登陸，好像把軍隊看成包網的食品，不禁驚異他們對於近代作戰條件智識的缺乏（這條件今日仍然存在）。有關各界都已盡了最大而奮勉的努力，以加速敵人的崩潰了。八月十八日，我雷亞歷山大將軍，促其注意在意

登陸之期將近，又促其提防德軍進羅馬建立法西新傀儡政府（例如假設以法林納西爲首）的危險，我並且告訴亞氏：『巴多格里奧政府是否能保持其地位直到我們發動進攻的一天，實在是一個疑問，所以將軍倘能設法縮短這一段期間，而不危及軍事的成就，當然極有益處。』八月二十日，亞歷山大將軍回電說：『敬悉來示，凡屬是早日進行這一項軍事行動的一切可能準備，都已完成，這裡各人都知道多延遲一小時，就多給敵人組織與準備抵抗我軍的時間。』意大利的投降是一樁意外收穫，和我們果爾收穫的既定日期，固然是不相關連的。事實的真相，停戰的這一舉動是故意延緩，使其和進攻配合，而不是有意延緩進攻，以配合停戰的宣佈。

希特勒表示它認爲意大利的行爲，是奸詐而極卑鄙，希氏對這一類事件，確實不欠其正確的判斷（衆大笑）。墨索里尼使用它的專橫勢力，襲擊陷落中的法國，藉以攫取領土，並與多年索望意大利得到自由的英帝國爲敵，這一樁罪行，這一罪行雖已鑄成，無能挽救，但聽任其權利自由爲暴君所破壞的國家，必將因暴君的罪行而得到它應得的重懲。但就我看來，意大利這時的行動，還是出於自然和合乎人性的；我們希望這它自拔行爲的第一部。我或者是外相，在散會前可曾對巴多格里奧政府問題發表聲明。意大利人民已經遭受極大的痛苦，他們的壯丁已被犧牲在北非和蘇聯，他們的士兵已被遺棄在戰場上，他們的財富已耗蕩殆盡，他們的帝國也已經死亡——極難挽回的死亡（歡呼），現在他們的秀麗鄉土，已經不得不淪爲德軍殘暴部隊的戰場，而且更多的痛苦，就將要降臨，他們將在希特勒的暴怒與復仇下，被掠奪，被脅迫，但是，一到不列顛帝國和美國的軍隊長驅開入意大利時，意大利人民將自奴役地位中被解救，將在時機到來時恢復他們在現代世界自由民主國家中的正當地位。



德國人民所得的待遇將和意國人民所得到的不同，我們一生中有兩次，我們父輩一生中有三次，親眼看到那些德國人將世界陷入他們的擴充和侵略戰爭中，他們自己就不重視自由。德國的中心是普魯士，那裡是疫病一再發生的發源地，我確信在二十五年間因條頓人的統治，兩度忍受無從估計的消耗，危殆和流血的英美蘇人民，將在這時採取步驟，使普魯士不能再發揮它們的能力，以致使全德國挾其復仇的心情和蓄意的陷害人的計劃，再進攻他們，納粹暴政和普魯士軍國主義是德人生活中的主要因素，而必須絕對毀滅的。歐洲如果免受第三次和更可怕的鬥爭，那末這兩樣東西必須絕對根除，它的附庸或受它威力壓迫的國家，倘能有助於縮短戰爭，那末我們或者能夠允許它們有自新之路（衆大笑）。然而我們對一切邪惡的兩個根源，就是納粹暴政和普魯士軍國主義必須撲滅，在達成這一點之前，任何犧牲都非我們所惜，任何強暴也不惜全力以對付。我不想這次戰爭有一天的無謂延長，我的希望是假設一旦英國人民因勝利而被邀共同負起設計未來的責任之時，我們也將表現和我們在生死存亡的時候所表現的一樣的態度（歡呼）。

首相於是以很長的時間敘述最近意大利南部的戰鬥，指出：盟軍未能到達那不勒斯以北的地方，是因為從巴萊阿摩和其他佔領了的西西里機場起飛的飛機航程太遠。克拉克將軍指揮之下的英國師團和英國師團的數目相等，由足夠的英美海軍和全部聯合空軍部隊擁護着。薩勒諾附近的戰鬥已經有四天雙方勢均力敵，還有着大規模不幸的可能性。每一寸土地都經過激烈的爭奪，生力軍並不缺乏，源源不絕地由最大限度的船隻和飛機載運登陸。戰事在動盪中，暫時之間，德軍把我們趕到海裡去的願望是很大的。英國的一支艦隊，其中有幾艘最好的主力艦，參加了海岸附近的艦隊作戰。敵方的滑翔機擊傷了若干船艦。把主力艦來冒這樣的險，這是對的。它們開到難

海岸很近的地方，恢復了砲兵的戰鬥。英美空軍曾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把一千四百噸炸彈投到德軍的陣地上。同時，第八軍和第五軍一起作戰，大踏步推進，在第十天上開始干擾敵軍的南翼和後方，結果已使敵方受挫。第八軍正在適當的地方加入戰鬥，我們的主力得到了充分的保證。我們已經恢復主動，現在能够在國境的前線上向北推進。這個戰鬥正在進行中。我們必須把薩勒河兩岸的登陸，認為是重慶而意議深長的勝利，這勝利在英美的歷史上，該有確定的地位。

當這個鬥爭進行的時候，和意大利停戰的協定公佈了，巴多格利奧政府命令意軍履行停戰條件。德方駐在羅馬城外的奧克蘭圍衛入城內，驅逐了意王及其政府。報上的消息已經把發生的事情描寫得很真實。意國人或則對德方表示不友好，或則表示積極的反抗，到處儘可能努力想從意王新政府的命令。不論政府或它的軍隊，都竭力遵守停戰條件。在許多地點，意國人和德軍正在作戰，意大利民族把希望、同情和努力放在那一方面，是毫無疑義的。在薩地尼亞，意軍圍衛把德國駐軍驅逐出境，美軍已經登陸去支持他們。法軍已經在科西加登陸。對於這些地方，我們曾有大而周詳的計劃，但由於對意人中心和緊要地點打擊的結果，我們把這計劃「收起」了。法軍在科西加增強了該地的意國駐軍，他們正積極攻擊德軍。這是法國人實行解放其本國領土的第一次。在巴斯底亞港的一個地方，意國和法國的愛國人士防守着陣地。戰鬥由意國驅逐艦對和英國潛艇一艘發動，聯合砲擊德軍，把德軍驅逐。法軍正在成長，將發生日益重要的作用。

索里尼逃到德國，打算成立傀儡政府，靠德國刺刀又把法西斯統治套在意大利人民的頭頸上，這將引起意大利的內戰問題。意國的一切現存力量應該集合在政府的周圍，而意王和巴多格利奧將軍應該得到不論自由主義或左翼份子的支持，他們能够迅速進攻納粹傀儡匪幫，並且就地

加以殲滅。這是一般利益的需要，也是意大利利益的需要。當然，這其中對於意大利民族在獲得和平之後在民主路線上選擇其將來的政府的毫無束縛的權利，是並無成見的。我對下院和全國對於我剛才宣佈而我的實施着的政策的見解，絲毫沒有疑慮。

邱氏說到這裡，工黨議員葛雷斐爾起立插言說他深望同盟國的軍隊為解放軍。邱吉爾答道：我們正致力於在意大利集合最強大之兵力，對抗德軍和墨索里尼「吉斯林」法西斯的聯合，我們將竭力幫助我們所採取的任何途徑。有的議員又問首相，盟國政府是否擬允許逃亡在外之意大利人返回家園，喚起民衆致力於盟國共同的目標。邱氏答道：我樂於目擊這種人集合在一個參加同盟國的意大利政府之下，這一政府必須成立以便將德人及其他份子驅逐出境。這裡在外交方面所擬定的事情，毫不妨礙意大利人民對他們所願有的政府形式所作的決定，我們是要拯救意大利。我們準備調大軍到意國，準備展開廣闊的戰場於敵人自己挑選的戰場上，對敵作戰，必要時而且以日益增長的質量與精力，歷秋季冬季以至於明年對敵維持攻勢。

我們起初在非洲，其次在西班牙，目前在意大利所開闢的戰場，我稱之為第三戰場。至於第二戰場，已經隱然存在，而且其重量正在迅速增漲中，只不過尚未交戰而已。其存在則無庸諱言，我並不打算暗示何時交鋒，但第二戰場業已存在，且已為敵人心神不安的主要問題。黨我惻和我們的美國盟友判斷這戰場業已成熱之目，我們也一定會開闢的。下院可以絕對相信目前的政策對於此事決不因任何主張或壓力而動搖，無論這主張如何，自然，這壓力如何出於好意，我們為了獲得政治上的一致性，決不被迫或被誘來違反比較妥當的判斷。（歡呼），這次戰爭最激烈的部份（對英國及美國而言），尚未到來，英美政府對這個大難都並不畏縮。我們爲了共同的目的

，決不肯惜任何犧牲。

邱吉爾又說，現已商妥英美蘇三國外長或其代表，應舉行三國會談，我們方面將由外相出席參加，我們並已考慮到在這會議之後，今年年底羅斯福總統、斯大林委員長和我們三人間的會議。那會議的時間與地點，要等會議結束後才公佈。無庸贅言，在這次戰爭中，尙未有其他會議比這個行將舉行的三國政府會議對世界的將來有更重大的影響，因為這三國及其他大國如無密切誠懇和永久的聯合，則戰事結束之後，也祇不過進入一個日益加深的混亂時期而已。

首相又對巴爾幹及希臘境內的愛國活動，作一簡短的檢討說，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對希臘及南斯拉夫爲自由而戰，難以克服之志士，除以飛機載運供應品及以軍官及金錢幫助外，別無其他援助辦法。我們由於意大利傾覆所得到的最顯著的進展，就是意大利艦隊的投降。他們的投降，是邁奉惹王和巴多格里奧政府的命令。這件事對世界海軍勢力的均衡有決定性的改變。我還有一句話。我在美國的時候，深感美國人士對不列顛聯合國和對這小島上的四千六百萬人民，抱有深切的友情。

(九) 蘇聯「戰爭和工人階級」雜誌論第二戰場(八月五日)

目前的形勢，是愛好自由的人民可能在最近的將來戰勝希特勒德國。這個變化是在戰爭的過程之中獲得的。只要擊下列幾樁事實就夠了：紅軍冬季攻勢的光輝成果，德軍在斯大林格勒、在頓河、在高加索的受挫，希特勒的「同盟國」軍隊在蘇德戰場上被擊潰，突尼西亞德意軍隊的敗北，同盟軍在西西里的成功，墨索里尼的倒台，表示着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破產和打擊意大利，使它退出戰爭的前途，希特勒對蘇夏季攻勢的失敗，以及紅軍在奧勒爾方面的成功。敵人的陣營之中正經歷着重大的危機。最後勝利的先決條件已經造成了。自從戰爭開始以來，擊敗希特勒德國的條件，從沒有像今天那樣有利。

戰爭史知道坐失良機是什麼意思。在那種情形之下，勝利化為烏有，戰爭拖長了，人民不得不從事無盡期的不必要犧牲。而今天，全世界千百萬人民以極大的關心問着一個問題：及時地利用打敗希特勒德國的可能性的事情，都已經做了沒有？這也就把歐洲第二戰場的問題明顯地擺出來了。

希特勒侵略歐洲鄰邦及蘇聯，使蘇英美成立了聯盟。任何軍事聯盟的目的，是爲了擊敗共同的敵人而採取共同的武裝鬥爭。而反希特勒聯盟的成立，是爲了反對法西斯及其合作者，擊潰它

們，以獲得永久的正義的和平而進行武裝鬥爭。應該希望聯盟各國能夠共同地進攻敵人。至於反希特勒聯盟共同鬥爭的道路，是由德國的地理和軍情形勢，由反對德國侵略的總的歷史經驗來決定的。那就是設置在西方和東方以鐵錘夾擊希特勒德國，逼使它兩線作戰，分散它的兵力和後備隊。

已經三年了，蘇聯單獨地對抗希特勒的主力。由於歐洲沒有第二戰場，使德軍能夠在蘇德戰爭的初期獲得暫時的成就。歐洲第二戰場沒有開闢。德法西與德國在一九四二年免於敗潰。不僅如此。沒有第二戰場，這使希特勒能够在一九四二年夏季把所有的後備隊投入蘇聯戰場，在實力方面造成巨大的優勢，在西南線對達斯大林格勒和希羅茲尼附近。最後，德軍所以在今年還敢作新的夏季攻勢，惟一的原因就是沒有歐洲第二戰場，使他們能够把一切力量集中到東線。

雖然在一九四三年六月間，莫洛托夫和英美政府領袖在倫敦和華盛頓的談判所發表的兩次正式公報中曾經宣佈「關於在一九四二年內開闢歐洲第二戰場的緊迫任務，曾成立完全的協議」，但第二戰場在一九四二年內並沒有開闢。當時曾經有過肯定，說是無論如何在一九四三年的春季將開闢西歐第二戰場。然而一九四三年春卻到了「第二戰場並未開闢」。英美軍隊僅限於在北非掃蕩德意軍隊。一九四三年二月間，邱吉爾在下院宣佈他和羅斯福會談的結果以及卡池會議的決定，說道：「我們現在已經有了詳盡的行動計劃，以決定武裝部隊的配置和戰鬥的方向，而且我們打算在今後九個月內按照我們的政策實現這計劃。」由此可見，在卡池會議中，在一九四三年一月間的盟國軍事計劃中，英美盟國會經決定在今年十月以前實行「詳盡的行動計劃」，其中自然包括開闢歐洲第二戰場。九個月快要過去了，然而歐洲還是沒有第二戰場。

蘇聯人民實際上單獨地抗擊着劫掠歐洲的希特勒的一切異常巨大的戰爭機構及其附庸，曾經在鬥爭的祭壇上爲了盟國共同的目的，供獻了重大的犧牲。德軍官兵消滅在蘇德戰場上的數目，遠比其他任何反抗希特勒鬥爭的地方爲多。過低估計我們盟軍所進行的軍事活動，過低估計英美空軍多次襲擊德軍的很多重要性以及我們盟國對我們的軍用品和軍糧援助的重要性，那是錯誤的。雖然，在利比亞前線，和盟軍對抗的僅不過四個德國師團和十個意大利師團，而在西西里，只有兩個德國師團和若干個意大利師團。這些數字說明了我們英美盟軍還沒有真正地希特勒德軍交鋒，說明了組織第二戰場的事實尚未實現。

有些人努力企圖證明不但第二戰場已經實現，而且「第三」甚至還有「第五」、「第六」戰場（包括挪威和芬蘭等）都已經實現了，那是不必多加討論的。歐洲第二戰場是斯大林在一九四三年秋天所說的戰場，要能夠牽制德國約六十個師團，德國的盟軍約二十個師團。第二戰場的意義，就是說我們的盟軍要能够在歐洲大陸的軍事行動中逼迫希特勒德國分散其有效部隊，在西線牽制其陸上部隊的三分之一或至少四分之一。

歐洲第二戰場可以劇烈地改變戰局，在蘇德戰場上立刻保證我們的實力大大地超出德軍，這也就是說第二戰場可以決定地縮短戰爭時間，就是說歐洲第二戰場是一九四三年內打垮希特勒的關鍵。

有許多藉口，阻礙着西歐第二戰場的遲不開闢，譬如有人討論着事實上不存在的「大西洋壘」，有人討論着所謂「無法解決的」蘇德問題和「登陸的困難」。可是「大西洋壘」的「不可克服性」儘不過是存在在那些相信着新發明的人們的想像之中，如此而已。至於某些人樂於

討論的船隻問題，甚至說話的人也未必確信，已經一再被事實本身，被同盟國特別是美國船隻的急劇增加，被發表出來的數字所駁倒了。在盟國軍隊和軍器去年在北非的登陸以及在西西里登陸作戰的輝煌成就之後，關於船隻困難的一切論據都應該消失了。關於『登陸的冒險』，一年多以來會一再有人提起，但這種論據是不能說給苦戰了兩年餘的軍隊聽的，這個軍隊担当着反希特勒戰爭機構的鬥爭的全部重量，爲了同盟國的共同目標，在任何犧牲之前決不躊躇。某幾方面人士——很少是真的——簡直對迅速結束戰爭一節不感興趣，這是不能否認的。

但是按理說起來，在這樣重要的國家內，對於把私人的自私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顧廣大民衆的利益，不顧在希特勒奴役之下受苦受難的淪陷國家的利益的軍火製造商以及其他人們，是決不能給以太多的自由的。兩年以前，在英國職工大會席上，據說有一個當時的部長摩爾。勃拉巴戎會作提議，大意說是讓蘇軍和德軍拚得兩敗俱傷，英國不妨坐山觀鬥。這之後不久，英國政府就把這個部長撤掉了。可見他的意見並不是不被注意，而且很明顯地，也並不是沒有正當的估計。

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破產，不僅證明了希特勒在歐洲的最大盟國的崩潰。雖然崩潰的過程尚未完畢，各種小丑還在意大利舞台上跳躍，但意大利的事變最有力地刺戟了希特勒陣營內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分崩離析，使希特勒獨霸歐洲，獨霸全世界，世界的攻擊從此更容易走進絕路。今年，希特勒德國在蘇德戰場上遑遑空前的困難，紅軍接二連三地給敵人有力的打擊。盟軍佔領西西里快要完成了。意大利除了完全投降之外，沒有別的路。不僅如此，決不能忘記我們盟軍在地中海可能有顯著的成就，首先是由於紅軍兩年以來對我們共同敵人的主力的英勇鬥爭，由於無私的我們最近在整个蘇德戰場上對敵人實施最有力量的壓迫。



歐洲第二戰場的問題是這樣重要，因為戰爭是否將延長，新的巨大的犧牲是否能避免，都要看這個問題是否能解決。

歐洲第二戰場的開闢，那意思就是說在目前有利的情況之下，反希特勒聯盟充滿了決心，決計要消滅希特勒暴政以及希特勒加在各民族頭上的戰爭，就是說蘇英美聯盟決不允許戰爭延長，決不允許新的巨大的犧牲。人民的雄厚實力將達到此目的，人民充滿着不屈不撓的希望，希望永遠剷除萬惡的希特勒以及他所推到他們身上的戰爭。

## (十) 路透電論蘇聯對於戰爭的態度(八月廿二日)

最高蘇維埃更調駐英美使節，並不是說蘇聯政策或他和西方盟友的關係有所改變。這種政策和關係與過去一樣，仍以英蘇條約和美蘇協定作基礎，並且仍舊持有兩項目的，就是用一切可能的力量，對德共同進行作戰，和戰後友好合作，以維持歐洲的和平，並建設歐洲。邁斯基和李維諾夫的所以被召回國，是由於蘇聯當局感覺，當此對德國及其附庸國的戰爭正獲順利進展，若干關於與歐洲各國間牽涉戰後解決的政治關係等重要問題，已開始到邊同盟國進行討論的成熟階段，『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所作三項會議的建議，是表示這一會議可以聯繫英美蘇三國的戰略，並給戰後合作問題打下基礎。

蘇方人士也逐漸感覺同盟國關於各種政治問題，有明朗化的必要，蘇聯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維持和平，對於戰後歐洲各國政府的形式，最注意者是這些政府應不致受根深蒂固的敵對觀念或無法改正的偏見所驅使，而和蘇聯敵對。英美政府對於倫敦及其他各地各流亡政府的態度，已有若干方面引起此間的憂懼，其中尤以英美對待戰鬥法國的態度，最引起這兒的不安情緒，這兒的人士至今不能瞭解英美何以仍不承認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並且在蘇聯代表去阿爾及爾的簽發護照和供應旅行便利方面，都採取阻撓策略，由此可見，美國和英國的政策所依據的關於歐洲各國未來政體，形式的見解，實在和這兒所認為理想與可以施行的，不相符合。

蘇聯的見解，是戰後歐洲各國的一切傀儡或沾染傀儡性質的份子，都應一掃而空，歐洲各國民眾在清理本國問題方面，應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涉，然後各國的合乎民意與愛好和平的穩定政權，才能樹立健全動基礎。美國或英美的政策中，似乎有因為害怕「革命」的發生，而企圖支持不孚衆望的人士與隊伍制度的成份存在。並且他們有一種被遺兒認為錯誤的信念，就是認為未來的經濟關係，在這個基礎之上可以比較平穩或更加有利。蘇聯顯然已經準備參加共同討論，並且認為從事討論的時機業已成熟，這和英美若干人士的見解似相符合，他們長期以來就認為不應在和平會議席上，確定戰爭，而以事先完成這項工作比較合乎理想。

這裡一般人都認為各同盟國政府怎樣答覆「實際上何人應負純粹罪行之責」一項問題，是同盟國戰後對於歐洲有何意圖的試金石，蘇聯當局希望確定何人是戰爭罪犯，並訂定原則，規定國家亦不能逃卸與戰爭有關的罪行責任。但是這一責任是政治和物質兩方面的罪行的責任。關於違反人道和國際法執行政策的自然人去負，戰爭罪犯可以分爲三大類：①懷有並煽動全部違反國際法的政策的，包括希特勒、戈林、赫斯、戈培爾、希姆萊、里賓特羅甫、羅森堡等。②計劃並執行這一政策的，包括納粹黨的一切大小領袖在內。③計劃並恣意納粹政策的，主要的是金融和工業巨頭，鋼業大王彭斯堅就是一個代表人物。這些人都是在政府中沒有正式地位的私人。他們的罪行是剝削並磨折奴役勞工，剝奪他人的自由或財產。此外非行當中，德國官兵的姦淫燒殺擄掠等等，也應包括在內，蘇聯方面認為這些協助及恣意納粹侵略的成年的德國人，都應該負侵略的一切後果的責任，而不能逍遙法外。

## (十一) 蘇聯眞理報論意大利投降的前因和後果 (九月五日)

意政府帶着它的武裝力量，根據經由大不列顛、美利堅合衆國，和蘇聯批准的軍事條款，無條件地投降了。盟國武裝力量和意大利之間的敵對行動已經停止。

這個具有偉大軍事和政治重要性的事件，首先和蘇德戰場上紅軍的英勇鬥爭有關，和它的勝利有關。這個事件在時間上和紅軍在頓內次盆地的輝煌勝利不謀而合，這決不是偶然的。

在自我犧牲的英雄鬥爭中紅軍給予希特勒作戰機構以堅強的一蹶不振的打擊。大家都知道：在紅軍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度冬季攻勢期間，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德國法西斯軍隊吃了戰史中最大的敗仗的結果，蘇軍已使敵人受了無可彌補的損失。在冬季戰役期間，希特勒軍隊所損失的人員，單說陣亡的和被俘的就有一百二十萬。一九四三年夏季戰役的兩個月中，希特勒軍隊的官兵已死傷了一百五十萬。

在蘇德戰場上，不僅使德軍，而且更使希特勒庸庸國軍隊——意軍，匈軍和羅軍中最精銳的部隊，也都受了最嚴重的打擊。在蘇德戰場上，意軍已把它的精銳的「拉之那」師，「塞雷爾」師，「卡塞利西」師，「斯福塞斯卡」師，「帕蘇比奧」師和「托寧諾」師等等都喪失了，約有廿萬精銳的意軍永遠不能從蘇德戰場上重返意大利了。這就是意味着：不僅只是希特勒德國的，而是整個德意聯盟的人員和裝備，已在蘇德戰場上消耗過半了，相繼毀滅了。

蘇聯人民和它的紅軍的英勇鬥爭，曾使整個戰局的發展中產生了轉捩點。法西斯陣營不覺已陷在嚴重危機的支配之下。

德國股匪在斯大林格勒的潰滅，使我們盟軍在非洲的勝利有了可能，這就造成了打擊意大利的必要先決條件。當盟軍在西西里登陸，直接的威脅而向着意大利的時候，墨索里尼不能得到希特勒德國的任何援助，因為德軍的主力，他們最優秀的師團，都動員到蘇德戰場上來了。紅軍使那些被驅使到蘇德戰場上來的希特勒軍隊所受的打擊，已使希特勒德國的作戰機構受了重創，這就使她不可能給予強盜軸心中她的伙伴以任何實質上的援助。

希特勒德國對於她的一九四三年夏季攻勢，作了決定性的孤注一擲。紅軍在毫不顧身的鬥爭中，粉碎了希特勒的夏季攻勢計劃，並且自己改取了攻勢。在奧勒爾和比爾哥羅德，希特勒軍隊所受到的打擊，把墨索里尼從馬上打落下來了。在法西斯意大利爆發了嚴重危機。紅軍在夏季攻勢中博得的勝利，迫使希特勒不得不終於把他的意大利盟友拋棄，一任命運去擺佈。

意大利所處的國際形勢，以及國內發生的形勢，事實上已使意大利沒有更進一步站在希特勒德國一邊參戰的可能性。巴多格里奧政府不會獲得外來的希特勒德國方面的任何助力，同時，巴多格里奧也決不能指望國內的支持，因為意大利人民已十分明確地表示自己的意志，要對聯合國家停戰。在墨索里尼垮台以後變得特別明顯起來的內部政治緊張，不管巴多格里奧政府採取了什麼措施，始終沒有緩和過。反法西斯和反德示威，在米蘭都靈和意大利其他各城市中連續不停。他們的口號便是：「把德寇逐出意大利！」

很明顯的，在這種情況下，當盟軍採取正當的措施時，意大利是決不能够表現抵抗的。英美

軍隊在意大利本土登陸，已多麼渴望政府及其武裝力量能宣佈無條件投降了。

意大利已不再充當希特勒德國的盟國，這就給予希特勒德國以一擊不義的打擊。毫無疑問，意大利的無條件投降，必將對那些依然停留在希特勒的盟國聯軍中的歐洲他的盟友們和幫兇死造成極端強迫的印象。意大利的命運，便是對他們警告的核實。當他們遭到困難的時期，他們也同樣會被人拋棄，一任自己聽天由命。希特勒德國的威信已經一落千丈，而且今後更要弄到威信掃地，這是她正在蘇德戰場上吃着敗仗的結果。

意大利本來一心指望能夠輕易地獲取贖物，所以才站在希特勒德國一邊去戰，如今已被打得退出戰爭了。希特勒聯盟的計劃已覆爛。意大利的投降更加深了希特勒德國的國際孤立，使她的軍事和戰略形勢尖銳地趨於惡化，紅軍的最重大的勝利，以及英美軍隊的勝利，已造成了給予希特勒德國致命打擊的一切先決必要條件，已造成了從遠爭取勝利的一切先決必要條件，意大利的無條件投降，使這個任務的實現更加容易了。

蘇聯人民因為紅軍在頓內次盆地對德寇博得了新的偉大勝利，都感到正當的喜悅和榮譽。如今已為盟國武裝力量給予共同敵人——希特勒德國以決定性的打擊，造成了空前有利的條件。關於紅軍在頓內次盆地取得新勝利的捷報，和關於意大利投降的喜訊同時到來，這個事實就指示出：敵人已越過越脆弱了，他正經歷着嚴重的危機，他正瀕於完全的破滅。蘇聯人民確信：對敵人取得最後勝利的日子已越過越近了。

## （十二）希特勒「退讓」演詞（九月十日）

柏林訊：希特勒今天在他的總部向德國全國發表本年三月以來的第一次演說：今天我又到不要自欺欺人而向德國人民說話的時候。意大利的崩潰，早就在意料之中，這並不是德國未作必要的援助，而是因為那些缺乏意志的人們為完成其有系統的破壞計，現在已經促成了投降的結果。今天促成投降的份子，也就是一九三九年阻止意大利參戰的份子。當時墨索里尼首相在國內所遇的艱巨困難，我不能不表示諒解，故我完全聽任意政府自行決定是否參戰，或在它所認為適當的時候再行參戰。一九四〇年六月，墨氏終於完成對意大利參戰的先決條件。這次戰爭的結果，對彼我兩民族，都具有決定性，這是墨氏與我所始終未加置疑的，因之，德國就協助了它底盟友。在適當的時期，我們將公佈詳情，以證明德國為了它底盟友所做的和它所願在未來做的。倘不是德軍的參加，則北非早在三九四〇年冬就喪失了。一九四二年春，德國決定在巴爾幹協助意大利時，其目的不但在協助我們的盟友，也在消除意大利行動所引起的並威脅到德國的危險。德國本身在遭受布爾塞維克隨時發動攻勢威脅之際，就還不惜作這種犧牲。當時意與我所採取這種態度，是因為領導意大利民族的是近代重要人物之一，也是古羅馬帝國崩潰後意大利的一個最偉大人物。他底堅決不移的忠信，是共同締約以爭取勝利的先決條件。故這大的失勢，將來必使世人自認為莫大的恥辱。墨索里尼要求增強大權以圓滿進行戰爭是引起政變的最近因素。他要

求獲得採取極嚴厲措置的權力，以對付破壞作戰努力的人與社會的公敵，而使意人有抵抗的意志。墨氏在最後的一刻還圖消滅意大利人民的詭譎敵人，藉以確保意大利的未來。他所關心的只有人民的福利。但今天他所遭受的竟像為大眾所厭惡的罪犯一樣。不公平到了這樣，真使我不耐感觸。我能稱這偉大而真誠的人物是我的友人，殊使余歉愉，過去是這樣，今天也一樣。我希望在緊迫的情勢下，也不致改變或放棄這個初衷。我認為忠實具有無可補償的價值，無忠實則人類社會必陷悲慘的境地。就西西里島戰事而言，除少數英勇意軍外，守衛土地的實以德軍為主。意政府對其有計劃的投降，決不能有所藉口，因事前意方並未通知他底盟友。意王在投降的那天，還對德代辦說，意大利決不投降，甚至在宣佈這種出賣行動的前一小時，意參謀總長還對我方的軍事代表表示這項消息不確，並斥為英方的宣傳。巴多格里奧在簽訂休戰協定的那天，還訪羅馬的德代辦，提出他（巴多格里奧）決不臨陣背棄與意大利無意投降的保證。同時意外部代表，也向我們保證，這是英方的典型騙術，並說他將加以否認。但十五分鐘後，他就不得不承認這是事實，承認意大利確已退出戰爭。意方竟拿這種技術來對付不啻流血不惜犧牲以履行盟友規定以外的責任的盟友，這是後世意大利所將永遠引以為恥的。墨索里尼失勢後，意大利政權變更的真正目的何在，已極明顯。於是我不得不下令採取若干措置，以便確保德國免受巴多格里奧等人所打草加在德國的命運。我們願採取一切自認為粉飾敵人希望所不可少的措置，自軍事觀點而論，意大利的背信意義極小，因為意國的戰鬥，在許多月以來，都是德軍負主要任務。敵人要是想在德國造成另一七月二十五日（按即墨氏辭職之日），就是他對於我們武裝同志的個人地位與態度，發生了根本的錯誤觀念。德國統帥部為反抗這種企圖而團結一致的程度，是前所未見的。我們會遵守「



在任何情勢下英勇抵抗都勝於怯弱投降』的原則，故今天每一士兵的神聖責任，就是保持其剛毅，每一德人當知我民族的生存與後世子孫的命運，都決定在今天的努力及其犧牲的意志。敵人今天只能從空中威脅德本土，但技術與組織方面的局勢，也將使我們不但能擊破敵人的恐怖襲擊，且可對他作有效的報復。今天戰略上的需要，已使我們不得不偶在某一戰場或另一戰場退讓或規避某區域，但我們士兵以英勇與熱血所鍛鍊的鋼圈，決不破裂。後方的人民，應為他們的士兵而引以為榮，同時前方的士兵，也要不忘記本土，這本土今天也已經成爲一個戰場了。

### (十三) 東條「嚴重」廣播(九月二十三日)

東京廿三日廣播：倭相東條今日發表廣播演說，解釋加強國內機構新方針的目的和它的詳細內容。東條承認目前劇烈大戰，不能輕易完成。並說：目前戰局因為英美國家不惜重大犧牲，用全力來發動反攻，企圖在短時期內擊敗日本，故形勢一天比一天嚴重。接濟論到新訂行政程序和更澈底的全國總動員，據他說：政府已採取積極步驟，大規模動員增產，用來配合軍略需要。政府所希望採取的措施很多，尤其關於動員學生。至於維持國防機關。東條說：將要採取一切步驟，來保護日本領土，尤其置重於東京和其他重要城市的空防。政府當給私人邸宅將予以適當的調整，人口將予疏散，並採取其他步驟。政府和工廠的活動將從都市遷到鄉間；東京或其他城市的若干政府機關和學校，如認為沒有存在的必要的，就要把它歸併裁撤。最後東條總述計劃的內容，並呼籲日本人民和政府人員充分擁護政府的決心，一致並堅決予以合作。

# 形勢比人還強

著者

于

懷

發行者

新華日報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定價

每冊國幣二十二元

(外埠酌加郵費)

板不  
權准  
所翻  
有印

（渝）月一十年二十三國民華中

封底